

旧卷
斜陽

劉雲若著

社會長
篇小說

舊

卷

斜

陽

第二集

北京文興書局印行

舊 巷 斜 陽

第 二 集 目 次

第 四 回

轉怨卽爲恩難爲人面
將離翻乍合莫問驪歌

第 五 回

一唱荒雞覆巢悲燕子
重尋故轍薄命認桃花

第 六 回

花終墜溷北里別幽明
絮已沾泥東風還上下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舊巷斜陽 第二集

劉雲若著

第四回 轉怨卽爲恩難爲人面 將離翻乍合莫問驪歌

話說性揚看見遠處丁香樹後，露着衣角，不由奔了過去，那知走了幾步，穿過樹叢，看出中間還隔着一道小溪，溪上架着雁齒紅橋，橋旁幾竿疏竹之間，還有一株秋海棠花，在秋風中已將開殘，但還留着小花三兩朵，顏色似經不起寒霜，開得淡不成紅，花旁斜放着一隻長椅，正當垂柳低拂之下，椅上坐着個豔美女郎，正在低頭看什麼書，遠遠由側面看着，便可看見她灼若朝霞的粉頰，和一點猩紅的櫻口，秀髮也似新經燙過，是極大方的水波紋式，丰儀非常端整，妝飾十分光豔，性揚看着，覺得很像意琴，但想意琴向來都作學生打扮，只於歐化而已，却向未見她作過這樣刻意豔妝，自己不要莽撞了，且走近些看明再說，想着就放輕脚步，循着石子舖成的小徑，向那紅橋行去，走到溪邊一方石磯之前，忽見那女郎看着手中的書，似乎時候已久，頸頸兒有些瘦了，就高舉雙臂，輕舒瘦腰，作了個欠伸，這一來玉容完全湧現，可不是意琴是誰，性揚一瞥之間，已看出她較昨日完全變了個人，已不是隨宜梳洗的學生意態，而修飾得大有珠氣寶光的少婦風範了，那光豔如花的玉容，那曲線顯露的旗袍，已現出自己

向未見過的豐韻，而且在兩耳之下，垂着長練的珠環，配着圓長的玉頸，和微蹙着的香肩，更覺顧盼生姿，美不可測。這時她伸了懶腰，徐徐把臂也垂下，那卷書飄飄落到椅前草地上，她似茫然無覺，也不去拾，却仍仰面向天，凝眸不瞬，似乎睇視青霄上薄羅似的秋雲，又像由書中看到了什麼，發生感想，故而仰首凝思，但因方才經過欠伸，雙眸被淚液所潤，分外顯得晶瑩，似比秋水還清，性揚看着她這美人倩影，再加她身旁的疏柳幽花，襯以上面的青天白雲，地下的紅橋碧水，直似身入一幅圖畫之中，不禁由美感而生熱情，由熱情而生大胆，猛然高叫了一聲密司梁，便向她奔了過去，意琴聽見他的呼聲，驚得悚然低首，看見了他，似乎神經緊張了一下，略一欠身，似將立起，但終坐着不動，性揚趕到她面前，便伸臂向她握手，叫道：密司梁，原來在這清靜地方用功，無怪我尋不着，說着見意琴并不接受自己的禮貌，只看自己的手，才明白倉卒中忘了脫手套，可謂失儀之至，這見面的第一節就弄僵了，不由紅了臉兒，急忙把手套脫下，意琴才把纖纖玉葱和他的手微微接觸，性揚本已抱定大胆主義，趁這機會，倒把她的手緊緊握住，連搖幾下，意琴却似不以為忤，只繃着臉兒，眼光由性揚的手套，看到他的新西裝，新革履，再反上來，向他漆亮的頭髮，光潔的嘴巴，溜了一眼，面上微露出一絲笑影，繼而目光一轉，回到自己身上，突然雙頰潮紅，猛一低頭，立刻又覺得低頭不是辦法，再抬起來，似乎要裝出落落之態，但面上尚帶着未褪盡的羞紅，身上也現着難掩的矜持，倉卒說出一句話道：你怎這時才來……：……說完這一

句，臉上又一陣不得勁兒，忽然彎下腰去拾地上的書，性揚看着，急忙搶先替她檢拾，又輕輕拍去書上浮塵，自覺喜心翻倒，看方才意琴情態，起初望着我似欲嗤笑，是笑我今日突然大加修飾，露着唔會情人的樣兒，但因我又想到她自己，也是一樣的豔妝而來，料着必被我看這相同的用意，故而忍不住發生羞澀，她爲要掩飾這羞澀，一陣心慌意亂，竟鬧得口不應心，說出那句話以後，又想到她本要對我故作冷淡，怎可以露出專誠相待的熱烈情緒，所以覺得又羞又悔，只可低頭拾書了，由此看來，她對我已然深情垂注，不過還保持少女常態，羞於暴露真意，其實已和地球一樣，雖然表面大部分覆着冰雪，而核心却是白熱的，那熱力終隱藏不住，常從火山口噴發出來，我要放心大胆的進攻，定能把這地球整個變成火山，冰雪自然完全消化，我的希望也就達到了，想着就又握住她的玉臂，挽着一同坐在椅上，道：「我已經來了好久，遍處都尋到了，又等了很大的工夫，正急得要死，誰想你倒在這清靜地方享清福呢？」意琴這時已恢復常態，微撇着小嘴兒道：「你是幾點來的，性揚以爲說得越早越見志誠，就在八點多就來了，意琴一聳肩兒，嗤的笑道：「八點來的是你的魂兒吧，我在這地方坐着，雖然外面不易看見我，可是我能看到外面，說着向左一指道：「這叢樹外面，就是通園門的那條道，我隔樹瞧見你走進來，那時是九點廿五分，以後你在園裏轉過圈兒，坐在這花籬前面的椅上，我也瞧見了，還撒謊說八點就來了呢，性揚覺得辯無可辯，只可一笑，方想要說你倒來得早啊，但只說個你字，便悟到這話意近侮辱，

怕又惹她生氣，急忙改口道：「你看見我爲什麼不叫我呢？意琴似由性揚眼光中，覺察他那句沒有說出的意思，就淡淡笑道：「我只爲享受這清秋滋味，正要自己清清靜靜的坐着，爲什麼叫你來攪局？性揚聽着，明白她此語是針對自己那句未發之言說的，只爲表示她的早來，並非等候自己，以免屈尊了小姐身分，就笑道：「現在小姐還嫌我攪局麼？意琴道：「豈止現在，連將來也是一樣。性揚道：「這樣說，小姐是想趕我走麼？意琴一笑點頭，性揚道：「可是小姐昨天……：……意琴不等他說下去，已接口道：「昨天我約下你的，不錯，可是那另是一件事，我自己在這清寂地方看書，並不想見你，等到了約會的時候，我自然會出來跟你見面。性揚道：「因爲什麼呢？意琴曼聲道：「因爲啊，一則我和你應該在人多的地方見面，二則你這種人，也只和那種半學生半流氓的人一樣，向人羣裏亂鑽，溜公園和跑馬路似的，慌慌張張，嚷嚷鬧鬧，把清潔空氣都弄濁了，試看滿園不都是你這樣的，那配到這塊別有洞天的好地方來，說着又一指背後的紅橋曲水，垂柳寒花，笑道：「我怕這好地方被你遭踐了，快走，快走，性揚作個苦臉兒道：「小姐太把我看俗氣了，可是這幽僻地方，也真只許小姐享受，倘若從我來時，也尋這麼個冷靜地方躲着看書，恐怕小姐未必能寬恕我吧？意琴聽他從反面推想，不由哧的笑出來道：「你這張嘴真是利害，好在就算到了和你約會的時候，你有什麼話對我說，性揚心想：昨天是你首先約會的，怎這時又問我這話，倒好像我說過有什麼要求似的，但也不能反駁，就接着昨日的碴兒說道：「我是特來領受小姐責罰的，意琴星眸

一轉道，現在我又不想罰你了，性揚道，倘然小姐知道我在這二十四小時中怎樣焦心苦盼，一定不忍給我失望，意琴道，哦，你還是願意受罰，那容易，說着想了想，笑道，倘然我罰你立時回家，在一個月裏不許出門，你覺得怎樣呢？性揚道，這樣你不覺得太殘忍麼？小姐似乎也得憐念我這點誠心，意琴這時已把椅上的書握在手裏，輕拍着說道，這又太殘忍了，教我怎樣呢？性揚道，小姐可肯教我自己定個罰約，意琴笑着道，也好，你可要公道些兒，性揚道，不但公道，還合乎天理人情，我打算罰我作小姐的僕人，常常跟隨伺候，任小姐呼來叱去，並且罰我請小姐吃頓小餐，以補我昨天的冒犯，意琴笑道，你可知道僕人不是容易作的，我的脾氣又壞，性揚道，無論怎樣虐待，我都甘心承受，意琴點頭道，好，這可是你自願的，就試試看，我的命令，你都得服從，說着就自坐到椅上，令性揚走開兩步，在半枯的草地上坐了，隨把手中的書，拋到他的面前，第一件差使，你把這書念給我聽，性揚想不到作僕人竟得到這樣差使，這差使太輕俏而風雅了，再把書揭開一看，原來是一本絕妙好詞箋註，不由在歡喜之中，發生詫異，歡喜的是在這本書中，多是言情之作，正合於當前的環境，此書直似意琴派出來的嚮導，要引我到她心坎去的，驚詫的是意琴這樣馳車蹴球的女郎，怎也愛好這綺麗的詞章，說來也怪，自從新文化運動勃興，一般學者主張禁絕古書，更把詞章當作無病呻吟，濫調套語，力主廢棄，青年學生更都靡然從風，因向淺薄的平民文學上作工夫，然而學者雖然主張棄故求新，但他本身却有舊學問作根柢，無論作文論學，

尙能頭頭是道，只苦一般盲從的學生，鬧到歸根結果，舊學既少聞見，新學僅得皮毛，半瓶醋的痛著，只有自知，而且爲學修養，總要有美感調劑，成天只看引車賣漿者流的作品，內心自然感到枯燥，這時有人重翻起古人詩詞，正符他的需要，好像發現了寶庫一樣，大家都愛好起來，於是曾經被罵爲爛調腐語的古人詞章，又復興而傳誦於青年學子之口，風氣一變，只看當時一班新文學家的作品，不特常選一段古人腐語，放在前面，而且每得一句平常的妍詞麗句，便沾沾自喜的顯弄出來，那陋淺可憐的情形，正可作這種風氣的證明，性揚和意琴就恰趕上這個時代，所以外型嶄新的學生，居然和古人文學遺產發生關係，就是上述的緣故，當時性揚就把那本詞曼聲的讀起來，讀書這件事情，是最能考試人的學問，不但寡讀儉腹者，容易念別字，錯句讀，露出馬脚，就是較有修養的，也能由讀的聲音韻味，頓挫抑揚中，察知理解是否深遠，愛好是否真切，而如詞的這種造興怡情的東西，更可由讀時聽出性情的厚薄，氣質的文野，意琴特意拿這本書教性揚念，是否有試驗之意，却是不得而知，但看她聽時，把身體靠住椅上，頭兒擱在椅背，仰而向天，雙目微合，許久不動，繼而面上漸漸生出喜意，雙頰微渦變成一付孩童睡夢時的天真面貌，可見由性揚的聲音，已把詞中奧祕傳入她的心靈，融合了少女衷情，而生出了美感，性揚念完六七節，念到李後主那一首浪淘沙，到末尾別時容易見時難等句，念這等哀豔的詞句，當然用悲感的音調，意琴忽然直起腰兒，望着性揚，眼圈已微見暈紅，搖手道：夠了夠了，你可以歇會

兒吧，性揚合上書本，看意琴時，見意琴正凝眸不瞬，癡癡望着自己，半晌忽然吁口氣道，原來你是這樣人啊，我以前倒……：……：說到這裏，又自咽住，向性揚招手，性揚立起，走到她面前，意琴教他坐到身邊，似乎要說話，但又忸怩着低下頭去，看着草地，用脚尖兒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兒，踢了好幾下，才抬頭向性揚含羞帶笑的道，現在我應該對你道歉，性揚失驚道，小姐有什麼歉可道，意琴道，因為以前我太藐視你了，只把你當作普通輕薄少年，今天才知道你是很有道理，不過你以前的行爲，却是很錯，那樣才教我誤會你的人格，性揚立起又鞠躬道，小姐誇獎，我不敢當，小姐責備的我却心悅誠服，不過你也得原諒我被敬慕小姐的熱誠，壓迫得不能守尖頭蠻的禮法，倘然我拘拘於紳士派頭，等人介紹，才能和小姐認識，恐怕再過十年，我還在這一個苦惱世界裏，無緣和小姐接近，意琴聽着，嘆喏一笑，招手道，你那這些禮呀，快坐下，現在我把你提陞一步，從此你算是我的朋友了，性揚大喜，心想自己命運真好，升遷真快，只數分鐘間，竟由僕人一躍而成爲朋友，這總該謝謝南唐李後主，大約意琴的芳心，在一剎那間已愛上自己，因聽了別時容易見時難那句詞，立由美滿想到缺陷，於是她那善感的柔腸，就不自主現露了，想着還未答話，意琴又道，你可要知道，我雖然常和男子交際，若說朋友，你還是第一個，性揚說了句我太感激，忍不住又要鞠躬，意琴已笑着把手中捲着的書壓住他的肩頭，性揚這時知道自己奮鬥，已然作到功行圓滿，意琴的少女心坎中深閉之門，已然全部開放，自己從此可以遊行無阻了，回

想許多日所受相思，懸系灰心，失望種種苦情，不禁由欣喜之中生出悽惶，望着意琴，只覺酸鼻目濕，却說不出話來，意琴似乎也明白他的意思，脈脈含情的相望，過一會兩人的手已不知在何時互相握住。但却好似不自覺似的，性揚忽開口嘆道：我以為這裏面有迷信的道理，今天才明白緣法兩個字的意思，琴無話，只用眼光問他所言何意，性揚道：我不敢說自己規矩，可是向來對女性就沒注意過，只有一月前在林登路運動場裏，遇上小姐，我就……：好像我的性命已不是自己所有，意志也不受自己管束了，在前些日，我未得和小姐交談的時候，以及小姐給我失望的時候，我難過極了，常常恨怨上帝，不該教我遇見小姐，以致受這樣痛苦，但又想我生了二十一歲，這還是第一次……：說到這裏，稍作躊躇，似乎要把底下的咽回去，但終大着胆量說出來道：……：第一次懂得愛人，而且又這樣熱烈真摯，直把性命賭了孤注，說着向意琴看了看，見她顏色如常，才放了心，又接着道：按迷信說法，上帝既給我這番遇合，必然還有後望，不會教我灰心至死，而且按精神相感的道理，小姐也許終有一日能察我的誠心……：我虧得這樣自己鼓勵着，要不然我便不致這樣快就死，可是這時也許病在床上，小姐不會看見我了，性揚這片言語，當然有些誇大，但是情人的對話，多半都言過其實，譬如一個男子向女人求婚，都要說若不允許，必將自殺，但女方若全拒絕了，大約一萬個失望男人中，未必真有一人自殺，不過從另一面講，女子是否信這誇大言語，那就要看有無愛情，她若對這男子無情，聽了

自殺的話不過一笑，若是聽了害怕，那就是已有真愛了，但是流行於情人中間的誇大言詞，並不能算是欺騙，因為在說時都是自覺萬分精誠，不過到實行時是否不生轉念，另時問題而已，至於性揚遺述舊事，却未免有些鋪張過甚，然而這時意琴聽着性揚的話，面上現出感動之色，可見她已信任性揚誇大言語，而且由她對性揚的關心，更可看出她的衷情了，意琴漸漸現出笑影，微搖着頭兒道：「那有這些迷信，你只應該感謝你的手，性揚瞧自己的手道：『怎麼……我的……我的手……』」意琴道：「那幅畫兒，不是你的手畫出的麼，實告訴你，在以先我只把你當作流氓，除了憎惡沒有別的，那次懲戒你，還是從輕，你若再追我，我還預備教我父親通知警局呢，性揚不由一縮脖兒，一吐舌頭道：『小姐那不太狠些麼，意琴正色道：』你這話太藐視我的身分，對待下作流氓不狠，難道應該客氣麼，性揚忙道：『可是……』只說出這兩個字，意琴已笑着接口道：『可是你不是流氓，我若不看見那幅畫兒，怎麼能知道呢，而且從在報上見畫以後，我知道你是呂性揚，就很懊悔，自覺對你太殘酷了，你又受了我懲戒，好幾日不見面，我既明白你是有氣性，有羞恥的，恐怕撞了釘子，就不再回頭了，又料着你或者因失望而恨了我，心裏很覺不安，所以昨天在花園外面遇見，我就忍……說到這裏，粉面微紅，口內含糊着吞下幾個字，接着道：『叫住你了，性揚聽她言語中已把深情流露，知道這已到了深談的時候了，但在這時倘直說出我愛你，你嫁我的話，似乎六月裏穿皮襖，未免太早了些，而且他所預習的銀幕表情，以硬性動作，此際竟

也使不出來，若照着美國風的電影上，男子談情到了這個當兒，男主角就應該鹵莽的，向女方迎頭來一個熱吻，女子若是閉上眼睛，自然是好，或者她倒要求再來一回，自然更好，即是她發了火，給男子一個嘴巴，那也許是導演預定的一步表演，為加強女主角潑辣個性而然，打了以後，或者女主角又給男子一吻，以為報復，也未可知，總而言之，劇本預定了大團圓，萬不會變成悲劇，性揚此際可就不然了，他沒有把握，不知女方的劇本是怎樣製定的，倘然鹵莽行事，她萬不會要求再來一個，閉上眼固是如天之福，然而未必，打嘴巴却在在意中，但是打了嘴巴以後呢，希望她報復麼，中國女子是不會這樣報復的，她若報復，就不致打嘴巴，早在你主動時，她閉上眼延長時間，也就算報復了，所以銀幕上的一切，對她都不能想像，只能想像她紅了臉，生了氣，一言不發的掉頭而去，悲劇一經造成，改編可就大不易了，性揚只恐一失口成千古恨，還得一貫的文雅下去，將感激的眼光望着她，道：「小姐對我太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太好了，我自從見着小姐，雖然愛慕到極點，好像老不能親近小姐，我在世界上就失了生活的意義，滿可以死了似的，其實這只是感情作用，我的理智却明白像我這樣平常的人，萬萬不配作小姐的朋友，所以這一月來，我的心情比發瘧疾還痛苦，一陣熱起來，就覺靈魂飛到天上，一陣冷起來，就覺得身體已經埋到坟墓裏，說着嘆了一聲道：現在我居然坐在小姐身旁了，然而我真沒想到有這一天，心裏只怕是在作夢，夢一醒又全完了，意琴抿着嘴兒笑道：這也許是個夢，你只珍重這個夢好了，性揚道：我不希望是夢，

夢是要醒的，醒時怎麼好呢？意琴悄然道：「只要你能珍重這夢，這夢也許一直不醒，說着忽將纖手一舉，指着遠處的雲天叫道：『你看啊，性揚無意中倒被驚了一跳，隨着她的手兒望去，只見那天邊有數縷薄羅似的秋雲，在雲邊有兩行征雁，斜掠而過，向南飛去，並沒有什麼特異景象，值得令人注目，驚呼不由心中詫異，低下頭再望着意琴，意琴靦然笑道：『你瞧多麼美麗啊，性揚由她這句話中也得不到她的真意，自己思索她爲什麼忽然教自己看天，莫非暗示將來有似征雁比翼同飛的希望，但想着又覺不像，最後靈機一動，猛然明白，她正說到這夢也許一直不醒，就舉手指着遠處，這明是把大夢不醒，隱喻鴛盟永諧，而所以手指遠處，便是說能否如願，須看將來，現在不能談及，她的突然打岔，也就是暗示不要再向下說，由此看來，她是個有深心有風趣的妙人，言語都似蘊着機鋒，自己可要小心應付，若把她當作普通天真爛漫的少女看待，就要難免失敗了。』性揚想着，好似接受了她的暗示，連忙岔開話頭，和她指點雲樹，談說園中風景，意琴忽又笑道：『你方才說我心狠，還不知道我胆怯，前幾天我因爲討厭你的纏繞，已打算上北京住一個月，若不是你那兩張畫挽留我，現在我已經在西山別墅裏享受清福了，性揚一聽，以爲得了機會，忙道：『我也很想到北京住些日，散散夏天鬱氣，你還想去麼？』意琴搖頭道：『我已經改變主張，明春再去了，這兩人的話，都有隱意，性揚是希望能和意琴同遊舊京，意琴却不露痕跡的拒絕了他，語氣中似說邂逅新交，我怎能不顧身分，同你去旅行，到明春我們或能到那種分際，現在是

六月貼吊錢，還早着半年呢，性揚撞了個橡皮釘子，心中好像吃西餐時，滾熱的火柿子湯以後，又來了杯冰其淋，滿腔寒熱相攻，有點折騰得慌，低下頭去，正看着意琴雪白粉嫩的手腕上，所帶的新式十三號小手表，心中忽然一動，想要看看時候，但那種小表面積既小，而且長方形表面，湊合圓形的設置，所以一切都不規則，又加指針太細，遠看着好像還只九點多鐘，性揚以爲她的表停了，注目再看，才見已是十一點二十分了，就笑道，梁小姐，我的罰約可以履行了麼，意琴望着他道，還有甚麼罰……性揚忙接着道，我忘了小姐已經寬恕了我，現在我是……小姐可能賞光去吃東西，意琴笑了笑，道，你以爲我肯去麼，性揚道，我想小姐不致教我失望，意琴盈盈立起，伸了個看不出來的懶腰，笑道，我就不叫你失望，可是我先有個要求，你別再小姐小姐叫我，性揚聽了心中大喜，以爲她將令自己喚她的名子了，這是多麼親密的表示，但面上仍客氣着答道，是，是，不……太放肆了，意琴道，有什麼放肆，你單叫我的姓好了，我在學校裏，普通朋友，都是這樣稱呼的，性揚於是把第二盤胡椒雞湯，又和着刨冰飲下，只得諾諾兩聲，又道，我們上那裏吃呢，意琴道，我和家裏人，成羣聚夥的，把西湖利順得正昌都吃膩了，你最好尋個新鮮地方，性揚想了想，道，那麼就近大馬路有家新開的月宮餐廳，據說是沙利飯店舊廚師開的，生意很好，你可願意去麼，意琴點頭說聲很好，性揚又道，可是裏面有女招待，怕你要不贊成吧，意琴欣然拍手道，正好，正好，我還沒見過女招待，今天正好去開開眼，就走吧，性揚見

她高興，就陪同着出了花園，向街上走着，性揚雖不敢挾臂携腕，却也緊偃而行，見路上行人都向自己這邊注目，幾乎是一樣公式，先望着意琴，露顯驚豔之意，隨又端詳自己，大有羨妬之情，不由洋洋得意，飄飄欲仙，自思當日遠隔雲端的美人，今日居然近在身邊，結成豔侶了，想着直願在街上多多展覽一會，就好像前清的狀元遊街，大官歸第，絕不厭路途之長，倒願有行不盡的長途，好顯耀他誇不盡的風光一樣，但是路兒本不甚遠，經過幾條街巷，便到了月宮餐館，意琴很大方的先走進去，上樓以後，恰值廳上無人，由賬桌上的先生延他們進了雅座，性揚摘下帽子，脫發和意琴才相對坐，意琴看了看房內道，這裏倒還乾淨，只是狹窄，性揚還沒答話，便聞門外有革履聲行近，回頭看時外面的人已掀帘而入，性揚萬想不到這裏的女招待，正是前日新識的韓雪蓉，不由一怔，雪蓉却因在認識性揚之後，曾經一度把他放在心中，數日來等他重去相訪，而杳無消息，今日意外相遇，反在自己執業的飯館中，這一來難免被他看低了品格，而且見他又作着一位華貴雍容的少女，不由心中在慚窘中又有些難過，於是也在門口怔住，兩人這一對怔，中間意琴的眼可就活動起來，先是愕然的看看性揚，瞧瞧雪蓉，見性揚茫然直視，似有意外相逢之感，雪蓉却粉面暈紅，也作羞窘驚訝之態，不由眼珠一轉，抿嘴一笑，性揚和雪蓉本只一面之識，又無瓜葛，當着意琴，本沒有什麼忸怩的，但他因遇雪蓉於意外，心中只想自己前日見她秀麗柔豔，還以為是小家碧玉，那知竟是個女招待，因為過分驚詫，不由對雪蓉看得

怔了，及至收回眼光，見意琴正轉盼微笑，方悟自己方才直眉瞪眼，望着女招待，未免形色可疑，不知意琴要怎樣猜想，想着不由臉上一紅，這被意琴看看，更把他心中無愧的事，猜作事出有因了，而且雪蓉那裏，見性揚收回眼光，才把雙眸一轉，看見意琴的微笑，和性揚的忸怩，也覺悟自己神色失常，我怎麼對他發起怔來，教旁邊女客看着是什麼樣兒，不由也紅了臉，急忙收攝心神，低頭走到桌旁，將菜單放在檯上中心，低聲說這是今天菜單，可有要換的麼，但她心慌口顫，聲音只在喉嚨裏打轉，一字也聽不出來，性揚不敢看她，只把菜單推到意琴面前，請他觀看，意琴看看單上多是清淡之品，尙合口味，就把半尾湯改要素菜湯，性揚這時對意琴自然好其所好，惡其所惡，就吩咐兩份都改要素湯，其餘照舊，說話時不由和雪蓉眼光相觸，雪蓉臉又一紅，一語未應，就悄然走出，意琴望着性揚道，這裏你常來吧，性揚知她問得有意，忙搖頭道，我這還是第一次，以前並沒來過，意琴香肩一聳，從鼻中味的笑出來道，未必吧，你若不極熟，怎會方才沖口就說出這月宮餐館，而且這女招待也告訴我你是熟客了，我敢斷定你以前常來，並且只一個人獨來，所以今天女招待見你同着女客，她就……：好像很不高興似的，說完又抿嘴一笑，性揚道，我早知道，要受冤枉，這韓……：這女招待，我以前真不認識她，意琴眉兒一動道，韓……：韓……：這女招待姓韓啊，你不認識她，只知道她的姓，是不是，性揚知道自己把話說露了，但覺這事很易解釋，就道，我倒是知道她的姓，而且也和她說過話，說到這裏，忙加小註

道我方才說不認識只是毫無交誼的意思，意琴笑道：「這交誼兩字怎麼講呢？性揚才悟到自己的話大有語病，忙道：「我只見過她一面，當然可以說沒有交誼，而且我見她，還是你介紹的呢？意琴一怔道：「怎麼我……性揚就把那日自己被意琴將車弄翻之後，恰爲雪蓉所見，會向她借水洗面，一段情由說了，意琴妙目轉了幾轉，才笑道：「從那一天，你就成了這月宮餐廳的主顧了，這也正是感恩報德的道理，性揚忙擺手道：「不，我曾說過，今天是第一次進這餐廳，你沒見這女招待，瞧見我很害羞似的，就因為她在那天相見時節，我一個勁兒稱呼她密司小姐，今兒忽然被我發現她的本色，才窘得那樣，就是我在那日也夢想不到她是女招待，所以方才也很吃驚的，性揚說完，以爲這樣袒白解釋，她必然疑團盡解了，那知意琴只是微笑，更不言語，性揚被她笑得有些毛咕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不信我的話麼？意琴點頭道：「很信，我是笑這女招待性情特別，她作的是正當女子職業，將勞力換取生活，有什麼可羞恥的？再說你只見過她一次，又不是她的舊親老友，使她見了感覺自己墮落，面上難堪，而且……說到這裏，門帘一啓，雪蓉又低頭走入，手持刀叉碟匙等物，向桌上擺放，一直並沒抬頭，擺好又出去了，意琴見她出去，便向性揚道：「這人好奇怪，你看她既像害羞，又像和誰嘔氣，莫非女招待却是這個派頭兒，個個冷冰冰的招待客人麼？可是我聽人說女招待的情形，却是兩樣，說是又笑道：「哦，我明白了，女招待這個女字，大有講究，大約發明女招待的人是根據電學異性相引的原理，特爲着招待男子的，在普通飯店裏，

伺候人的，或名堂，或叫茶房，雖然是男子，却不稱爲男茶房，男堂倌，女子幹了這種職業，根據男女平等的道理，也應該叫作茶房堂倌，便是要標新立異，也只叫招待好了，爲什麼非得頂上個女字呢，這就爲用這女字引誘男子，而且表示這女性的招待是專招待男性客人的，所以她們並不歡迎女客，這也是電學上同性相拒的原理啊，說着見性揚似在好笑，就道，你不用笑，譬如某處新聞了一家飯店，居然在門外標明本店特備男子招待，你看了可會發生興趣，恐怕發生興趣的該是女子了，那種男招待所歡迎的，大約也是異性，因爲即使你進去吃一頓，對着同性的男招待的殷勤伺候，未必發生美感，更未必多賞小費，因此男招待就不歡迎男客了，所以這裏的女招待這樣冷冰冰的，我認爲完全是對待我，你說是不是，性揚聳肩笑道，我對她們向沒研究，不敢批評，你怎說得這樣清楚呢，意琴笑道，我是聽我哥哥說的，我有個二哥，去年才從大學畢業，是位社會學家，成天的在外邊亂跑，什麼下等地方都去什麼壞事都幹，自稱是實地調查下級社會狀況，其實是花天酒地，胡作非爲，把銀行的存款，整萬的偷提出去調查，今年被家父倒把他的狀況調查明白，幾乎給趕了出去，到現在才好些了，他從女招待初與的時候，就竭力調查，大冬天整日坐在小餐館吃冰其淋，要不然就是三天裏連看九場同樣片子的電影，後來被一個和他要好的女招待名叫梁玉珍的，假裝懷胎硬說已經嫁他，要請律師告他遺棄，結果化了一筆錢去，他由梁玉珍一人身上竟對全體女招待都生了惡感，所以常常發表攻擊她們的理論，

我覺得有趣兒，不斷逗他講說，才知道女招待的情形，可是沒有實地調查過，所以方才你一提上這裏吃飯，我很願意來開眼，並且證明我二哥的話，性揚道：你得到證明了沒有？意琴搖頭笑道：我今兒恐怕沒法證明，性揚道：怎麼呢？意琴道：因為你和這女招待有特別情形，我就看不到她們對待普通客人的真相，二則有我這女子在這裏，她也許厭惡，也許顧忌，自然要矯揉造作，不露出真相來了，性揚望着她皺眉說道：你的話裏，好像認定我和這女招待有什麼關係似的，這真教我難過，莫非我方才說的都是謊話麼？意琴忙擺手道：不，你這是太多疑了，我不過看這女招待的情形奇怪，才對你說笑話，好，你也不必着急，我再不提她了，性揚方欲再說，忽聞帘外唧唧喳喳，低聲說話，不像是雪蓉聲音，音清意切，連叫姐姐，似乎有所懇求，另一個女子却發出較高的聲音笑道：你真古怪，這是爲什麼，又說不出個理兒，也好，我就替你去照管九號，記着面包不要烤的。說完似乎走開，性揚聽着也沒着意，意琴却低低的哦了一聲，又向性揚一笑，這時門帘一啓，又有女招待送進小吃碟子來，但已不是雪蓉，換了個二十多歲，體格健美，平頭正臉的婦人，原來是一號謝球玉，替代雪蓉前來招待，她和雪蓉的態度却不同了，舉止大方，神情和藹，擺好了就問：可要酒不？性揚望着意琴，意琴說聲：啤酒還勉強可以喝點兒，性揚就說要啤酒，再來瓶檸檬水，璞玉這時却給意琴的議論來了反證，她偏視近女客，冷落男客，當她出去拿來酒水和兩個杯子，在兩人面前各放一隻，一面開着酒瓶，一面向意琴說開話道：這兩天乍涼，酒水都不下

冰箱了，這啤酒好像越冷越有味道，所以夏天銷得最多，意琴點頭應着，璞玉已把酒給二人各倒了半杯，又開了汽水，問性揚道，先生，你夢麼，性揚點點頭，璞玉就給他倒上，又向意琴道，太太要麼，意琴被她這一聲叫了個大紅臉，心中甚怒，但又不好發作，只可把頭連搖，似乎藉這不要汽水的表示，連帶把唐突的稱呼，也搖而遠之，性揚在旁，頗代意琴難堪，自己也有些發窘，但心中却是飄飄然，另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，璞玉看着意琴神色，覺悟失口，心裏非常抱歉，想要更正，又恐越解釋越露痕跡，不由殭在那裏，璞玉這人原是個中老手，何以弄出這樣錯誤，內中却有原因，一個人真不能懷着心事，一有心事，神經更難免恍惚，她那惟一知己的客人，就是雪蓉所稱為王小二先生的，那王小二先生，自和她吐露衷曲以後，居然拋棄前程，甘心株守，日日到月宮和她見面，雙方愛情，日漸其深，璞玉雖是有閱歷的女子，又加年歲較長，家累甚重，一顆心早已變成枯木死灰，甘願把終身幸福全部犧牲在她那瞽目丈夫稚弱兒女身上，對於外務繁華，真是妾心古井水，波瀾誓不起了，然而她本是個情感熱烈的人，只看她肯爲殘廢丈夫犧牲，就是愛情熱烈的證據，愈是自甘寂寞，越足見其熱情，然而這熱情却是潛伏在內，無所表現的，但是她的生活中，已很少人生應享的快樂，對於殘廢丈夫，既然憐恤多於愛情，對於兒女，也只用愛情的一小部分，於是她的情感，就有大部被強制潛伏內心，無從發洩，旁人以爲她的心，已變成石頭一樣堅硬，然而誰知竟不是石頭，而是鷄卵，鷄卵外面雖然有着硬殼，硬殼以內，都是柔軟的物

質，只於在表面上看，很容易當作通體堅硬的石頭罷了，而王小二先生居然攻破了硬殼，達到她柔軟的中心，於是璞玉的熱烈情感，被他挑動，也就一發而不可制，她對王小二先生纏綿貫注，更非一般自命多情的女子所可及，只看王小二先生因為不忍破壞他的堅貞，將要抱恨遠行，她知道了，感激之下，竟毅然把他挽留住的，然而以他倆感恩知己的深交，自然不能留住便算了事，於是感情越來越厚，歧途越走越遠，漸漸弄到不可開交的地步，在璞玉並未把自己看重，自覺以蒲柳之姿，遇到這樣風塵知己，莫說獻身相報，無所吝惜，就是以死相酬，也是情願的，但所難只在她那瞽目丈夫，回想當他初成殘廢時，曾勸自己自投生路，不必管他，自己問心不忍，就指天誓日，說定終身誓不相負，才把家庭維持至今，數年來丈夫因憐我勞苦，時常當面殷勤護惜，背地痛哭終宵，真是說不出的可憐，如今我若負他，相與他人，他知道了，絕不會向我問罪，即使問罪，他一個殘廢人，又能把我奈何，當然可以放心大胆的作了，然而就因為預料他不能怎樣，自己更不忍對不住他，璞玉心中這樣兒想，終不忍負他丈夫，故而雖自覺既然挽留情人，應該有所示，但終沒法安置自己的良心，躊躇難決，以致表面上對於王小二先生，倒現着虛與委蛇的敷衍態度了，那位王小二先生，雖是讀書明禮，而又極有身分的人，起始對於璞玉，是因爲她幽谷孤芳的品格，泥裏蓮花般的清潔，才由欽慕而生情愫，動機本是極端純潔，但到雙方說明心事，常相廝守以後，便由鍾情成爲熱戀，走上了情之所鍾，不能自己的途徑，從原來的毫無野心，進

爲漸生奢望了，但他終是個有自利能力的人，又深知璞玉景况和苦衷，不忍逕行相逼，使她爲難，但料着璞玉知道自己預定南行去作大官，前途有無限的發展，既然挽留不令前去，當然明白我是爲愛情犧牲前程，她必也預備有所犧牲，來作報答，或者不久便有表示，自己且安心等待，必有如願之日，王小二先生抱定這樣宗旨，就不肯自作主動，只待璞玉先發，於是每日雖然有一兩次的見面，也時常作肺腑之談，但王小二先生既不肯唐突有所請求，璞玉也只把他當作知心密友，任如何吐胆傾心，却是以禮自防，語不及私，論理說兩個情人在互相矜持時候，本是別有滋味，但璞玉却是柔腸百轉，想到自己應該以身相報，才對得住他的深情，可是雖知將來終難免有那一天，但總覺遲遲未忍有所表示，在這遲遲未忍的當兒，對丈夫和情人兩方，都覺抱愧，於是芳心展轉，苦悶難言，和王小二先生談笑之際，常含着無限酸辛，因之表面上就難免精神恍惚，意態冷淡，王小二自然覺察，以爲璞玉終於以丈夫爲重，對自己終止於朋友限度了，雖覺她愈可敬重，但自思大感無聊，經過多次思索，都覺璞玉既不忍負其夫，必也左右爲難，自己堂堂男子，竟如此纏綿沾滯，逼一個弱女陷於苦境，未免太不洒脫了，如今之計，惟有立揮慧劍，斬斷情絲，才是最聰明的辦法，但若留在天津，恐怕自己未必能夠長久抑制，不再和璞玉見面，只有仍自遠走高飛，用關山阻隔，來解決冤孽牽纏，幸而他初次經璞玉挽留以後，立即打電話到四川朋友處辭謝，直到最近，那邊又有電來，堅誠勸駕，他還沒有回覆，趁此機會，仍可前去，但他雖打

定了主意，還遲遲不忍卽行，又以爲走前該向璞玉正式道別，並將有所餽贈，但今天預備明天向她表示，到明天見了璞玉，又不忍出口，如此今日推明天，明天推後天，因循了好幾日，有一天他在月宮飲醉出門，獨行踽踽，自感淒涼，就到了一家雜耍場閒坐，聽至末場是白雲鵬的大鼓詞，寧武關，唱到周遇吉拜壽的當兒，有兩句是眼見得須臾對面，頃刻別離，這兩句原出於西廂記，哭宴折中，本是兒女恩怨之詞，用在這教孝教忠的曲子上，單論字面，固然不錯，但一想來源，便覺有些褻瀆古人，不過王小二先生聽着，却合了當下心情，把須臾對面頃刻別離八個字，諷吟幾過，不由迴腸盪氣，再也坐不住了，起身離了雜耍場，走在路上，自思和璞玉既然會合無期，離別有日，何必還因循不去，長久挨受這頃刻須臾的痛苦呢，俗語說千里搭長棚，終無不散之筵，既知必散，又何必搭那千里長棚，自己就好像正在長棚底下挨磨，豈非蠢絕，想着不由下了決心，回到家中挑燈夜坐，他本是祕府清才，宦場名士，素以文名見重當世的，這時心中一陣感觸，就提筆寫了一首詩道，解脫未能真解脫，纏綿却是枉纏綿，可憐楚夢虛雲雨，暫取春懷寄管絃，早識有情皆是累，但能出世便登仙，綺懷合向棹前懺，一笑拈花算悟禪，寫完又念了兩遍，便覺心情安貼了許多，大有海闊天空萬緣俱絕之概，又坐了一會，就自睡了，次日午前，又到月宮飯店，仍坐在他常坐的雅座，璞玉也照例入室招待，王小二先生定了主意，就對她直說，四川那面仍屢來電敦促，大有不能不去之勢，自己無可奈何，已覆電應允了，在三二日內便須起程，璞玉聽着看了

他一眼，突然顏色慘變，轉身就走出去，王小二明白她聞說離別，已悟自己欲去之由，故而中心傷感，悲不自勝，一時無話可說，就跑到背人地方流淚去了，不由也有些難過怔了半晌，果見璞玉又送菜進來，眼眶已生紅暈，她放下了菜，就坐在對面椅上，望着王小二先生，勉強作出笑臉，但笑得太不自然，好似內中含着多半哭的成分，王小二先生料着她八成必要挽留，或者要說傷心的話，正預備硬起心腸應付，那知璞玉只淡淡的道：「你怎麼又要走呢？前此日不是說不去了麼？」王小二先生方要答言，璞玉已替他加了解釋道：「是那邊情面太重，推脫不開，王小二先生只得點頭，璞玉又道：「你已答應前去，不能變卦了麼？」咳，真想不到你走得這樣快，你預備那天動身呢？」王小二先生聽着，心裏幾乎給自己叫了好兒，暗想我真是一個疑惑鬼，竟瞎眼睛心的愛了她兩年，到如今還認定她對我有情，爲我走心，經了多日的失眠思索，到今天才忍心向他道別，尚有些自慚薄倖，那知她聽了我的話，竟是滿沒入心，三言兩語，便問起程日期，好像正在求之不得，我這蠢才，直是走得太晚了，只可惜枉爲她費了如許纏綿，日後想起來，豈不是一場大笑話？可是事既至此，我反該平心靜氣，給她個滿不在乎，若是露出悻悻之色，倒像是栽給她了，想着就淡淡的道：「後天晚上，坐京漢車走，璞玉眼珠一轉道：「只有兩天耽擱，說着又尋思道：「今天是星期，我不能告假，明天晚上給你餞行，你可要賞光，王小二先生謙辭道：「何必破費你呢？」璞玉正色道：「你若認我是朋友，就幫我，咱們一恍也認識了許多日子，總算知心朋友，這點小意思，還要推辭

麼，王小二先生聽她只在平常客套中表示友誼，毫無纏綿之語，心中更覺冰涼，但想若再堅辭，反顯自己不好，就答應道：「好吧，明天擾你，說着就由袋裏取出紙包，遞給她道：『這是我送給你的一點紀念，請收下吧。』」璞玉看也不看，推着他們手道：「現在不必，等明天見面再給我，我一定受的。」王小二先生只得重新帶起，這才吃飯，璞玉因還有別的飯座，只出出進進的陪他，並沒有珍重離別，特致殷勤之意，即是說話也只於閒談，更無離情表現，王小二先生滿心沒趣，再坐不住，就付賬將行，璞玉叮囑明晚七點，請他仍到月宮來訪，自己可以告半天假，陪他到別處吃飯，王小二先生唯唯諾諾，便自走了，心中更把璞玉恨得不得了，心想女人真是可怕，她以前裝作和我脈脈含情，心心相印，我竟把她認作真實相愛，才拜倒妝台，甘爲愛情奴隸，那知受了大騙，今日他聽我又將長行，不特未加挽留，連一點戀戀之意也沒有，我說後天起身，她只把餞行來作敷衍，而且定在明晚，並不要我在今晚明早，勤去伴她，多作別前之聚，簡直表在明晚以前，不要見我，明晚一面就送我滾蛋，永遠耳目清靜，免受纏擾了，想着她的情形，真是令人心寒，氣起來明天之約，便當不赴，但想只剩這最後一面，她雖然不好，自己在二年中，總算在她身上收過精神寄托的效果，再說既已被騙二年，又何爭此一日，明天就再去和她結束這齣喜劇也罷，好在後天一走，從此寄跡南天，再不作歸來之想，回首津門，便成隔世，無論是恩是怨，一例都成空花，細想想得多謝璞玉，她若對我纏綿不解，當此別離，定要害我掛肚牽腸，怎及得現在的遊行自在呢，想着就回

寓去，真個收拾行裝，準備長行，暫且不提，且說璞玉近日來，猶疑於丈夫和情人之間，幾把芳心碾碎，柔腸轉斷，這日一聽王小二先生又重提南行之事，便知他已忍耐不住自己的冷淡，按捺不住本身的熱情，故而仍於別離中尋求解脫，他雖淡淡說來，不露失望之色，然而內心痛苦，可想而知，當時璞玉難過之極，不知所答，就跑到空屋中，落了許多酸淚，凝神細想，覺得已到了必須當機立斷的關頭，或背負丈夫，或拋棄情人，兩條路必得決於今日，再不容猶疑了，想他必經過千迴百轉的思維，今日才忍痛前來告別，這可不比上次，絕非虛言所可挽留。自己淪落半生，只遇着一個知心的人，若在這時再作遲疑，便要永遠把他失去，一行之後，從此地北天南，再無相逢之日，這件恨事，豈不使我懊悔至死，如今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可拚着羞恥，實行以身相報，以心相挽了，既然有了決心，隨定了辦法，若在旁的女子，當然要立時向情人表明心曲了，璞玉却是心思玲瓏，意致深遠，天生是個內秀的人，行事恰和她的平整外貌成爲反比例，在決心報答知己之後，胸有成竹，倒由張皇轉爲鎮靜，於是重入室中，對王小二先生只冷淡應付，不露形色，預備把一切熱情，全都力自遏抑，等到明日餞別之時，再給他個絕望後的得意，但王小二先生怎能參透玄機，竟自悵悵而去，璞玉又自好笑，又自驚心，知道自己的半世堅貞，十年苦窮，眼看就犧牲於一旦了，於是終日恍若有思，神不守舍，像在雲端飄蕩似的，勉強熬到晚間下班，回到家，中見她的瞽目丈夫，正抱着大兒玩耍，小兒已經睡了，璞玉進門脫去外衣，就要上廚房去泡茶，她丈夫

因她終日勞苦，必已倦乏，硬按着她坐在床上，自己曳着孩子，到廚下泡茶，好在他殘廢已久，不特耳目加倍靈敏，手足也都成爲機械化，家常操作早已得心應手，這樣抬着代璞玉操勞，也是常有的事，但璞玉此際却因別有虧心，見丈夫慇懃護惜，不由突感慚惶，撫着已睡的小兒，落下淚來，自思可憐的丈夫，還這樣歡天喜地像平日一樣的待我，你那知無恥的妻子，已經背負了你，並且正預備欺騙你呢，明天去赴餞行送別之約，實在要作密會幽期的事，便不通宵達旦，也必流連到夜午更闌，所以在明早出門以前，必須對丈夫撒謊，說個明夜未必歸家的理由，好教他到時早伴孩兒安睡，免得坐待終宵，發生他的猜疑，增加自己愧怍，但是這種虧心的話，對着他那天真的臉兒，信任的態度，怎忍說出口呢，而且自己尙未在外度夜，今日突提出這破例的事，他未必不出疑惑，可是自己準敢斷定，他便看出破綻，也自己背地傷心，絕不會當面對我詰問，或者攔阻，這樣就更覺自己若狠心說出，那可太殘忍了，想着因爲心中爲難，不自知的淚落，這時恰值他丈夫抱着大兒，從廚下回來，手提茶壺，放在棹上，便尋碗替她斟滿，那大兒看見璞玉的臉，忽然大聲叫道，媽怎麼哭了，璞玉猛然醒悟，忙把一手拭淚，一手對他搖擺，但已來不及了，她丈夫已變了顏色，驚惶失措的走過，拉住璞玉，連問怎麼了，不舒服，受了誰的氣，璞玉忙假笑道，那兒的事，我只是倒了眼毛，大貓見我眼圈發紅，就這麼混說，我平白爲什麼哭……：……璞玉雖這樣掩飾，但她那瞽目丈夫，並不能瞧見她虛假的笑容，却已聽出她酸哽的聲音，默然半晌，才嘆氣道，

不用瞞我，你一定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可恨我一個男子，不能養你，反教你出頭露面，我真虧心，咳……這……這……說着舉拳自擊頭顱，那大兒一見嚇得哇的聲哭了，璞玉更忍不住眼淚直掉，還得強忍悲酸，一面哄住大兒，一面安慰丈夫，堅持着自己并未有絲毫不適，勸他不要爲小兒一句謬言，就那麼胡思亂想，說時却將手兒偷偷揩眼淚，嘴裏也作出好笑之語氣，她丈夫半信半疑，結果也只得把這件事岔了過去，但仍說了些自怨自艾的話，璞玉恐怕勾起他的隱痛，不敢再答碴兒，只把別話打岔，哄得老小都恢復原來歡笑情況，時已不早，便收拾安寢，這一夜璞玉滿腔心事，自然無法入睡，那知到了夜深更闌，還覺得她丈夫也在展轉反側，料着他必是根本沒信自己的辯白，仍以爲是在外受屈，故而又犯了感傷的舊病，想到丈夫這樣情義，自己預備說的謊話，若非鐵石心腸，怎能向他開口，想不說，無奈外面又有個要命冤家無形中逼着，明日怎能安心和他相會，璞玉反復思維，就丈夫着想，深覺現時開口艱難，就情人着想，又恐他年遺留長恨，展轉多時，空使碎了芳心，仍是遲疑不決，最後困倦極了，不由恍然入夢，到次日早晨，被小兒吵醒，璞玉還得強顏歡笑哄着他們，偷眼瞧她丈夫，雖然神態如常，也沒有重提夜間的事，但不斷的總怔神兒，璞玉料着他仍心頭悒悒，只於不願爲自己所見，故而矜持，於是心中更怕將起來，直到了上班時候，還得不到開口機會，心中焦急之下，只可退一步想，既已到了時候，惟有且去上班，到飯館再作打算，倘若上天加護，也許給我一條兩全的路，否則到了晚夕，我踐

王小二先生約以前，還可以設個詞兒，托個人給家裏送信，說我被什麼事件住，今夜未必回家，這樣雖然也非善法，但總可暫且避免和丈夫對面撒謊的難堪，等到事後歸來，也許我心能稍定，臉能稍厚，可以掩飾補救，比現時容易些，想着就照往日一樣，叮囑數言，便出門走了，到了月宮時已稍遲，進門就有飯座待她，張羅她奔走之際，仍忘不下心中難題，正在方寸無主，恰巧雪蓉因為意外遇見呂性揚，又有梁意琴同座，覺得有些羞愧，但她並不自知在慚愧之中，還夾雜妬憤成分，只覺呂性揚和另一女子並坐笑語，自己却在下面伺候，好像太受委屈，過於難堪，可是她本以伺候飯座爲業，平日伺候的男女客人，多不勝數，何以對別人不生此念，只對性揚感覺羞辱，這問題她也沒有想到，她只覺對於性揚，別有一種高貴的身分，好像忘了自己是女招待，性揚和別的女子同座，已使她心中不忿，若再奔走向候，那可更傷心了，但因職分所在，又不能拋開不管，正在猶疑，恰見璞玉由別的雅座走出，忽然得了主意，就拉住她請求交換職務，教璞玉伺候她的客人，她去伺候璞玉的客人，這種事是很少見的，璞玉不解其故，還以爲是說笑話，又加心裏正在紛亂，就說你又生甚麼是非，別囉唆我吧，雪蓉仍拉住她只管纏磨，璞玉倒覺詫異，問道，一樣的飯座，你怎麼挑檢起來，這雅座的客人，有甚麼特別的呢，雪蓉低頭道，沒有特別，我就是不樂意侍候，璞玉道，這是甚麼話，快放手，我不管這閑事，還得替九號催茶去呢，雪蓉低聲道，好姐姐，你就答應我吧，我知道你伺候的是生座兒，王小二先生今天沒來，若是他在哪裏，我絕不央

你掉換，璞玉被她說得不好意思，又見雪蓉辭意堅決，料着沒法不應，就罵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怎也和小雞學這麼輕嘴薄舌的，越這樣越不應。」雪蓉忙改口道：「好姐姐，我錯了，你就應吧。」璞玉道：「你得告訴我爲什麼，我就換。」雪蓉這時怎能告訴真實原故，只得擇個謊說道：「這七號裏是一對小倆口兒，當着人一點不老實，我瞧不下去。」璞玉道：「你自己瞧不下去，又怎知我瞧得下去？」雪蓉笑道：「姐姐不是比我大幾歲，經的多見的廣麼？」璞玉方氣得掉頭要走，雪蓉已向她作個大揖，跑到九號門口去，先佔住了新地盤。璞玉只得把九號客人要的東西告訴了她，自入七號代她伺候，但璞玉作夢也想不到雪蓉說的是謊話，而且謊話中含有侮辱意琴的隱意，只當她的話果然真確，及至進去兩次，見這一對客人並沒有什麼浪漫的行徑，心想這定是新婚夫婦，偶然有什麼不檢點的舉動，本來難免，雪蓉也許偶然撞見他們接吻擁抱，就如此喬張作致，未免有些假惺惺，她這麼大的女孩子，什麼不懂得，裝好人給誰看呢？想着心中好笑，但她却沒思索，雪蓉稱這對客人是一雙夫婦，何所據而云然，竟也隨着她的武斷而錯了去。直到替斟汽水的時候，稱呼出先生太太的專名詞，意琴一紅臉，性揚一變色，璞玉才明白自己鬧出值得挨嘴巴的大錯兒，不由羞窘難堪，又沒法道歉更正，比意琴僵得還利害，幸而性揚一陣機伶，急忙不着痕跡的加以糾正，向璞玉道：「你把瓶子放在這兒，我替梁小姐斟吧。」璞玉巴不得這一聲忙將汽水瓶放下，轉身出去，到九號房門，等雪蓉送菜出來，一把揪住她，拉到屋後僻靜處，舉手狠狠的在她背上捶了

兩拳雪蓉不知來由，叫道：「姐姐怎麼了？你打我，璞玉的發恨道：「我把你這舌上長疔的，順嘴亂說，害我鬧笑話，差點兒沒被人家抽了嘴巴。」雪蓉忙問何事，璞玉告訴了。雪蓉笑道：「姐姐這可不能怨我，我又不認識他們，怎知道是親戚是朋友，只爲看着他們年紀相仿，又那麼厭氣，才順口說是倆口兒。你怎拾個棒槌就認針哪？記得當初我才來的時候，你嘗囑咐我，對女客人不許亂叫太，稱呼小姐，就是錯了也沒包涵，今兒怎倒糊塗起來，心裏惦着什麼呢？」王小二沒來的毛病吧，璞玉聽着，氣得又要打她，雪蓉嘴裏叫着好姐姐，脚下早已一溜烟跑進廚房去了。璞玉無法，祇得仍去替七號上菜，性揚和意琴在這一席酬酢間，自然談得非常融洽，但因初次走上友誼的途程，自然各自矜持，在表面上看不出甚麼進展，不過愛情的基礎，却已由此奠定。至於女招待的中途換人，鬧出璞玉的一句莽撞話，意琴已自不好意思，以後直到吃完，也沒再見雪蓉的面，意琴心裏更加疑惑，料到這女招待以前那樣神色奇怪，以後又避而不見，却換個別人來伺候，推想內中情由，似有蹊蹺，性揚既會直說和她有一面之識，却不承認到月宮來過，恐怕他隱瞞着什麼吧，女招待以招待爲業，對客人怎能沒有這等奇怪行徑，即使真的只和性揚見過一面，也很可以坦白酬答，像這後來年紀較長的女招待，隨便談話一樣，又何故如此羞羞澀澀，躲躲閃閃呢？由此看來，不但性揚與她似有較深的關係，而且這女招待也似對性揚已有較深的感情，所以她看見性揚伴我回來，才羞憤得賭氣不伺候了。意琴雖猜透了雪蓉的心思，但因方才璞玉的言

語冒昧，未免介介於心，本想藉此再窺性揚一下，却恐因過分注意這女招待，倒顯得自己對性揚有所關心，對女招待有所嫉妬，豈不正蹈入璞玉誤呼二字的嫌疑，於是就把這事避開不提，只談了些閒話，直到飯罷，性揚盡了男友的照例責任，付過了賬，二人才一同出離月宮分手作別，意琴今日發現了性揚和女招待的情形，本來無須掛懷，過後就視如過眼雲烟，漸漸淡忘，但是此後她與性揚踪跡日密，時常往還，性揚再請她吃飯，絕對不上月宮，更謹避有女招待的飯館，最後兩人由友誼進入戀愛之界，性揚向她作了求婚的表示，意琴對性揚本身本無異議，但因腦中留着月宮女招待這點印象，疑惑他曾沾染過閒花野草，發生品行上的疑問，又恐他以前曾與那女招待有過牽連，以後得了自己，便又棄之不顧，這又是心術上的疑問，於是當時沒敢答應性揚的求婚，先設法解釋疑團，以致費了多少的周折，鬧起無限風波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，且說謝璞玉張羅完了午飯的座兒，方得清閒，餐館中照例每日午後二至五時，是沒有什麼生意的，偶有人來吃點心零食，也很寥寥，只留一個人照料便夠，大家無事，全聚在樓上一間雅座中間聊，璞玉本想趁這時回家一走，對丈夫請夜間的假，但心中終是慚怯，又沒想出完善的謊話，只怔怔的躲在清靜地方，獨自出神，小雛雞發現了她，就強拉到人羣裏去，璞玉實怕和他們在一起裏亂，但更怕這些口角尖酸的人，抬出王小二先生來起鬧，只得耐着性兒奉陪，這雅座裏，就好比女招待的茶話會場，每日此時舉行一次，除了輪流報告自己的成績，和各自作飯座兒的批

評以外，還加上互作惡諱，互攻陰私，結果不是鬧得這個哭那個罵，就是來一齣武劇收場。這時並沒經振鈴開會的儀式，樓下的一個綽號小白斜的，先發了言，這小白斜名叫白金寶，原是妓女出身，因為淫業不振，才改途來發展商業，可惜仍是屈居下僚，不能得志，若問什麼原故，她這外號便是答案，只聽字音，好像她常穿白鞋，其實每字各有一義，小是身體矮小，白是額上有一塊白癩瘋，斜是斜眼，自此三字便可看出她僅能坐待客人不能招徠客人，女招待這個名詞，望字生義，天然應有三種必具的魔力，第一是女，所以表明較男子難能可貴，第二是招，須要容貌美麗，意態風騷，能把不餓的人也招進來吃飯，第三才是待，客人進來以後，加以殷勤招待，三種要素缺少一樣，便算是這行中的不及格者，小白斜既然貌寢，失去招的魔力，而且一般人口中，所常說的看女人，雖祇單提女字，上面並未加形容詞，然而却似立有界說，是單指年青貌美的女人而言，好像把年長色陋的，摺除到女人範圍以外，由這例子看來，小白斜的女字，也被抹去，於是三字之中，只剩了一個待，因之如薪水小賬等等收入，也和本身成了正比例，較比紅的同業，要減少二分之一，並且和他人永有上下樓之別，不能更上一層了，祇有這午後沒有飯座的時候，她才能上樓和衆人廝混，但是世上雖有無量數的鏡子供人照看，却自古至今，沒發現一個知道自己醜的，小白斜自不會衆醉獨醒，她以爲自己的矮短，正是嬌小玲瓏，自己斜眼，分外顧盼生姿，那額上的白癩瘋，更是一種缺陷，美世人都賞識人工造的黑痣，自己這天然的白斑，若有日被識

貨者發現，揄揚起來，說不定全世界女子都向自己做効，全世界男子都向自己追求呢，可惜小白斜雖這樣自尊自貴，無奈遇不到一個發現她美點的人，飯座若輪到她伺候，都全變作含羞少女似的，不肯抬頭觀賞她的美貌，低頭吃完，便自逃去，絕不似對別個姊妹那樣沒話找話，小眼更不用想，若正賬四角八分，給五角不找錢，便是可紀念的事了，像別人小費能得正賬十分之百，她簡直自工作以來，未常有也，但她絕不想自己慳於容貌，倒恐客人不長眼睛，因而對客人更起了惡感，每遇到招待生飯座的時候，心裏就想這人既不着意看我，準也是個瞎眼東西，更不會多給小費，於是把嘴撇得老高，用精神上的虐待來報復客人，態度上的淡漠，那倒運的飯座，也自然更不敢看她，她的美貌更無以自炫，日久而所受的刺激太多，竟使她嫉世憤俗，變為一個乖僻的人，旁人越看她不起，她越把自己看得極高，越是本心所希望不得的事，表面越要矯為鄙夷不屑，這時她先開言痛罵本館男百役，因為照例女招待不進廚房，客人所要的菜，由男百役從廚房取出，送到飯廳，或是雅座門外，女招待才接過去，送到客人桌上，但是男百役對於小白斜這個黑人，却不伺候，凡是她要的菜，都得入廚自取，她受不了這不平等的待遇，吵到掌櫃的面前，掌櫃也只對他笑，那意思是說你本不配和旁人享受同等權利，若是不忿，大可另圖高就，可憐小白斜莫說高就，連低就路兒也沒有，只得低頭含忍，甘受歧視，但這口氣却嚥不下去，便對姊妹洩出來，衆人因不和她同病，自然沒有同情，誰也不理會，只願談論自己的座兒，樓上五號的

王靜珠說道，那個小馬兒又來了，送我一個新式的皮手包，裏面還有一打小像片兒，這小子真壞，說着吃吃笑起來，却不說壞在那裏，小雛雞聽了撇嘴道，小手包算什麼，那個金麻子，磨了我多少天，只要我下班跟他出去，第二天就帶我上恆利金店，挑一付金鐲子，我才不理他呢，瞧他那麻樣兒，樓下七號李小屏笑道，你別吹咧，要真有人許你金鐲子，你就不爲自己，爲你那個小洋服客，也得弄了來，好供着他零花兒啊，小雛雞聽了，倒不以爲忤，只罵了聲放屁笑道，你說吾倒貼那洋服小米兒呀，呸，吾才不那麼傻，就是貼他，也祇給他製新洋服，買漆皮靴，纔不給錢呢，教他胡嫖去呀，王靜珠笑道，你真精明，不枉是幹這個的，小雛雞鼓起嘴道，提幹這個的呢，前兒那個騎嘟嘟（即摩托腳踏車）的小兔高來了，坐下就吃，吃完了抹抹嘴就走，我拉住叫他會賬，他說忘了帶錢，把二姐姐叫得震心，祇說晚上就送來，我祇好放他去了，那知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頭，那小損德的，到今兒也沒見面，整份兒一塊二毛五，櫃上從我的工錢上扣了，你說搗霉不搗霉，這時旁邊一個叫華月樵的接口道，這怨誰呢，你要不是被小兔高叫姐姐叫迷惑了，就是被他怎樣擺弄暈了斗兒，要不然就那麼容易放他走啊，要是我，我就扣下他的嘟嘟，教他拿錢來贖，小雛雞呸了一聲，撇着嘴兒道，得得，你還有臉說我呢，上月那個新鮮笑話，是誰蹲在旅館裏，下不了床，是誰打電話求璞玉大姐帶衣服和錢去救命，我們笑了好些天，只笑怎麼睡得那麼死，教人家來了捲包會，還留下她給旅館當押包兒，要是我，我就不會吃這個虧，得先睜開眼瞧

瞧，是新郎不是新郎，怎麼胡拜天地，胡進洞房呀，這比我的一塊二毛五可丟得多，華月樵聽了，臉上掛不住，正要反攻她的陰私，不想這時小白斜毗着牙縫兒，搖頭提腦，發出了自負之言道：你們的座兒都不規矩，這才是武大郎養夜貓子，什麼人玩什麼鳥兒，你們瞧我，邪魔外道的人，就不敢上我的前兒，凡是座兒，沒一個敢對我賊眉鼠眼，沒一個敢對我頻嘴淡舌，這是一正避三邪呀，她這一套話，恰和天方夜譚上那個狐狸一樣，因吃不到高枝上的葡萄，餓涎空嚙，反說葡萄是酸的，自己絕不要吃，衆人聽着，都體會到這種意思，不由哄堂大笑起來，小白斜被笑得羞惱成怒，直想罵她們一頓出氣，但想到吵起來自己沒有便宜，只得忍着氣，把話在嘴內嚙囊，只見下頰一伸一縮，兩頰一凸一凹，好似口中塞多了花生米，咀嚼不似的，王靜珠笑着說道：真個的好客人，全被小白斜遇着了，我遇着的都是糟蛋，晌午來了個生座兒，穿得挺闊，派頭挺大，進門我一遞手巾，他就摸了我手碗一下，我不理他，拿上菜單，他看着我，我不對口，就跟我開起攪來，頭樣小吃，他問我是明吃是暗吃，我說不懂，他說將就點暗吃吧，省得上捐，又要把牛尾湯改紅白湯，我說沒這麼個菜，他說把番茄湯和奶汁各自煮好，同向盆裏一倒，就有紅有白，我說廚師夫還沒有這個手藝，他才點頭說：對付些就來牛尾湯吧，牛尾可要根長的，你們聽這小子多麼缺德，接着他看麩菇雞也不好，說麩菇犯了的小名兒，要改個手把雞，我有些氣了，問他是什麼，他才說明白是鐵把雞，下面的炸桂魚也換，換白汁桂魚，可要沒刺的，我說是魚就有刺，他拉着我嘻

皮笑臉說：「你給我來條沒刺的魚，我另外給你兩塊錢……」小雛雞插口笑道：「你給他了沒有？」王靜珠啞了一聲道：「我扭身就走出去，再不理他，那知等到送上菜去，這小子的事故更多了，說話都是成套兒的，甚麼小吃裏的腸子灌得不緊了，牛尾湯不夠暖啊，鐵耙雞炸得不乾啊，桂魚作得不香啦，楊梅凍子的顏色不淺啊，你們聽聽，難爲這小子怎麼琢磨來，也不怕縋斷了腸子兒，衆人聽着，初尙不知所云，繼而連起來一想，不由都笑起來，亂罵缺德，華月樵笑道：「輕嘴薄舌的座兒有的是，可沒見過這麼有趣的，王靜珠聽了，罵聲你這賤貨，還說有趣兒，什麼骨頭，說時舉手就戳她的腰眼兒，華月樵嘞的一叫，身兒亂扭，不想正碰到小白斜身上，小白斜立起一躲，忽然由旗袍內滾下幾件東西，落到樓板上，嘩啦亂響，衆人看時，原來是兩柄切麵包用的小刀，一個盛胡椒末的小瓶，還有一匣尙未開封的味之素，立刻明白這些日櫃上常鬧丟東西的原故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小白斜羞得臉如紅布，恨不得身上生出八隻手，把地下東西抓起，把衆人眼目掩住，但空彎着腰兒，兩手畫符似的向下亂撈，却沒拾起一件，因爲他知道拾起來也藏不住了，想要設詞掩飾，無奈羞臉兒好似受了地心吸力，再也拾不起來，璞玉瞧着不忍，忙對衆人擺手，又高聲向王靜珠道：「你說啊，那座兒怎麼樣了？」這時小白斜所以未遭衆人當場起哄，却是佔了她萬事不如人的便宜，衆人素日把她看作可憐蟲，所以雖拿住真贓實犯，尙能隱忍無言，倘把她換個較紅的人，恐怕小雛雞早已跑下去喚掌櫃的了，又加璞玉存心忠厚，故意打岔，衆人素日敬服

璞玉，一聽她的話，便都轉過臉去，聽王靜珠接演前文，給小白斜閃個面兒，王靜珠接演道，我好不容易熬得他吃完了，用五塊錢會賬，找回三塊五角錢，眼看他把票子擺弄半天，留兩塊錢在左手裏，剩下的裝進衣袋，我看着他認爲要給二元小費了，心想這個人嘴雖刻薄，想不到手還大方，那知他立起向外一走，把左手伸過來，我祇顧舉手接錢，他冷不防在我臉上聞了一下，我當時看着兩塊錢的面上，沒好意思罵他，覺得手裏接着兩張票子，就送他走出，他走到門口，還回頭衝我一笑，我才低頭看手內的錢，想要交賬，嚶嚶，誰知這挨刀的竟是變戲法的兒子，不知使的甚麼手法，我明明看見他手裏是兩塊錢，怎麼到我手裏竟變成兩張出恭紙了，這小子出門就得，竟亂死，怪不得臨走望着我笑呢，小雛雞笑道，真窩心，真窩心，你是教兩塊錢照花眼了，別檢好聽的說，不定失去多少便宜，豈止……說到這裏，只聽背後啾啾有聲，回頭看時，只見小白斜已把那些賊物拾到桌上，口中自言自語的道，準是這麼個窩兒，我本是要交到後面，座兒一催菜，把我鬧得糊塗了，就塞到腰裏，一直記得死死的，真她媽的走字兒，教人家看着，倒許疑心我偷東西，其實你們打聽打聽，我這個人就是骨鯁脾氣，任憑有座金山，是別人東西，我連眼皮也不撩，莫說這點破東西咧，別看我窮，人窮志不窮……說了反來覆去，絮叨不已，大家聽着只撇嘴兒，小雛雞忍不住叫道，誰說你偷東西來，你自己囉囉什麼，別描咧，越描越黑，你若不絮叨，我也不問你，這刀子和胡椒瓶兒，算你一時失神，錯帶到身上，可是這瓶味之素是廚房

月一天晌午，她忽然慌慌張張，裏外亂跑，先上櫃上借錢，櫃上不借，她又向大夥央告，要立時湊五塊錢，結果璞玉姐姐給她轉借到手，她拿着就走，我跟出去一看，原來她相與的那個小親家兒，正在街頭站着，可是胳膊上拴了根白繩，被一個巡警牽着，看樣兒是犯了甚麼事，被局子捉去，判了罰款，他就找小白斜來要錢，小白斜居然真關心，求爺告娘的弄錢贖他，你們別看她長得像個怪鬼，心裏還俊不夠兒呢，就是偷東西，也準是變錢貼人兒，以前還不知偷過多少，祇於今兒才落到人眼裏罷咧，我批她倒霍受罪，全是自討其苦，沒有一點可憐頭兒，衆人聽着，全都撇嘴，這個說小白斜那樣腦袋還有春心，簡直太不要臉，就是買不起鏡子，也該找個尿坑照照自己的小模樣兒，那個就替小白斜盤算，說她每日進項，穿衣住房尙未必敷用，若再養上一個男子，怎樣過活，莫非對着就飽了肚子，對抱着就省了棉襖，這婆娘真是黃連樹下彈琴，苦中作樂，但不知那裏來的這種窮高興，大家七嘴八舌，笑罵不已，璞玉聽着，忽覺有動於中，就擺手道，得得，衆位少挖苦吧，別只說飽人不知餓人飢的話，你們長得又漂亮，人緣兒又好，外找兒又多，成天來的飯座，都是巴結你們的，你們看得中誰，就跟他交交朋友，又享樂，又賺錢，你們看不中誰，對他把架子一端，人格就高到天眼兒，所以你們把人都看輕了，事也看易了，可不替小白斜想想，她也是個人，也和你們差不多年紀，只爲長像不得人心，莫說想人巴結她，就是她巴結人也白吃沒趣，可是她一天看着你們，這個跟王三爺聽尙小雲去了，那個跟小陳兒開房間打牌去了，朱經

理給這個買了皮大衣，李掌櫃給那個製了金手鐲，難道她就不眼熱嗎？再說你們這班美人兒，要男人可以整羣的拿鞭子趕，才覺着男人一點兒也不稀罕，可是……說着笑指小雛雞道，就說你吧，你常說家裏有錢，出來當女招待不爲拚飯，只爲借地交友，所以你的男朋友算不清有多少，論理你就該不把他們當回事了，可是前者那個小陸兒和你鬧彗拗，三天沒來，你怎麼也整天愁眉淚眼的呢，由此看來凡是女人，都得有個知心可意的男人，放在眼前，存在心裏，若是沒有，就活得沒趣兒，固然照樣能活着，不會因爲這個死了，可是好比白水煮白飯，雖也吃得飽，只是沒滋沒味，淡得難過，小白斜和你們是一樣兒有一樣的胃口，你們下班後……哈哈，不用瞞人，反正各人有各人的開心事兒，若是強派你們下班就回家睡覺，不許見男子，不許出門玩耍，恐怕有三天就得悶病了幾個，這樣一想，小白斜就可憐了，她在這裏，被你們這般美人兒罩着，那個客人肯多看她一眼，更莫說花錢供她快樂，可是她成天瞧着你們稱心得意，聽着你們胡說亂數，夜間回去，怎能熬得冷清，她的心也是肉長的，她也需要男人啊，不過這種在你們很容易的事情到她可就難了，她想拿份兒唱戲，是辦不到，便想當個唱義務的票友，借台過癮，也沒人領教，擠到萬分沒法，只好花錢雇人了，可是俗語說，一分錢一分貨，憑小白斜那點進項，能交什麼像樣的人呢，那個男子當然不是愛她，只不過本身沒有飯吃，爲着靠上她可以不吃挨餓，這樣的人又有什麼出息，將來小白斜不定受多大的害呢，所以你們要可憐她，別再拿她閒磕牙

兒，小雛難道她自作自受，有什麼可憐，璞玉道，不許這樣說話，倘若你也長了她那樣面貌，受到她那樣的冷清，恐怕你比她還忍不住，比她更加倍的自作自受，你要替旁人想，不能只想一面兒，再說你們對小白斜，本是缺唇兒吹哨，誰也吹不響，說句不怕得罪你們的話，你們都是年青貌美名頭大，生意紅，賺的錢也多，可是你們空趕上這好時候，誰能真剩了錢，你們賺的錢那裏去了，這個錢也不必細說，反正你心裏都明白，誰敢說身上沒有自己找來的罪孽呢，只於你們來項寬裕，不致像小白斜那樣弄得人前出醜，你們交的人也稍爲高尚，不是像小白斜那位不顧臉面罷了，衆人被她說得有的臉上發紅，有的吃吃發笑，王靜珠見雪蓉一直不言不語，只在旁邊拾笑兒，就指着她道，璞玉姐把我們都批成一個味兒，可是說話別傷衆，這兒現放着個貞節烈女，人家可不能一鍋兒熬呀，璞玉笑道，她啊，我看更不保險，守着你們老幾位早晚也得給成全了，小雛雞聽了，大爲不滿，撇着嘴道，得得，我們就沒一個好人，連沾我們邊兒的也得壞了，女招待這一行，只有您謝小姐謝太太，這顆獨頭蒜的聖人，您是三貞九烈，您是冰潔玉清，您行得正，走得端，三條大道走中間，您永遠沒有自作自受的事，您多麼好呢，您只爲着養家才幹這女招待，沒一點邪心，您也不認識王小二先生，當面又沒跟他說過心思話兒，背地也沒爲他走心怔神兒……璞玉聽着她的話，只覺每個字都刺心坎，不由自怨，是非都因多開口，自己無故的和他們作無謂辯論，結果受了小雛雞的奚落，當着衆人把我的隱事抖露出來，真是何苦，又想自己

和王小二先生的交往，本覺甚爲秘密，又那知都已落入衆人眼裏，她們連我的走心怔神兒，也看出來了，可見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的話，真是不錯，既然館中同事都能看出我的心事，料想更瞞不住家中的丈夫，這回事我還沒真的作出，已經鬧得裏外不夠人，以後更不知落到甚麼地步，簡直不堪設想了，璞玉想到這裏，怔怔的瞪着眼兒，半晌無言，小雛雞平常本敬服璞玉，這時只爲受了她的挖苦，才玩笑的反口相稽，及見璞玉神色有異，以爲他生了自己的氣，急忙跳過抱住她道：「姐姐幹麼真生氣，我只是逗着玩兒，璞玉這時方才斂神笑道：「誰生氣了，我不像你們，儘管給我造謠言，我不在乎，說着忽聽樓下傳來鈴聲，知道有座兒來了，大家才紛紛各執其事，璞玉看了看表，已經近五點，心想再過一點多鐘，王小二先生就來赴約，自己已沒時間猶豫了，這時便得決定主意，今夜若去報答知己，就得先設法給家中送信，只是作什麼托詞呢，又想方才小雛雞已經把王小二先生譏誚我了，少時他來，我再告假同着他出去，豈不是鬧得人言嘖嘖，但又轉念小雛雞素日和自己感情不錯，她又已知道了我的隱事，少時就托她替我給家中送信吧，她爲人機靈，或者不致露出破綻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也顧不得許多了，固然小雛雞也未必靠得住，只是想尋送信的人，還沒有比她更合適的，自己又曾屢次幫她的忙，總能央她保守秘密，其實就是被衆人全知道了，也未必好意思取笑我，何況她們又早已是這條道上的人，只要能瞞住家裏，就沒有什麼可慮了，璞玉自被小雛雞揭破隱情，論理本是受着打擊，應該更自瞻顧遲疑，

但那知竟生了相反的結果，她倒以為事已至此，衆人既都知道，不作也保不住往日的名譽，就拿羞臉皮，豁出去了，可見廉恥這件東西只是一層很不堅固的薄膜，若戳破了，便可以無所不爲，所以古時聖人要人們保護廉恥，並且爲他人保護廉恥，就爲恐怕戳破這層薄膜，使更肆無忌憚了，再說璞玉想定主意，就喚小雛雞到僻靜處，向她說道，妹妹，我有件事托你，小雛雞聞言便道，什麼事，你說能辦必辦，璞玉被她一問，倒有些忸怩起來，囁嚅着道，今天晚上我要告假，小雛雞轉着眼珠道，你要我替你照應，照應呀，你是家裏有事，又不放心這裏，少時王小二先生來了，要我替你照應，那還不好辦，只要你放心，不怕我搶了你的兒，璞玉紅着臉道，別胡說，不是這個，我今天晚上要跟他看戲，恐怕回去晚了，所以想托你給我送個信兒，小雛雞點頭，哦哦兩聲，忽然一縮脖兒道，你陪他看戲去啊，散戲至遲半夜一點鐘，咱們館子每天也得十一點多下班，你聽完戲回家，就說在館子裏耽誤了會兒，不就成了，何必教我先送信兒，說着忽又哦了一聲，望着璞玉，兩隻小壞眼兒迷縫得好似要從瞳人裏發出笑聲，拍着手道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聽夜戲，散場總得明兒早晨，所以才得給家送信，這樣好事我怎能不成全你呀，好，趁這會兒清靜，我就去，說着轉身就要走出，璞玉拉住她道，你去了說什麼，小雛雞眨着眼兒道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就說……說……有了，我說今兒是我娘的生日，要請各位同事下班後都上我家，熱鬧熱鬧，打一夜小牌，所以我挨家都給送信兒，今夜誰也不能回家，明早從我家裏就上館子了，

璞玉聽了，幾乎失聲喊好，自己尋思兩日，都沒想起一點辦法，這時小雛雞居然在轉眼間就想出這麼周到妥當的詞兒，這詞兒真是絕妙，把衆人都拉在裏頭，她以請客的主人資格，給我家送信，更是在情理，我丈夫絕不會疑惑，我若早能想起這個主意，何致愁得吃不下飯呢，璞玉想着，心中立刻一鬆，好像闖過一道難關似的，却不自覺已在陷落下去，本來人非聖賢，誰也未必沒有作惡之心，只是未曾作惡的人，沒有濟惡之具，不知作惡之道，覺着作惡是一種難事，瞻顧畏怯，不敢嘗試，故常有心存作惡的人，却始終作不出壞事，到頭能保持作一個好人，就是這個原故，但若一經壞人指點，使其在罪惡途中得到新知識，忽恍然大悟，作惡原來有此妙法，如許捷徑，可以使別人受到欺騙，而自己毫無損傷，看來這惡事大可作得，於是行爲就要如水之就下，日陷日深，永不會回頭學好，這時的璞玉，便是第一次得到作惡的新智識，讚美小雛雞主意的玄妙，自笑日來愁苦的無謂，却不自覺已把本來純潔的人格墮落下去了，璞玉想着，正要教小雛雞依計而行，忽聽門外有人叫小雛雞，小雛雞急忙出去，見是雪蓉，就問有什麼事，雪蓉伸出三個手指笑道，你們這位來了，還不快去，小雛雞一見這三個手指，便明白是自己新近結識，正打得火熱的小周三兒，周三這小子昨天說來沒來，白害我氣了一夜，今兒他來了，可得揉搓他一頓，想着就向外跑，外面的璞玉，見她來了客座，神情慌張，恐怕誤了自己的事，說道，你可別忘了我的事呀，小雛雞回頭揚手說了一聲你放心，絕誤不了，就跑進一間雅座，嘻嘻格格的鬧起來了，璞

玉這裏，因托付了小雛雞，心中鬆放，就先到櫃上告了假，又脫下制服，對鏡理妝，收拾已畢，便到樓下等待。過一會，見王小二先生果然坐着洋車來了，在門外下車，急忙迎了出去，對他使個眼色，便自向南走去。王小二先生看見璞玉居然妝束端整，在門外相待，不由心中詫異，忙跟將過去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居然早預備好了，璞玉嫣然一笑道：「今兒我是主人，怎能不早些恭候？」王小二先生聽着，想到她作主人，是爲自己餞行，這餞行二字的講解，是以禮相送，不加挽留，不由心中又勾起昨日的岔兒，臉兒不自覺的寒了，就默默和她並肩走着。璞玉走了幾步，忽然說道：「咱們上那裏吃去呢？先定規了，好雇車去，要不然儘在街上走，被你的朋友看見，你和一個女招待一塊兒遊馬路，多麼失身分哪？」王小二先生淡淡的道：「什麼身分，我不在乎，再說我和你在一塊兒，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末次，何致這麼巧就被熟人遇見？」璞玉知道他言中寓有牢騷，就笑道：「因爲只這一次，你若被人看見，落了玷兒，才更冤枉，小心些兒吧。」王小二先生聽着，更不高興，就道：「好，你說吧，客由主便。」璞玉搖頭笑道：「不，主由客便。」王小二先生不願在街上和她絮叨，就說了飯店的名兒，璞玉因向來不和客人交際，所以對這種地方甚爲隔膜，但她心裏却另有打算，就道：「這地方可清靜麼？」王小二先生道：「清靜是不會清靜，不過我們可以要個雅座兒。」璞玉道：「就是像我們月宮那樣，用木板隔成的小鴿籠啊，旁邊若也有座兒，多麼吵得慌，你另外想一家像樣兒的，不用替我省錢。」王小二先生想了想，道：「那麼咱們上我住的北盛飯店，那地方樓上是旅館，樓下有餐廳，專爲住

客預備，不大賣外座兒，很是清靜。璞玉笑道：「好就上這裏去吧，早知這樣，我就先上北盛找你，何必害你來回跑呢。」說着就雇了車，直奔北盛飯店，到了地方，直入了飯廳，尋個避靜雅座坐了。璞玉因作主人，就要了許多貴價肴饈，和兩瓶好花雕。王小二先生攔阻不住，心中打算，只可待臨別之時，多贈她些錢，以爲補報罷了。席上因精神不快，只淡淡應酬，發語甚少，大有貌合神離之意。璞玉却興致甚高，比往日更透着活潑。王小二先生見她高興，更爲短氣，她心想這樣暢快，連一點臨別淒戀的意思也沒有，真算作到歡送兩個字的分際。本來歡送這個名詞，就造得非常無理，倘若對一個人有好感，因他來了而行歡迎，是可以的，若是到他去時相送，也加上個歡字，就好像正願意他滾蛋，以他之去爲喜，除非對待去的貪官污吏，或是趕走了犯衆惡的同人，才可以這樣說。試問送好官時，攀轅臥轍，對良友時揮淚沾巾，怎能加上歡字，所以歡送這個名詞，直是罵人，身受的人好生不是滋味。可是現在自己却正受着璞玉的歡送呢，心中這樣想着，璞玉却是越來越歡。王小二先生覺得這酒喝着不是滋味，只稍稍沾唇，不肯多飲。璞玉却非教他喝，舉杯說道：「餞行怎能不喝酒，你素常又是大量，今兒怎能對我客氣，來來，我這向來不喝的，也陪你兩杯。」王小二先生心想你倒很好，百變不離其宗，只抓住餞行這個題目，堵我的心，好吧，我就陪你喝。當時便賭氣連乾兩杯。璞玉減半陪着，但是三杯過後，她已雙頰滿紅，星眸發錫。若以前，王小二先生看着她將要醉了，當然要加攔阻，這時却因心中不快，把憐香惜玉的心，全都消失了。

只由着她喝，璞玉又是素日不常飲酒的人，並不知自己量的深淺，喝下以後，便覺心中發熱，勉強吃些飯菜，忽然一陣頭暈，就放下筷子，伏在桌上，王小二先生問她怎的了，璞玉祇說沒有甚麼，請你自吃，我是飽了，王小二知道她是喝多了，就過來扶着她，問覺得怎樣，璞玉低聲說頭暈心跳，得有個地方躺會兒才好，王小二先生心想，她已醉到這樣，自己該怎樣呢？想送她回家，不知她住在那裏，想送她回月宮，那裏也不能安置醉人，而且把她交給誰照顧，何況這樣辦法，都似乎太寡情了，好在自已住在這裏，只可教她暫且到房裏休息一下，等稍清醒再行送她回去，想着就喚過堂倌簽了賬單，這次就算他自己給自己餞行了，當時扶着璞玉，搖搖晃晃的走上樓去，喚茶房開了房門，把璞玉扶到牀上，睡倒，一面叫茶房買來水菜，放在一旁預備，又怕萬一有朋友闖來，看見不便，就吩咐茶房無論有誰來訪，都回覆說出門去了，又自鎖上房門，自己坐在樓上，吸着紙烟，眼望璞玉，心想世上的事真是變幻無方，好像暗中，有鬼神撥弄似的，自己本想只和璞玉筵前一聚，便各自東西，從此天南地北，不相聞問，那知她在席上鬧酒，竟吃醉了，如今更睡在我房裏，這真是意想不到的餘波，可是自己該怎麼呢？既已戀她二年，結果毫無成績，今日這段鏡花水月的因緣，已到了終結的末日，而她反而落到我的身邊，現在看着美人橫陳，好像正是上天賜給的機會，使我了却宿願，也不枉這二年的苦心，但又一轉想，自己有生以來，向不作勉強的事，俗語說，向人討來的桃子，吃着終有三分烟火氣，我對她二年來一貫的保持純潔，又何必

在這將別之日，把自己人格弄低了，罷罷，我還是坐待她酒醒，送她歸去，使這一張白紙，不着一點污痕的好，想着就又斟了杯茶，向桌旁屋角，搜尋出許多張新舊報紙，自躺到沙發上，靜心凝神的看報，因為恐怕自己意志不堅，或者搖動，就守着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的法兒，力自抑制，不向璞玉瞧看，過了很大工夫，忽然一陣心血來潮，頭兒一暈，就依稀睡着，璞玉那裏本是醉了，但這醉是自己故意造成的，精神上却還有所系念，故而雖睡也睡得不久，到半夜便自醒了，但精神還自恍惚，眼睛並未張開，以為睡了只一霎工夫，心裏知道是在情人房中，相愛的他必然在旁看護，又料着他既久戀自己，今日自己居然睡到他的房中，直是暗示把身體報答他了，他當然能懂得這暗示，少時必然要盡意溫存，我且仍裝睡着，等待他發動好了，那知過了好久，房中仍靜無聲息，自己反覺口燥舌乾，渴得難忍，只得徐徐睜開了眼睛，她向房中看看，靜悄無人，還以為他把房間讓給自己，上別處借宿去了，繼而發現他睡在矮沙發上，把報紙蓋住了臉，心中方覺安貼，就悄悄溜下床，向桌上摸摸茶壺，尙還溫熱，就輕輕斟了一碗飲下，看見盤中放的許多水果，知道爲自己備的，這時正用得着，便拿了個橘子，回到床邊坐下，徐徐剝着眼，望報紙遮蓋下的人，心想今日自己故意喝醉，睡到他的房中，就是準備把一切供獻給他，任其所爲了，但是他何必如此不識情趣，竟而守着我空度良宵，這是什麼原故，莫非他空戀了我二年，空作了那些表示，今日竟然突變心腸，不愛我了，又莫非因這些日我的態度冷淡，惹得他的心腸灰冷，再也出不起

熱情了，想着心中猶疑，而又忐忑，又念到今日自己費了許多周折，担了許多驚恐，造成這個局面，爲着何來，若把良宵如此虛度過去，自己既報不了他的恩，也攔不住他的走，而只空担了醜名，留了劣跡，那真太冤枉了。如今我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好把他喚醒，說明心事，還了這樁孽債吧，想着便要立起向前走，但心中忽然亂跳起來，望着他又覺發怯，正在遲疑，忽見王小二先生手兒一動，似乎睡醒，要拉去面上的報紙，璞玉不知爲什麼，突嚇得心慌意亂，竟霍的倒到床上，仍裝着睡覺的樣兒，同時聽得報紙嘩的一響，王小二先生打着呵欠，似乎立起了身，漸漸走到床前，璞玉知道他正瞧着自己，心裏儘跳，面上却好似綳不住要笑，過了一會，忽聞他哈哈笑道：別睡了，起來吃橘子啊！璞玉猛悟自己才剝開吃過兩片的橘子，還放在床邊，暴露着自己已醒的證據，再裝睡也沒用了，何況臉上笑意也已隱藏不住，在腮邊唇角現露出來，向他笑了笑問道：我醉了不小的功夫吧，方才醒了，口裏乾得難過，起來拿個橘子吃，才見你也睡着了，王小二先生點頭道：我只望着看報不自覺的睡了，你的酒氣兒都消了麼，說着看看手表道：已經兩點半了，璞玉假作失驚道：喲，怎到了這時候，可真糟了，王小二先生道：你是恐怕回家太晚，不好說話麼，真對不起，我打算在前半夜喚醒你的，却不知怎麼自己也睡着，現在只好趕快叫輛汽車，送你回去，說着就要往外走，璞玉喚住他道：等等兒，王小二先生怔怔的道：再耽誤不更晚了麼，璞玉聽着，心裏忽涼了半截，只得說道：反正已經晚了，就再耽誤會兒也罷，我還有此頭暈呢，王小二先生聽

了，才坐在沙發上道：「那麼你就再躺下歇歇兒，璞玉無言，就斜倚在床欄上，心裏十分難過，自思和他這一段糾纏，只是因為他對我想思太好，情義太深，才逼得我今日背夫負子，忍恥含羞的到他這裏來，可是他怎麼竟變了態度，裝癡作傻，滿不理我的碴兒，就以這時候說，難道他不知道是個機會，看不出我的心腸，怎倒毫不戀惜，只打發我走呢？看情形大約他真的不愛我了，男子的心真靠不住，只是我這一場何苦來呢？想着又傷心，又生氣，直忍不住要哭，王小二先生見她不肯便走，留下又不說話，只自發怔，也是因為近日感情作用，把璞玉看低，忽想起自己前日曾贈她的餽，她當時沒受，只說到臨別時再說，現在自己竟忘了給她，真怪他藉詞逗留了，想着就即從大衣口袋內，取出個紙包，放在床頭道：「這是我送你一點紀念，今兒可該收下了。」璞玉見他這樣舉動，更覺難過，只想他待我怎這樣冷酷，難道以前的愛情，就銷得如此乾淨，想着只有望着他點頭，又俯首發怔，半晌沒說出話來，王小二先生也默默無言，仍坐回原處，在這內心緊張而表面冷靜的空氣中，過了一會，忽聽外面甬道上的大鐘，鏗鏘的響了三下，王小二先生似乎從夢中驚醒，立起說道：「三點了，我可以給你叫車去了吧。」璞玉一聽，他簡直是下了逐客令，想到自己怎樣為他，竟落得如此見待，可再忍不住了，鼻頭一酸，眼圈一紅，就淚如泉湧，嗚嗚的哭起來，王小二先生正在驚愕，那知璞玉只哭了兩聲，便突然止住，用手帕將淚拭乾，霍地從床上跳下，一聲不哼，就向外走，王小二先生大吃一驚，急忙上前拉住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一唱荒雞覆巢悲燕子 重尋故轍薄命認桃花

話說王小二先生見璞玉哭着要走，知道事情不對，當然自己有地方誤會她了，忙趕過去把她攔住，叫道，你這是怎了……爲……爲什麼……璞玉掙扎着道，不爲什麼，你放手，我走，王小二先生這時由她的態度上，已覺察她憤恨的原因，是因爲自己辜負她的好意，心裏由悟生悔，由悔生愧，霎時把熱情都勾回來，那肯放手，更用力把她按到沙發上坐下，璞玉是走不脫，就舉手掩住臉兒，王小二先生忙跪到她跟前，拉着她的玉臂，自怨自艾的叫道，璞玉，我真糊塗該死，你這一走，我才明白，我太屈枉你的心了，親愛的，你別生氣，我給你陪禮，璞玉聽他明白得居然甚快，自己說話，就替把心裏委屈訴將出來，心想你倒是怎樣，一陣糊塗，一陣明白，都快把人氣死了，你這時才懂了人事，說了人話，不是誠心作踐我麼，想着方才忍住的淚，重又簌簌落下，奪開了手腕，搖頭說道，你不用跟我說話，我今兒才算認識了你，千不怨，萬不怨，只怨我自己作人太下賤，行事太沒臉，完了，咱們就頂到這兒，說着看見床上的紙包，又切齒發恨道，好好，你算把我看了個透，我是一個賤貨，只認得錢，認得首飾，今兒就爲取這個來的，取到手就該走了，你怎麼倒不放手，王小二先生見她實是動了真氣，更把她的心思完全明瞭，只得萬分的抱歉的苦苦央告，親愛的，我實是該死，太委屈你了，只求你看着咱們這二年的交

情，多原諒我，事到如今，都實告訴你吧，我只是因爲太愛你了，可是你一直使我失望，在這二年裏，你可想我受了多大痛苦，最後實在忍受不住，才在前兩月對你說明心事，並且告辭南返，那時你居然竭力挽留，我心裏才又生了希望，就好似一個落水的人，被人揪住頭髮，拉出水面，覺得可以得救了，但你的救我，只作到這個限度，再不肯向上拉，而且漸漸對我冷淡，我又像一點點向下沉了，直到最近，我覺得你沒有真救我上岸的意思，才決定自己索性沉下去，尋個痛快的死，就又向你告辭，定期南歸，那知你非但不留我，而且連一點惜別的意思都沒有，你想我生氣不生氣，難過不難過，再加你加緊給我錢行，好像趕走我心靜似的，我現在已明白完全誤會了，你可是只爲這點兒誤會，我就把你的意思全看了，親愛的，你細想想，可以原諒我吧，璞玉聽他這一訴說原因，不由想起過去的一切，感到相識以來，實無一事可對知己，而現在這件事，造因也在自己，並不能怨他，心裏只已軟了，又見他跪在面前，滿面的慚愧，更自矜持不住，就長嘆一聲，拉着他道，咳別說了，反正不是冤家不聚頭，你快起來，這是什麼樣兒，王小二先生望着她道，你可原諒我，不生氣了，璞玉淒然道，咱們這件事，提不到原諒，若說原諒，還不知誰該原諒誰呢，今兒我本是來求你原諒，可是你不肯原諒，這時候兒，又叫我原諒你了，說着忍不住，嘿哧一笑，但笑着眼裏又流下淚來，王小二先生這才立起，替她拭淚道，今天我承認腦筋昏亂，好似變成混虫，在你上這飯店來的時候，就該說明白，可是我糊塗，看到你喝酒的時候，更像把心思全露

出來，我怎麼還迷着一竅，滿不理會呢，這還不算，到你喝酸要上我房裏歇息，就是半傻子也可以懂得了，我居然一點都不醒悟，直到這時還氣你呢，難爲我還作過大事，慣替人家運籌帷幄，得過智囊的綽號，今天是怎麼了，莫非腦子被藥舖偷去，配了兔腦丸，璞玉聽着，不由破顏一笑，推着他道，你得，你不用再罵自己，王小二先生道，豈止要罵，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痛打一頓，我真是笨牛……璞玉將拭淚的手帕，掩住他的嘴道，夠了，過去的事，何必再提我該走了，你還是給我叫車，王小二先生聽了，猛然一怔，張手作勢道，你怎麼又說走，莫非還恨着我，今兒萬不能走，你走我就得死，璞玉睜圓了眼兒，望着他，抿嘴笑道，爲什麼呢，送君千里終有別，我給你餞行，已經餞了一個整夜，還要陪到什麼時候，我就是一直不走，坐到明天，你不是也得走麼……哦，莫非要我送你上車站，那倒可以，王小二先生聽着，忽然發起怔來，默默無言，沉思許久，猛握住璞玉的手叫道，親愛的，咱們得斬釘截鐵的說幾句話，憑着這二年的交誼，我要求你不許欺瞞，不許害羞，誠實的回答我，璞玉點頭道，我既到了這步田地，還有什麼害羞的，你問吧，我絕不隱瞞，王小二先生臉上正顏厲色，但口內低聲說出了一句絕對和正顏厲色相反的話道，今天你替我餞行，是不是另外還有別的意思，璞玉聽了，才問了句甚麼別的意思，我不懂，王小二已自搖着手道，我不該這麼問法，親愛的，這樣說吧，譬如我早能明白你的好心，方才也陪着你喝醉，一塊兒睡了，到這時你怎樣想呢，璞玉臉上一紅，王小二先生忙道，你方才已答應我不害羞，不欺瞞

了，咱們這樣交情，又到了這樣地步，還有甚麼礙口的，璞玉聽着，忽低下頭去，半晌才顫聲說道：這不用我回答，你自己可以想得出來，憑你待我的情義，我怎樣報答你也是應該，王小二先生點點頭，又道：你這種意思，是在約定給我餞行的時候，就有了吧，璞玉這時雖然感得萬分羞澀，但因王小二先生這委婉的問法，來得非常聰明，使她易於答覆，就赧然默默點頭，王小二先生這才完全證實了對璞玉的想像，明白她果然不是無心的人，今日實是前來報答知己，自己太誤會得對不住她，不由心中感動，握住她的手，又道：譬如我早能明白你，也沒有孤負你，那麼今天過去，明天怎麼樣呢，璞玉悄然答道：我只盡我的心，至於以後怎樣，那就在乎你了，王小二先生道：我啊，你既盡了你的心，以後的事，還能由我麼，你也不想我是爲什麼要走，如今你既屬於我了，我怎能倒拋下你走呢，璞玉微笑道：你先別認真，我還沒真的屬於你呢，現在你依然可以走的，王小二先生搖頭道：我只怕走不得了，璞玉望着他道：怎麼呢，王小二先生搖頭道：你何必明知故問，想了我以前爲什麼要走，就明白我現在爲什麼不能走了，說着手撫璞玉肩頭嘆道：二年來的相思，到今兒才得到你不肯走，好不易啊，過去的不談吧，我二年來只夢想這一天，你也未必不和我一樣，現在我們演作一回向來盼望的夢了，璞玉聽了，不由又心慌體顫起來，但已到了這個境地，自知不能再作矜持，只忸忸着推開他的手，低聲說道：你是……：……：看天都快亮了，我出來時候已經太大，方才留着不走，是爲着教你明白我的心，免得再誤會下去，現在已說明白了，

我就好比這房裏的一件東西，已經屬你所有，你何必忙在這一時呢，再說你又說明不再回南，往後的日子長了，教你舒心暢意的時候儘有的是，這時我心懸兩地，慌慌亂亂，你何必……說着低下羞紅的臉兒，向他懷內一碰，又微語道：「傻子，你等了二年，怎又等不得一兩天？我覺得這一天是該特別鄭重的，你明白吧？」王小二先生當然很明白，在這時放璞玉歸家，徐圖後會，才是正理，但心中都有些捨不得，怔怔的道：「你說的很對，不過我這時心裏飄飄的，好像你一走了就不會再來似的。」璞玉笑道：「這不是傻話，祇要你不走，我就永遠是你的人，隨你呼喚，明後天可以向館子告整天的假前來陪你。」王小二先生還有留戀不捨之色，想了想才道：「好吧，就依你，可不要後天明天來吧。」璞玉道：「看我的機會，只要能來，還會故意墩你你的心急，難道我就是沒事人兒麼？」王小二先生這才出去打電話，替他叫汽車，等了一會，汽車來了，便送她出門。王小二還要上去伴她到家，璞玉竭力攔阻，王小二先生只得看着她上車，飛馳而去。璞玉走在途中，這才顧得思想家中的事，料着小雛雞必已代為送信，現在回家，就照着那謊話行事。料想丈夫不致疑惑，回去在家中睡上幾個鐘頭，就起身出門，到館子再告假一天，就去飯店給他個喜出望外，那才更有趣兒。想着汽車已到了她住的巷口，璞玉不敢教鄰人看見自己的闊綽行徑，發生議論，就吩咐停住自己下車，就走入巷口，到了家門，雖然心中有恃無恐，但想到這一進去，就要和丈夫見面，還得昧着良心說許多謊話，不由又生慚恐，遲疑一下，才舉手拍門，她料着丈夫必然正在甜睡，

總得等會兒工夫，那知只拍了兩下，街門便已開放，開門的正是她的丈夫，璞玉心中一跳，失聲叫道：「你怎麼……：還沒睡麼？」她丈夫面色慘白，不知是因爲失眠，還是因爲別故，顯得十分頹喪，聞言只點了點頭，並未說話，讓璞玉進門，便把門關上，自轉身向房裏走去，璞玉看着情形有異，心中懷着鬼胎，隨他進入房中，兩個孩子正在睡得香甜，床上一邊的被，尙在摺疊如故，想見丈夫並未沾枕，又回頭看看丈夫，見他仍是那樣神情慘淡，怔怔立着，一語不發，璞玉可有些忍不住了，就裝着驚訝問道：「怎麼你到這會兒還沒睡，難道沒給送信兒來？」她丈夫擠了擠兩隻無光的眼，淡淡的道：「你說甚麼，誰送信兒？」璞玉失聲叫道：「莫非說缺德小雛雞騙了我，可是不能啊，我明明看着她出門的，說着又向丈夫解釋道：『我們館子裏同事小雛雞，因爲昨天是她娘的生日，白天沒工夫，約我們晚上去吃酒打牌，我惦着家裏，不願意去，她許着給挨家送信，我實在駁不開情面，只可跟着去了。』小雛雞讓我們打着牌，她就出了門，過一點多鐘才回去，說把信兒全送到了，那時不過十二點多，我才放心在她家玩了一夜，難道她沒到咱家來麼？」她丈夫點頭，璞玉暗罵小雛雞真靠不住，滿口許着我，到底給誤了事，她必是和什麼小情人鬧昏了頭，只顧自得其樂，把我的事忘了，只得對着丈夫罵小雛雞這荒唐鬼兒，怎麼單把我家給忘了，害得你一夜不得睡，還不定怎樣懸心，真正缺德，我今天上班，非得臭罵她一頓不可，她丈夫似乎信了璞玉的話，倒向她勸道：「這也是難免的事，半夜裏送信慌慌忙忙的，就許落下一家再說，咱們住得又偏僻，

你何必罵人家，我夜裏也沒什麼着急，只是納悶，恐怕你出了什麼事，可是家裏又有孩了，不能出去找你……說着停了一停，又柔聲說道，你這一夜也乏了，回頭還得上館子快睡吧，璞玉見他似已信了自己言語，稍覺放心，就伸了個懶腰，脫鞋上床道，你也該歇着了，她丈夫方應了一聲，猛聽得外面又有人叩門，璞玉方自一怔，她丈夫已走出去開門，璞玉在房中聽得門外是女子聲音說話，入耳甚熟，心中一跳，便跳下床穿鞋，跟了出去，還未走到院中，已聞大門外是小雛雞的聲音，正高聲說道，大姐夫你還沒睡麼，是等我大姐吧，大姐在我家呢，今兒是我媽媽生日，請大姐及別位同事吃消夜，打小牌，大姐已打了半夜牌，怕家裏不放心，我來送信兒來，大姐不回家了，到時候從我家就上館子……璞玉聽着，幾乎把一顆心跳出喉嚨，只恨沒有數丈長的手，能把她的嘴掩住，心裏只叫小要命鬼，你怎到這時又來顯魂，什麼送信，直是送我忤逆不孝了，這時已無力再向外走，立在院中，只聽丈夫開口問道，你是才從家裏出來吧，璞玉正打着牌麼，小雛雞道，可不是剛出來，大姐今兒還是好體面的手氣，正連着坐莊，贏了不少的錢，大姐夫準不白熬夜，等着分她的喜錢吧，接着便聽丈夫稱謝道，多教你受累，進來歇會兒，小雛雞道，我還得回家照顧不進去了，她丈夫忽然笑了一聲，高叫璞玉，你出來瞧瞧，來了客人，請人家進去坐坐呀，這一聲把小雛雞驚得天旋地轉，璞玉更似當頂中了一雷，但在這時頭腦已昏，顧不得多加思索，只想事已敗落，丈夫那裏已把隱情給揭破了，目下只可先把小雛雞支走，自己再承受

以後的磨難就向前挪了兩步，走到門前，小影壁旁露出上身，小雛雞已看見了她，驚得口張目瞪，木立如癡。原來小雛雞這次誤事實，在非出本心，只因她也恰巧來了知心小情人兒，鬧得昏昏迷迷，一時忘了璞玉的事。及至下班，又去赴情人的約會，前赴旅館，在爲雲爲雨，憐我憐卿的當兒，把自己的姓名都可以忘了。又何況別人的閒篇，但是到了一枕夢回，心地稍清，才忽然想起璞玉，覺得受人之托，怎可不忠人之事，不由着急起來，想璞玉既然也是去會情人，必然在外面停眠整宿，此際雖已天明，他必仍未回家。於是叫醒情人，說明原委，自己起身，直奔璞玉家去，却不料弄得陰錯陽差。這時一見璞玉露面，就明白自己惹了禍，立刻變了顏色。璞玉却對她揮手，令她快去。小雛雞沒法，只得轉身而去。璞玉丈夫聽得脚步聲響，又叫道：「請進來坐坐兒，別走啊。」小雛雞一聲不哼，只顧跑了。璞玉垂頭喪氣，回到房中，丈夫隨着走入，坐在椅上。這時欺騙之局已完全發現，無可彌縫。二人都感到沒話可說，默默坐着。璞玉在這時知道自己無論百說什麼，無論說得如何圓滿，丈夫也不會信了。她丈夫自然也明白璞玉設此騙局，必是已有了不忠於自己的行爲，但是看情形她與小雛雞曾經同謀，又何以弄得這樣陰錯陽差，敗露在我的面前，真不解是何原故。而且由於璞玉隱情的敗露，給她丈夫的難過，恐怕比璞玉本身還加十倍。兩人都低頭愕着，過了很久，她丈夫忽然和聲說道：「你還不睡麼？」璞玉應了一聲，却因喉嚨乾澀，聲音發不出來。她丈夫又道：「小雛雞準是跟你開玩笑，該送信的時候，她偏不來，等你回來，她倒來送信兒。」

這分明是教咱倆犯心思拌嘴，她算白費了，我還信不過你麼？璞玉一聽丈夫的話，立時打了個冷戰，明白他絕非由衷之言，他並不是傻子察悟度理，定然早斷定我這一夜在外面的行爲，可是他居然忍住了氣，反倒替我解嘲，這可見他若非已決定忍氣吞聲，不追究我的行爲，便是心中另有打算，只想先把眼前僵局解開，想着心中一面覺得他可憐，一面又有些害怕，當時不知如何答應是好，怔了一會，仍沒說出話來，她丈夫却走過牀邊，推她倒下道：你怎還怔着不睡，少時孩子醒了，一吵你又睡不成了，璞玉眼裏流着淚，才說出一句話道：你也不該快睡會兒，她丈夫聞言，就倒在牀上道：我這不是睡了，說完便翻身閉目而睡，雖不知他是否真入了夢鄉，却一直沒有動彈，璞玉千迴百轉，往復思量，心中先痛恨小雛雞，繼而又想不能怨他，自己若不作出軌的事，小雛雞任如何荒唐，也誤不到我的身上，過去的且不必再想，只想以後該怎樣處置吧，又想到丈夫的可憐，他自結婚以來，對我忠實愛護，數年有如一日，尤其在殘廢以後，更像我非常抱愧似的，甘心自己忍苦受屈，不知怎樣給我安慰，代我勞苦，雖然家庭生活，由我擔負，但是夫婦不能不講實利，若從情義上說，他對我關懷之深，用心之苦，實非我這點贖養的力量，所能補報，可以說平常我就有些對不起他，今天這種事，明明騙局已露，他居然忍氣吞聲，不加究問，反倒替我下梯，他是爲什麼呢？是恐怕和我翻臉決裂，我將不養活他麼？決決不然，他素常很有志氣，不會爲着吃飯穿衣，就甘心戴綠頭巾，我想他必是想到自己是殘廢兒，已不配爲我所愛，我在外

和他人發生關係，好像是應該享受的幸福，自己不配干涉，他果然有這念頭，豈不太可憐了，回想他當初失目，就勸我自圖生路，不要管他，是我指天誓日，把他勸得回心，才照舊共同生活，直到今日，現在我作出這樣的事，惹他如此傷心，怎對得住當日的誓言，璞玉想着，一陣良心發現，不由冷汗遍體，再看看兩孩子，更覺中心如刺，自想丈夫雖然殘廢，我雖然生計貧苦，但是這家庭却是極幸福的，我怎忍把這幸福家庭給毀了，罷罷，什麼是情，什麼是愛，只有結髮丈夫和親生孩子，才是真正永久的情愛，旁的都是邪魔冤孽露水姻緣，我從此收了心吧，幸而今夜在旅館懸崖勒馬，沒有作出錯事，還容易和他斷絕，等着丈夫醒來，我就披肝瀝膽的把實情都告訴他，自誓改悔，丈夫料想可以原諒我，然後向館子續幾天假，不出去作事，他那裏見我隱藏不露，必然認我又耍了他，一氣仍回南方，我拚着落個對不住他，只求保住這個原有的快樂家庭也罷，想到這裏，又瞧瞧她丈夫，見他閉目睡得正酣，面上平淡得看不出，一點感情，不由想到王小二先生對待自己的熱烈，他那熱情時時由眼光中射將出來，似乎能把人融化了，可憐我的丈夫，却永遠給不了這種刺激，他瞀着雙目，一舉一動只顯着蠢笨麻木，常使我一陣陣的感覺不快，至於爲甚麼不快，我却向未細想，今日方明白這不快，就是自己勉強着不使發生的厭惡，但是我怎麼說對丈夫厭惡呢，不過這是實情，我對於丈夫，好像一切都是把不忍二字作基礎的，自他初次殘廢，我因不忍棄他，才把這家庭支撐下去，以後在外面常和男子接觸，也因不忍使他傷心才竭

力保持自己貞操，再仔細想，就連這個幸福家庭，我也是因爲不忍想到不幸福，方勉強認作幸福的，其實我對於丈夫，時常盼望他安樂舒適，却不大願意同他接近，每次接受他的解勸，也是因爲不忍教他感覺冷淡，才勉強裝作喜悅敷衍着他，可是每次他到我近前，我總是熄滅了燈，或是緊閉着眼，由此推想，我的對她，只由不忍二字維持直到今日，不特愛情早已沒有了，而且反有着似乎害怕的厭惡這樣的局面，我即使今日對他懺悔，勉強對付過去，從此以後的日子，我可能永久忍耐，直到老死麼，倘然有一日我不能忍耐，再想王小二先生，他早已走了，那時我又那裏去再尋這樣的知心人，豈不要後悔死麼，這樣一想，又發了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的癡想，覺得王小二先生不可輕放，連帶覺得對於丈夫的懺悔，也似乎應該再行考慮，但是丈夫方才雖然對我寬容，不究好像可以含混下去，其實只怕不然，他表面上越是含忍，越可以看出心裏的癥結，我若不對他切實解釋，這事絕不能就此了結，內中潛伏的危險，終有一日要爆發的，可是要對他解釋，就得把實情都說出來，正式懺悔，並且用行爲表示我的決心，才能得他的諒解，若只用上虛言蒙哄，不但沒有効力，反恐更增加他的氣憤，但我若只顧了他，就要把情人失去，心中實捨不得，這可怎麼好呢，璞玉想了半天，才做個折中的主意，就是暫且不對丈夫作甚麼表示，少時到了上班時候，仍舊出門，却不上月宮，逕去訪王小二先生，把夜中發生的事告訴他，請他給拿個主意，他是有學問有見識的人，也許都替我想個兩全的法兒，如其不能，他也可以明白

我所以和他絕斷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以後不致再怨恨我，我由他那裏回家，再對丈夫懺悔，也不爲晚，可是只要能有有些微就全的辦法，不能放王小二先生走的，我現在很知道他關我終身苦樂啊，璞玉主意打定，想小睡一會，那知神經又興奮起來，睡不着，勉強躺到九點多點，便自起來梳洗，又照往日一樣給孩子作熟早飯，再進房中，見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已醒了，正在吵得紛亂，璞玉替孩子穿了衣服，撫愛一會，便對丈夫說，今天本想告假不上館子，只因有熟主，願定座請大客，掌櫃的從昨兒就叮囑今天早去照應，所以不能不去，但也只去半天，晚飯前準可回來，說着又似有意似無意的向她丈夫說了句，我還有話對你說，言外表示今天所以早回，就爲着對他說話，她丈夫聽着，只點點頭，也沒答言，璞玉就出了門，走在街上，本想先到月宮告假，但又怕遇見小雛雞，必然詢問夜來的事，自己那有心去浪費口舌，就在街上尋了家熟識店舖，借電話打給月宮掌櫃，言說自己身體不爽，請假一天，打完電話，就坐車直奔北盛飯店，到地方下車，入門上樓，到了王小二先生房間，推門直入，這時王小二先生不知是已經睡醒，還是一直未睡，正躺在床上看當日新送來的報紙，一見璞玉突然而來，初覺詫異，繼而想到昨夜臨別之言，以爲她先期赴約，不由欣然，握住她的手，叫道：你居然來了，回去沒睡麼？璞玉坐在床邊，望着王小二先生，不由把滿腹辛酸，都由眼中發洩出來，王小二先生見她流淚，大驚叫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璞玉擺了擺手，教他不要說話，自己拭乾了淚，才把清晨歸家後的種種遭遇訴說一遭，又淒然道：我的景

况你是早知道的，只有我的真心，還對你隱藏着，事到如今，我也顧不得怕你笑話，只可都實說了，我本是有夫之婦，不應該和別人發生關係，可是你待我情義太重，教我沒法不報答你，這個進退兩難的題目，真把我困住了，從我和你認識，就在這難題裏打轉，璞玉又接着說道：頭一次你對我說要回南，我就明白你的意思，當時留住了你，自然心裏有番打算，可以說我的心早已給了你了，倘然我丈夫不是殘廢，我絕不致猜疑許多日子，惹得你第二次又要走，只因他太可憐，好像我若作出不好的事，他絕沒法對付，我才更不忍欺侮他，可是我只顧對他不理，就成了一無情，所以近日你的難過，我也很明白，兩下夾攻，真把我的腸子都摔碎了，直到昨天，我才省了這心意，一定不讓你走，一定報答你的情義，所以借着餞行的名兒，又吃了些酒，故意來到你的寓所，可是我絕沒想到你竟對我已寒心，以致我在這床上睡了半夜，你並沒有理我，到我醒時，咱們才把心事揭破，你也允許不再走了，我也許着以後常往來，因為天已亮了，你就雇汽車送我回家，那知我回到家中，才曉得同事的小雛雞，並沒給我送信兒，害得我丈夫坐等了一夜，他自然又疑心，又生氣，我只得說說解釋，才把他說得信了，不想小雛雞竟在這當兒又跑了去，她不是跟那個客人去開房間，鬧昏了頭，直到睡醒了翻身覺，猛想起我託付的事，也不看是什麼時候，就跑到我家，把昨天晚上的話，改到今天早晨說，弄得駝唇不對馬嘴，她送了我的忤逆，就自走了，我丈夫便再糊塗也明白我是欺騙他，既然一夜不歸，又造了許多謊話，當然是在外面作

若不拋了丈夫跟我走，就得捨了我保全丈夫，除此以外，沒有第二條道兒，說到跟我走的話，方才咱倆都已知道不該，你一走，留下殘廢丈夫和嬌弱兒女，讓他們都餓死麼，當然你不會這樣心狠，即使你肯作這樣狠心的事，我還不敢娶你這樣狠心的人呢，這一條既不能走，你除了保全家庭，還有什麼法兒，現在不管你怎樣，我是決計回南了，不過你和丈夫已有裂痕，在我走後，你必須設法解除他的疑心，好恢復原來感情，你若再在外面作事，你丈夫必然仍是疑心，可是你不作事，怎樣餬口，俗語說，解鈴還是繫鈴人，你的困難由我身上所起，我當然還得替你解除，說着就把存摺和圖章遞給璞玉，又接着道，這錢數不多，只有七百上下，好在你家用度節省，想^{以是}持一年半載，你拿回家去，就辭脫月宮的事，老實住在家裏，不要出門，日子一多，你丈夫自能解^疑，恢復愛情，到這筆錢花完以後，你再出來作事，就可以風平浪靜的下去，我敢誇口，以後沒有第二個我，任憑公子王孫，也不會搖動你的心，你的家庭也永遠保全了，璞玉聽了，只是落淚，半晌才搖頭道，你只替我想了，你怎樣呢，我到底還得瞧着你走啊，不，我不能要你的錢，也不能教你走，你得另想法子，這樣不成，王小二先生道，你不必管我，男子比女人心胸寬得多，現在我離開你，也許傷心，但等我回到南方，也許立刻另交上別的女人，把你忘了，璞玉明白他是故意說這硬話，以解自己的纏綿，方要開口，王小二先生又接着道，你不要說謊話，方才說過，只這一條路兒，難道你忍心把丈夫孩子都害了麼，如若不忍，就得依我，我也明白你覺着對不過我，捨不

得我，可是誰教遇到現在的難題呢，你得向寬處想，我還可以許你一件事，在我走後，每隔一月，必給你來信，報告我的行踪，倘然有這一天，你遇着意外變化，需要我的時候，你一去信，我便隔着千山萬水，也一定趕來，現在你且莫感情用事，沉心細想一下，璞玉聽了，果然低首仔細思量，覺得他所言實是唯一可走之路，知道他所說都是極正之理，也是唯一可走之路，但只想到他從此一別，後會無期，雖然他許着日後聞喚即來，那只是一句空話，他若走了，又那容易重來，何況自己到甚麼時候，有什麼理由召喚他呢，這樣一想，直覺此別茫茫，就是百年長恨的發端，心中難過得有如刀絞，璞玉雖然未與王小二先生發生關係，但是精神寄托，却已根深蒂固，平日尙不自覺，這時才覺自己的魂兒，久已附到他的身上，他若走時，自己的魂兒也跟着去了，留下這半死不活的軀殼，以後日子如何挨受，她想着猛拉住王小二先生，也說不出什麼道理，只撒賴似的叫道，不成不成，我還是不成，你要走就先教我死，我死了，口眼一閉，任什麼也看不見，管不得，倒能心安，若教我眼巴巴看着你走，我……我反正不成，說着又哭起來，把存摺圖章拋出老遠，王小二先生只得握着他的手，柔聲勸解，又苦口開導，費盡唇舌，直說了將兩點鐘，璞玉本來在理智上早承認了他的辦法，只於感情上不能自制，經王小二先生宛轉陳說，她的理智又漸漸戰勝感情，想到自己既不忍拋棄家庭，隨他南去，便能忍心拋棄，他看我居心狠毒，也不會要我，所以只可退而保全家庭，但要保全家庭，就絕不能再和他來往，除了讓他去，還有何法，再說憑他

的身分人品，愛到我這樣的女招待，已經是自輕自賤，不過還可說是情之所鍾，不好自己，如今再教他落個誘拐有夫之婦，和破壞家庭的醜名，他自然不肯，我又何忍逼他作壞事，毀他的人格呢？璞玉想着，明白已到山窮水盡之境，但終不忍由自己口中說出決別的話，只流淚發怔，王小二先生料着她已經想通了，就把存摺圖章拾起，仍交給他道：「得了，你也不必再難過，總算咱倆緣分太淺，才有這種波折，只可大家都想開些，但盼上天見憐，咱倆也許還有見面的日子，璞玉聽着已在抽咽，這時竟忍不住的哭出聲來，舉手捶着床說道：「你不用哄我，我明白，你這一走就算永遠完了，那還有見面的日子，咱們打開鼻子說亮話，我以後除非丈夫死了，才能叫你回來，我不是咒我丈夫，他也許死在我後頭，也許到六十歲才死，那時我都成了老婆兒，你早把我忘了，就是不忘，請想你還肯爲一個老婆兒，千里奔波的回來麼？」王小二先生道：「這倒不然，世上事變化難測，只要有緣，就許很快的如了你我心願，而且我敢發誓，無論過多少年，只要我不死，一得你的呼喚，定然飛奔了來，即便你變得又老又醜，我依然像現在一樣愛你，若有一字虛言，叫我這次回南，就死在路上，現在咱們把話都說盡了，你留戀也無益處，快帶着存摺回去吧，就誤工夫大了，怕你丈夫更加疑心，再生意外的事，親愛的，我不留你了，璞玉怔怔望着他，知道事局已定，無可留戀，自己是應該走了，但腦中一轉，又不可立時便走，淒然說道：「我出來時對家中說到月宮上班，並不忙着回家，咱們這一會兒的廝守了，你還忍心催我走？」王小二先生忙道：「我不是催你，

是怕你……：璞玉接口道，你不用怕，我今兒定要在這裏賴一天，到黃昏才走，王小二先生道，我當然不願你走，能多廝守一時，是一時，不過你自己估量着，別再爲這個惹出是非，璞玉搖頭無語，立起身來，踱了幾步，忽伸手將門鎖上，又轉回身，望着王小二先生報報的一笑，伸個懶腰，重倒在床上，嘴唇微動，似乎要說什麼，却沒說出來，如此數次，才招手向王小二先生叫道，你來，王小二先生坐到她身旁，璞玉又叫他相對倒下，王小二先生見她神情甚怪，心中也有些醞釀，但又怕自己揣度錯了，不敢突然開口，又靜默着待她發言，無奈璞玉的話，好似非常難說，只見臉上一陣發紅，一陣發白，半晌才低聲說道，咱這就要分手了，王小二先生點頭，璞玉又道，可是你爲我空費了二年心，到底還是一場空，如今就這麼走了，我實在太對不住你，我想……：我想……：說着似乎不好意思，明言口吃了一陣，才竭力抑制羞澀，接着說道，今天早晨我曾許過你的，咱留個永遠紀念罷，說完羞得閉上了眼，手慢慢的伸過去，王小二先生握着她的手，望着她羞紅的臉兒，不由心中一陣淒慘，却不覺裸裎對她，也只感到可憐可嘆，却絲毫不感到傷心，就嘆息着說道，親愛的，你的心我很明白，很感激，你可要知我的心，我愛你這些日，雖然出於純潔的愛情，可是也未嘗沒有額外的希望，你有這番意思，我當然十分情願，可是我想今日是最後的見面，明天就各自東西，何必在今日還造這種孽緣，留這種污點，再說不管是你的貞節，我的人格，反正咱們已保全二年了，何苦在這最末的一天又破壞了呢，你應該明白，我絕不是推托，

我的心永遠是愛你的，璞玉接口道，你說的理兒我全懂，我也知道你說的全對，我……心裏另有一個意思，可是說不出所以然，只覺着咱們今兒留個紀念，日後我心裏還好受些，再說你方才許我的話，我還不放心，覺着非得有這麼一回，你才能真永遠記得住我，說着見王小二先生似將出言辨解，忙伸手掩着他的嘴兒，叫道，不許你說話，不許你講理，我早知道你的理對，可是我只覺非這樣不得心安，你現在除非明說討厭我，我就不勉強了，若是你還愛着我，那就……咳我的罪也足夠了，在這眼看分手的當兒，你何忍還傷我的心，不給我一點安慰呢，王小二先生聽着，知道自己的理性已制不住她的感情了，再解釋仍必無效，何況自己抑制感情，懸崖勒馬，本也出於勉強，這時聽璞玉說得堅決，明白她這堅決的態度中，隱藏着無限熱烈的衷情，悲哀的血淚，不由被她感動得軟化了，又加以前所見的璞玉，只於表現穩重大方，明快真摯等的美點，今日却初次領略到她的嫵媚風情，嬌羞儀態，俗語說，情人眼裏出西施，他素日愛慕璞玉，既已刻骨鑄心，譬如蝴蝶本就戀花，再放出豔色幽香，蝴蝶豈不更要發狂，所以王小二先生已完全屈服在璞玉意志之下，這時璞玉見他也默默無言，只癡視自己，由那眼中的情光，便明白他也不能忍禁了，不由粉面潮紅，猛把手帕掩着臉兒，王小二先生笑了一笑，便去揭那手帕，璞玉格格笑着，不許他近前，就互相調逗起來，以下情事，就不堪究詰了，璞玉只爲一念之生，要對王小二先生報往昔的恩情，留別後的憶念，所以又多結了這一層孽緣，論起來本是出於真

情發於至性，並不能與淫奔並論，但那知由這事上，竟又生出絕大岔頭，她本來要保全家庭，任從王小二先生回南，才有這臨別的一番依戀，不料由這番依戀，反而破壞了她的家庭，而且她因決定和丈夫百年廝守，才有和王小二先生這一番短時纏綿，那知由這短時的纏綿，竟就誤了和丈夫的百年廝守，真是世情轉燭，變化迷離，教人好難測度，璞玉若不多這番事，依着王小二先生的話，早早回家，以後的意外風波，便可沒有，只爲她珍重別前之聚，欲留去後之思，流連不行，只說自己既已對丈夫說過，至暮方歸，又在月宮告過了假，大可安心在此留上半年，家中和餐館，絕不會有意外的事，那知天下任何圓滿的事，也隱伏着缺陷，任何完整的牆，也有透風的虛隙，璞玉自昨日由餐館請假而出，只有小雛雞知道原故，但她並沒對人談講，館中同事，因璞玉向不曠職，還只疑他臨時有什麼事故發生，雪蓉和璞玉素日情意相投，更爲關心，詢問櫃上，只知道她請假回家，却不知何事，雪蓉就猜想或是她的丈夫和兒子有人害病，甚爲罣念，到了今日早晨上班，又聽說璞玉來電話告假，雪蓉更覺納悶，等小雛雞來時，向她詢問，小雛雞雖然深知底細，但因夜裏給璞玉誤了大事，惹了大禍，心中非常懊喪，如何再敢洩漏她的祕密，就來了個搖頭不知，雪蓉因不得要領，想到自己素日受璞玉照護，今日她家中有事，怎可不去探望一下，就在午飯過後，館中清閒的當兒，出來直赴璞玉家中，到地方一叫門，璞玉的丈夫出視，雪蓉先說明自己是誰，隨問璞玉姐姐今兒又沒上館子，可是病了，我很不放心，所以前來探望，璞玉的

丈夫本已對璞玉蒙着疑心，這時一聽他的話，知道璞玉並未到月宮上班，又騙了自己，心中一打轉兒，便不露聲的點頭道：「對了他倒是有點小病，不過現在她出去看大夫了，沒在家，多謝你惦着。」雪蓉聽了，覺得璞玉既能出門，當然沒有重病，甚爲寬慰，但因她未在家中，有些失望。這時璞玉的丈夫又讓她進去坐，雪蓉道：「我還有事，不想進去了。」璞玉的丈夫道：「你們館子裏今兒忙啊？」雪蓉道：「今兒分外清閒，只上了幾撥散座，我才能勻工夫出來，您告訴姐姐，教她安心養着吧，再歇一天也不要緊，說完就告辭而去。」璞玉的丈夫更明白璞玉所說，今午館中有人訂座請客的話，也是虛謊，當時氣得手腳冰涼，也忘了對雪蓉道謝，聽她走遠，就自回至房中，不管那兩個孩子，任他們在院中玩耍，自己坐定尋思：璞玉在外面定已交結上他人，她的心當然完全變了，我絕不能怨她，本來她一個年輕輕的女子，守着我這樣殘廢丈夫，已經太覺委屈，何況我還累她受苦受氣，支持這份家庭，況且璞玉在外作事，日和男子交接，所見的任何男子，也比我這殘廢人可愛，這原怨不得她，何況在我初患失明之時，就不願連累她，勸她早自爲計，是她不忍相捨，才對付着過了幾年，本來男子受女子的餒養，是件顛倒的事，如何能夠長久，她能維持到今日，已經是不容易了，而且夫妻之間，本要愛情爲繫，莫說我以七尺之身，倚賴妻子生活，本就不該，即使我並不殘廢，能和常人一樣的贍養家庭，若知道妻子有了外遇，和自己情愛已斷，也應該早作快刀斬絲之計，萬不能隱忍因循，使雙方多受痛苦，妻子的心，已給了別人，只勉強留住她的身體，

有甚麼意味，何況我起初本因璞玉深情可感，只得體貼她的心，作這倚賴生活。現在看出她屢次三番的欺騙，而且她的同事小雛雞把謊話說穿以後，她竟無一語慰我，反又騙我說上餐館，實際又是去會情人，這樣看，她實已厭棄我，更無絲毫情意了。我本是個可厭的人，對她絕無怨恨，只是事到如今，我怎能還在這裏討她的厭，只可仍照舊時主意，自己走開，好教她得過清靜日子，享受人生應享之福，也補償這幾年被我連累的困苦。他想着主意已定，但一想到孩子，又有些猶疑不忍，怔了一會，忽然立起，自語道：這倒不用我關心，璞玉終不會待錯她親生孩子的，我便不走，對孩子也沒甚麼好處，再說璞玉向來眼力甚好，這次在外面結識的情人，必然是個有身分的，我走後，璞玉也許嫁這個人，孩子就得到第二個父親，倒許比跟着我還好呢。他想到這裏，立刻覺得無事無礙，但終對孩子有着骨肉之情，一想到從此分離，再無見日，也不禁心如刀絞，就出到院中，抱起兩個孩子，撫愛一會，又向鄰院一位老太太托付了一聲，言說自己要出去買些東西，托她照看孩子，這本是常有的事，那老太太一點不疑心的答應了，只囑他快些回來，他含糊着說去，不大功夫，他們的娘也快回來，說完回到房中，向璞玉的梳頭桌上尋着一塊畫眉用的燒了一半的軟木塞，當作筆兒，向牆上寫了幾個大字是我去了，永不再回，你從此自由，莫以我爲念，底下也沒署個名字，就擲下那軟木塞，揚長出門而去，可憐那兩個孩子，還當他父親是出去給他們買糖果，又那知是生離死別，在這一眨眼的當兒，就已變成孤兒了，按下這裏，再說璞玉

在旅館中，和王小二先生纏綿到日落黃昏，兩人把傷心話都說完了，眼淚也流夠了，王小二先生見時已不早，勸她回家，璞玉却因從此一別，更無見期，覺得戀戀難捨，不忍即行，幾次立起要走都不自主的遲留下來，最後見已到了約定回家時候，實在不能再挨留了，才對王小二先生說了許多珍重的話，才掬着一付破碎的心，實行分別，王小二先生並沒向外送，璞玉也明白他是恐怕被人看見那淚眼愁眉，不好意思，故而把房門作爲訣別的界限，璞玉走出房外，忽又轉身探進頭兒望着王小二先生，王小二先生錯會她的意思，趕過按着了她的正頸，接了一吻，璞玉倒不是要這最後的安慰，在吻後悄然說道，你明天一定走麼？王小二先生向房中看了看，搖頭道，我不能等到明天，這間房子，自從你來過以後，已變成傷心之地，我若再住到明天，一定要發狂的，所以一刻也不能再留了，你前腳走我後腳也跑，璞玉木木然道，你也……：……跑上那裏去，來得及麼？王小二先生道，晚上九點鐘前，還有火車，南去北去都有，我也許先上北京住兩天，再趁通車回南，也許今天就趁南行車一直南下，璞玉道，你收拾行李，得很大工夫，那裏趕得及？王小二先生苦笑道，你想我還有心緒帶這累贅東西，我只空身挾隻皮包就走了，這房裏東西，只可送給茶房，璞玉聽了，明白他精神所受打擊過深，連帶怕透了這發生痛苦的地方，急想逃避，覺得既無以留他，更無以慰他，兩人只怔怔的對望了一下，王小二先生揮了揮手，璞玉也點了點頭，都明白這樣黯然相對，徒增苦痛，不如遠行，但口中都沒了說話的力量，璞玉又望了他一眼，才慢

慢的縮身退出，把門從外面掩上，這一扇板門，從此就變成萬重雲山，永遠把他們隔斷了，璞玉迷迷惘惘，昏昏沉沉，直不知自己怎麼下的樓，怎麼出的旅館，和怎麼坐上洋車，怎樣回到家裏，直到看見自家的街門，才明白回到家了，急忙收攝心神，下車打發了車子，又在門外站了一下，想要在進門以前，暫且驅除心頭的悲哀，恢復平時的神色，好進去和丈夫見面，她深知丈夫雖然瞀目，但是耳朵好似兼行了眼的職務，照樣能聽出他人心情，而且還有早晨的磕兒，進門就得對他懺悔一切，更是一件難堪的交涉，璞玉一想，便覺發慌，立在門外，遲遲不入，正在這時，忽聽院內有小孩哭了起來，聽着便知是自己的幼子，再忍耐不住了，只得走入院中，便見兩個孩子都在院內凍冷的地上坐着，也沒個人照顧，似乎兩人爭奪一件玩具，大的把小的惹哭了，璞玉忙抱起幼子，問那大兒道：你們怎麼在院裏凍着，不進屋去，你爸呢？話猶未完，只聽對面南房中的老太太答了話，說道：大孀子回來了，你們先生早就出去，托我照管這兩個孩子，他臨走只說就回來，到這會還沒影兒，我在院裏看了半天，因為該作飯了，才進屋裏洗菜……璞玉聽說丈夫出門甚久，心中一跳，並沒聽見那老太太絮叨的話，就問道：他們爸爸幾時出去的，幹什麼去了，那老太太道：他只說買東西去，吃過午飯不大功夫就走了，璞玉聞言，更自驚詫，只謝了那老太太一句，便抱着小兒，領着大兒，回到房中，這時天已黃昏，院內尚有微光，房內已黑得看不見什麼，璞玉一面爲丈夫擔心，一面又想着丈夫既出去甚久，當然沒作晚飯，這兩個孩子，還在餓着，便哄

着小兒，放在床上，自向桌上摸着了火柴，去點那煤油燈，點上之後，還未及看到牆上，孩子們便鬧起餓來，璞玉因向來兒女飲食，都由丈夫照顧，自己很少經手，這時一看房中沒有現成的飯，孩子們要得又急，現作已來不及，只得仍把孩子抱着一個，領着一個，出去購買，又向院隣老太太托付一聲，才出門向鄰近街上買了些饅首熟菜回來，教孩子在床上吃着，她又上廚房去取熱水，見火爐已然滅了，摸摸爐沿冰冷，明白丈夫必然出門很久，心中思索，他向來未曾拋下孩子，獨自出門，今日不但改了常態，而且去得如此其久，這是什麼原故，莫非還是爲着早晨的碴兒，璞玉想到這裏，心中轟的一跳，想到丈夫若是爲早晨的事，負氣而出，可就沒有好兒，恐怕他一去不返，但又轉想自己和他已是七八年的夫妻，他又何致如此決絕無情，何況還有兩個孩子，即使我有什麼不好，他也該看個青紅皂白，再作道理，何況我早晨出門時，還許着回來有話細談，他總不致這麼鹵莽一走，再說他瞎着眼睛，又能走到那裏呢，璞玉想着，覺得丈夫不致有意外行動，少時便可回來，心中稍寬，就自劈柴生火，但她久已不弄這些事，摸什麼不是什麼，弄得兩手烏黑，兩眼薰得流淚，方才把火生着，煮上了水，就回到房中先向盆中洗了手，却無意一仰頭兒，瞧見迎面牆上模模糊糊黑了一片，璞玉還以爲自己眼光被烟薰得昏花，發生幻影，急忙取了條毛巾，把眼拭了拭，再向牆上看時，果然有兩行大字，寫得濃淡不勻，欹欹斜斜，急忙奔到近前，仔細念了一遍，猛覺自己所最担心的事，竟而真發現了，頭頂轟的一聲，幾乎跌倒，伏在桌上，急得暫

時失了知覺，及至稍一清醒，便忍不住要哭，方一抽咽，那知先把床上的孩子驚得哭起來，她只得強忍着悲哀，哄住孩子，坐定一想，自己果然棋走一步錯，弄得滿盤都是空了，現在丈夫負氣而去，他那樣孤介脾氣，那樣殘廢的身體，有何處可去，只看他留的字兒，並不露一點怨恨，倒好像抱歉走得不早，直是特意犧牲自己，好使我自由，他恐怕此去要自殺吧，璞玉想到這裏，立刻心慌意亂，不知怎樣是好，既而覺得當前最要的事，應該急速出去追尋丈夫，便也顧不得多想，忙走出又向院鄰老太太說了許多好話，托她照顧兩兒，便直奔出門，走到街上，無目的好跑了半晌，才醒悟天津偌大地方，丈夫又沒個準去處，自己這樣亂跑，怎會恰巧尋着，但雖知無處可尋，却又不能不尋，只有盡人事聽天命，此後結果，暫時就不敢想了，她又尋思到丈夫既有自殺之虞，自殺最簡便的辦法，就是投河，於是逕向附近河邊走去，她心想最好上天保佑，教丈夫此際正在河邊徘徊，尙未跳下，自己去了正好一把拉住，她却沒細想本地的河流溝渠甚多，她丈夫便是投河，也未必恰好選定這條河，即便選定這條河，還有上下流之分，未必她尋到的地方，即是丈夫投河的地方，然而她仗着一股急勁兒，竟奔到了河邊，只是冷冷清清，荒荒落落，更無一個人影，她沿河走了一會，借着岸上燈光，眼望沉黑的水流，耳聽滔滔的水聲，幾乎想自己也投身而入，圖個心頭清靜，但一想到兒女，知道自己這投河的資格也沒有，只得收起這個念頭，又在河邊轉了一會，終尋不着丈夫蹤跡，她也明白自己是在刻身求劍，徒勞無功，又加河上風寒，承受不住，

只得轉路走入街中，她還迷迷惘惘的，一進街內，認得是每日常走的一條馬路，是由家中赴月宮必經之途，她這時並沒想到月宮去，但脚下却似認準了熟路，不知不覺的走到月宮門前，看見月宮的門面，心方突然清醒，自思我上這裏來作什麼，便想退步，那知被她的同事小白斜看見了，由門內叫了一聲，璞玉無法，只可進去，這時正在上座兒的熱鬧時候，璞玉對小白斜點了點頭，也沒說話，便走到樓上，樓上因是雅座，較為清靜，璞玉也不知自己要作什麼，心裏只存着尋覓丈夫一念，向裏走着，只見小雛雞由一間雅座內走出，她一見璞玉，立即趕過，面上現着愧色，叫了聲姐姐，璞玉已怔怔的問道，你看見他麼？小雛雞忙問她是誰，璞玉却已覺悟自己問得無理，搖着頭不言語，小雛雞見璞玉面色蒼黃，神情狼狽，想到早晨的事，以為自己誤事惹禍，使璞玉家中生了大風波，她才這般光景，不由誠惶誠恐的，道：姐姐，我實在該死，誤了你的事，不過我實在一時忘記，你可……她才說到這裏，忽聽背後有人叫着，姐姐跑來，璞玉回頭一看，却是雪蓉，她走到近前，拉着璞玉的手叫道，姐姐，你可好了，怎麼又來了呢？我不是對姐夫說，你可以再歇一兩天，我們替……璞玉未待她說完，已大驚說道，你說什麼，你對誰說教我歇一兩天，雪蓉道，我對姐夫說啊，璞玉應聲道，姐夫，你幾時見着他，雪蓉道，就在今兒午後，我因惦記你，到你家瞧看，趕上你沒在家，姐夫出來說你上醫院看病去了，我問明不是什麼大病，才放心回來，璞玉聽了，立刻明白了前因後果，前有小雛雞的送信遲誤，揭穿了我的謊言，後有雪蓉這番陰錯陽

差的問候，更證明了我的欺騙，丈夫焉得不負氣傷心，棄家出來，看起來這件禍事，固然由於我自己不好，但也算是她二人成全的，世上背着丈夫，和人幽期密約的多了，雖然終久難免披露，但有幾個像我這樣，壞事還沒真作出來，已經得了作壞事的慘報，若不是他們二人何致如此，但也不能怨她們，這總是我命中該受這番逆運，只是從此以後，我心中怎麼忍受，日子怎樣過度啊，想着不由心焦意亂，又加終日未吃什麼東西，方才又經奔波，精神耗乏，急得一陣頭眩，就自暈倒，幸而小雛雞在旁扶住，未曾傾跌，這時雅座中又鈴聲亂鳴，催促上菜，小雛雞和雪蓉急得對瞪白眼，還是小雛雞有主意，先和雪蓉把璞玉摻入更衣的小室，放在小床上，她自行按摩叫喚，一面叫雪蓉出去，托別位同事代為照顧客人，雪蓉出去了一踰，須臾回來，見璞玉已自醒轉，小雛雞替撫摩胸脯，低聲慰問，璞玉直着眼兒，怔了半晌，才嘆了口氣，雪蓉忙問道，姐姐，你怎麼了，我瞧你好像有事，璞玉不由沖口說道，我的家已經散了，都是你們二位成全的，現在我算沒了路兒，小雛雞聽了，心中尚有些薰料，雪蓉却是摸不着頭腦，瞪眼驚惶失色的道，姐姐這是什麼意思，我會……璞玉接口道，這也不必提了，其實怨不上你們，只是我自作自受，雪蓉仍是納悶非常，堅詢是怎麼回事，小雛雞道，大姐這時精神不好，你別儘問他，聽我告訴你，就先把自己替璞玉誤事詳情說了，又接着道，方才我從姐姐話裏都聽明白了，大概因為我的誤事，已教姐夫生了疑心，今天想是姐姐又出去看那位朋友，却對姐夫說到月宮上班，這謊話本不會弄穿了，只

爲你一時殷勤，去瞧姐姐，又把謊給揭了，你想姐夫還有個不吵鬧的麼，這全是咱倆惹的禍，看姐姐的樣兒，家裏必然鬧反天了，這可怎麼好？璞玉哼了一聲道：你猜錯了，吵倒沒吵，只是人已氣走了，現在還不知他是死是活，我拋下孩子，自己出來尋找，可上那兒找去啊？雪蓉聽了，自覺非常的難過，又替璞玉去着急，不住搓手頓足，小雛雞却只怔了一怔，忽而冷笑道：好大氣性，居然就這麼走了，我看見過多少年青力壯的男子，白瞧着老婆結交情人，只爲賴衣求食，也都忍下去了，我們這位姐夫，瞎着兩隻眼，還生這種氣，啊啊，你也多於着急，隨他走上那裏，在外面餓上兩天，嚐嚐滋味，就會明白家裏現成茶飯多麼好吃，自然夾着尾巴回來，璞玉搖頭道：你說的是你們胡同裏那種沒人味的男子，可不知道他的脾氣，骨骸着呢，素日就不願累贅我，今天鬧出這樣事來，我只怕……他沒有眼目，當然無處投奔，可我怕要尋死啊，雪蓉聽了這話，驚得遍體生寒，只想自己陰錯陽差，把璞玉害得不輕，倘然她丈夫真的死了，自己豈不担着一半干係，小雛雞聽着，却不理會，只微笑着問道：你想他真會死麼？璞玉道：那可保不定，小雛雞笑道：我看他若真的死了，倒算有趣，姐姐也算逃出來了，我早就替你抱委屈，憑這樣一個人，嫁給失明的瞎子，還得苦修苦業，養活着他，實在委屈透了，我若是你，還等到今天，早就趕跑他了，不錯，世上女的養漢，本是常事，可是得養個情心樂意，真是個俏皮小夥兒，就割肉給他吃也成，就憑他那瞎摸合眼的德行呀，姐姐，你趁早想開些，他死了正是你一步好運，世上好男子多着呢，嫁誰不比瞎子

強何況現在就有一個要好的這不是正趁了你的願麼？璞玉聽着她以前的話，却覺不入耳，及至聽到末了，猛然心中一動，想到丈夫無論是走是死，反正他既負氣而出，絕不復歸，這是可以斷定的，我以後的光陰，只有托庇於王小二先生了，倘若再沒有他，我準得悲苦淒涼傷心而死，可是他曾說今晚即將離津，我總得通個信息，挽留住他，固然丈夫現在生死不定，就去另投別路，太不應該，可是他今晚就要走啊，倘再把他放走，這世界上那還有我一個親人呢？想着便要先打個電話，但又想打電話還不如自己親身去，就掙扎着立起，雪蓉問他上那裏去，璞玉道：「現在我來不及跟你們說，明兒再談。」小雛雞却似明白璞玉的心理，也不攔阻，也不詢問，直送她下樓，由後門出去，璞玉自己走了，雪蓉還滿心悵惘牽掛，只念叨着大姐可怎麼好，我真替她愁死了，小雛雞道：「你這不是聽鼓兒詞掉眼淚，枉替古人擔憂，這又算什麼？」雪蓉道：「還說不算什麼，咱倆把璞玉姐害到這個份兒，你不覺得虧心啊？」小雛雞撇嘴笑道：「什麼，咱倆害了她，你別糊塗了，我看咱倆正是救了她。」雪蓉驚訝問道：「怎麼……」小雛雞道：「你想，他跟着一個殘廢丈夫，到那一日才能熬出來，再說她的脾氣又特別，不肯像我這樣自己開心找樂，好容易交上個王小二先生，又畏頭畏尾的，沒個決斷，容說有了情人，沒享着樂兒，倒遲遲疑疑，啾啾咕咕的，受上氣了，如今好容易得着上天保佑，教她丈夫忽然掛了火兒，自己走了，這不正是璞玉的好運氣呀？她還怕她丈夫死了，我看正盼他死了才更乾淨，從此璞玉身體得了自由，能嫁了那王小二先生，說不定立

刻就是太太，就是不能，任她站在馬路上，閉着眼隨便摸個男人，也總是個有眼的啊，再說拋開男人，她還去塊累贅物兒呢，雪蓉聽了，覺得小雛雞的話，也算有理，只是心意太狠太冷了，頗不以為然，但也沒和她駁辯，其實小雛雞的主張，在她的立場上說，却也並非無理，因為小雛雞自從初開知識，便落在這下等社會之中，度着放縱無檢的生活，以肉慾為愛情，以金錢為交易，更不知還有不為人才相貌所限，超乎金錢以上的愛情，至於家庭兒女種種維繫限制的力量，她更是夢想不及，所以她的論調，與璞玉的思想，格格不入，即是習染未深，良知尚在的雪蓉，也聽着刺耳，這且不提，且說那末路窮途失魂喪魄的璞玉，由月宮出來，走了幾步，便喚洋車坐上，直奔到北盛飯店，到地方一直上樓，尋着王小二先生住的房間，見房門開着一道微隙，有光從裏面射出，方覺心內一鬆，暗謝天地保佑，他居然尚還未走，但同時又想到自己原已決定和他永別，那知沒隔了幾點鐘，竟又來了，不由又有點淒酸，強忍着眼淚，預備進去拉住王小二先生，先痛哭一陣，當時一推房開，便走進去，起初還沒瞧見，只覺房裏好似變了樣兒，因為床是放在側面，他走進兩步，才看到床上，只見床上躺着一男一女，中間放着烟具，隔開兩個頭兒，但下面四隻腳，却互相糾結，璞玉眼中本含着淚，房內又有烟氣迷濛，她還沒看得真切，只瞧個大致輪廓，就氣得幾乎跌倒，心想原來王小二先生也是這樣的人，當面說了那些精誠的話，我才走開，他竟弄來別的女人，燒爛取樂，還說沒有我就不能再在天津住下去，真哄得我好，我為這樣的人鬧得家傾人

散可冤枉死了，那知正在這時，那床上的女子已然瞧見了她，突然坐起問是誰的對面的男子也跳起來，瞧着璞玉，璞玉才看出這男子不是王小二先生，但還不肯信任自己眼睛，舉手拭拭眶中蘊淚，再一細看，這男子是個五短身材，滿面油光，確確不是自己情人，立刻悟到自己莫非走錯了房間，不由滿心羞愧，偏那床上坐的女子，是個暗娼，新把那男子勾搭上手，正在施展誘惑工夫，履行竹槓政策，要求他代買首飾，還未說完，初見有女人闖入攪局，只疑是那男子的舊相好，不由妬恨交迸，及見璞玉木立無言，便又高聲喝問：你是幹什麼的，進來找誰？璞玉昏昏忽忽的道：這不是三十四號麼？那男子道：正是三十四號，璞玉吃吃的道：我找的人也住三十四號，白天還在這裏，那男子還未答言，恰有外面走進一個茶房，聞聽璞玉的話，就應聲道：你是找這房裏住的何二爺啊？他在前兩點鐘就走了，璞玉一聽此言，猛然頭上打個轟雷，似乎魂靈脫出竅外，在前後左右幌蕩，幸而心中明白，這是別人住的房間，勉強掙扎着沒有跌倒，怔怔的向茶房問道：他走了怎麼會……：……：他上那裏去了？茶房因素日常受王小二先生賞賜，見璞玉是尋他來的，又失望到這般光景，就很耐煩的告訴道：何二爺在天夕時候，便算清了這個月房飯賬，賞給我們二十塊錢，把他的行李箱籠，全存在我們這裏，只帶個皮包，就賃車上了東車站，也沒提上那兒去，看樣兒好像有什麼急事似的，他大概不久可以回來，東西都沒帶走啊，璞玉聽清王小二先生的行事，和對自己說的完全相符，心中便明白他確已刻不及待的離了這傷心之地，雖然

不知是直奔了山遙水遠的南國，還是暫遊於咫尺天涯的北京，但他總是走了，自己再也尋不到見不着了，老天真是有心作弄我這苦命人，把事情擺佈得這樣湊巧，我因為保全丈夫，才決心犧牲情人，那知回到家去，竟失去丈夫，反回頭來，又沒了情人在三點鐘前，我還受制於兩人之間，左右為難，誰想三點後，竟落得一個存亡不知，一個蹤跡全杳，只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，早知如此，我今日就不出門來見情人，還可以保住丈夫，情人也不致今夜便走，即便退一步想，我在離去這飯店時，若少說幾句傷心話，不問他的行期，他也許未必立刻生出逃避之心，或者能留到明日，我現在的命運就許改變了，而且我當時聽他說出當夜便走的話，怎不想他方在情懷懊喪，禁不住跋涉風塵，因而攔他一句，怎反而勸着他走，這不是被命運顛倒得自己往絕路上跑麼，正在這時，床上女子見璞玉儘在房中發怔，早不耐煩起來，大聲說道，該幹什麼趁早幹什麼去，儘在人家房間裏磨蹭，還磨得出第二個男人呀，璞玉聞言，這才悚然驚悟，急忙顛微微的退出，那女子又怪璞玉打攪了她，竟不說句道歉的話，就又不依不饒的罵閒雜兒，還是那男子見璞玉淚痕滿面，神情迷惘，知她必有傷心失意的事，就攔住那女子，暗示茶房送璞玉出門，璞玉到了門外，拭了拭淚，又問阿二爺是上了北京，還見回了南京，茶房說道，我不是告訴你，他說上那兒去麼，璞玉怔了一會，又問上北京和南行的車，已經開了沒有，茶房道，上北京的車，是八點廿分，南行車是九點十分，現在大概都開走了，璞玉聞言，看看手錶，見正在九點五六分之間，失聲叫

道這時南行車還沒開呢，茶房心中只盼她速行離開，以免纏繞，他本不知現在是什麼時候，聞言就順口應道：「可不是車還沒開，快去還趕得及。」璞玉也沒聽清他說的話，轉身就跑下了樓，出到飯店門外，高聲叫喊洋車，立刻來了一羣，她選了一個壯年車夫，便問兩分鐘可以趕到車站麼？那車夫自有年以來，也沒和鐘錶發生過關係，對於時間的知識，只以幾點鐘爲單位，連刻都不知道，何況乎分？但他爲攪生意，也不暇研究兩分是多麼長久，就答應包準趕得到。璞玉坐上去，一直不錯眼的看表，一面跺着腳催促快跑，那知表上的兩條細針，竟比車夫的兩隻粗腿跑得更快，這時更快得可恨，眼瞧着一分過去，兩分過去，須臾就到了九點十分，璞玉心中焦灼欲死，知道最後希望也已成空，但這時車已將近車站，遠遠看見車站上的大鐘，指到九點十分方過，遙聽站內火車汽笛直鳴，夾着哄嚷行動之聲，璞玉知道南行的車，已然開動，她這時並不想王小二先生或已在八點鐘早上了北去的車，竟決定他必在這南行車上，自己若早來一步，還可趕上，如今只遲了幾分鐘，耳中雖聽得載他的火車聲音，但最近在咫尺的火車，竟已不能停留，轉瞬就帶着他遠去天涯了，璞玉急得神經麻木，昏昏的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，任洋車拉他到了站前，停住，她無意識的下了車，掏出了一把錢，也不知是多少，就付給車夫，遂迷惘惘的向站內走去，到了柵門前，被一個路員攔住，要月台票，璞玉方才清醒，向他詢問南行車是否已開，那路員很簡單的答道：「才開。」璞玉怔了一下，只見由站內擁出許多人來，都是送行客人和腳夫等等，璞玉被

衝到一邊，想了一想，知道進站也沒用了，只得轉身走回，這時的心緒，直覺茫茫大地，沒處給自己安身，看着攘攘途人，誰也沒自己痛苦，走着忽然一部汽車從身邊急掠而過，幾乎撞着，璞玉就怨恨那汽車，怎不把我撞死，就是肢體碎斷，受到極大痛苦，也只一時受罪，口眼一閉，就算熬出來了，如今我的罪孽，方才開頭，到何年何月才能算了，這心裏的熬煎，比身體的病痛還難受得多，璞玉這樣羨慕死亡，但一想到家中兒女，覺得自己還是不配死，縱有百難千災，奇艱巨苦，也得挨受下去，無可逃避，想到兒女，便沒有別的路兒，只可仍回家吧，他坐上洋車，中途又發生一種希望，盼着丈夫萬一出去之後，竟得心回意轉，也像自己一樣的繫戀兒女，竟然而回，自己這時回家，或者丈夫已先我而在，那才真正是神佛保佑，我可要緊緊抓住他，痛哭一陣，再切實懺悔一番，求他原諒，從此我要洗心革面，作一個好妻子，再不外面沾花惹草，這一次可算管着滋味，甯死不敢再犯了，他這種希望，本是出於心理上的矛盾，她因為深知丈夫的性情，見他留字出走，料着必不復歸，才那樣驚悔絕望，以致變計去尋情人，作第二步的準備，及至又撲個空，她的心情又轉回丈夫身上，重生萬一之望，竟不想她丈夫的性情耿介，行事決絕，倒盼他或能歸來，前後思想，未免太不相符，但是到了這般境地，她若不姑作妄想，自慰須臾，又將如何呢，及至回到家中，一進門，自然把個妄想打破，丈夫仍然杳無消息，兩個孩子，却都在房中，小的業已哭得睡着，大的尚在哭喊着要娘，那位同院的老太太，尚能不負所托，守在旁邊，却已經不耐煩，嗷嗷說着

閒話，見璞玉歸來，又抱怨她去得工夫太大，只顧自己，忘了旁人還有自家的事，璞玉心中麻亂，那裏受得這樣絮聒，忙取出一塊錢，塞到她手裏，那老太太才喜笑顏開，道謝而去，璞玉還得強忍傷心，哄着大兒睡覺，那不知事的孩子，因素日都是父親代任母職，今日母親自盡本職，他反覺得奇怪，屢次詢問爹爹那裏去了，璞玉每聽到他問一句，就如心中被刺一下，好容易把孩子哄着了，她自己仍是坐了個整夜哭泣一陣，思量一陣，漸漸自己勸着自己，過去的事，已然全作錯了，這時便懊悔死也挽回不來，何況還不能死，如今只可看兩個孩子身上，且拋開過去，打算將來，可是將來如何辦法，現時精神頹唐，而且家中需人照料，其勢不能再到月宮作事，好在手中有王小二先生所贈的錢，可以暫供度日，只是至多用上一年半載，也就花盡，以後又該如何，又轉念現在不必想得這樣遠，只可且顧目前，想着就向懷中取王小二先生所贈的存摺，當王小二先生贈給她時，她因正在悲苦繫心，更沒注意到存摺內數目多少，連王小二告訴的話，也未入耳，這時因希望盡絕，以後的生活之資，會要依賴這個存摺，才想取出來看看數目，計算一下，那知伸手向懷中一摸，竟是空空如也，璞玉大驚，急忙向身上搜尋，向房中尋覓，那裏有存摺的影兒，她竭力回憶，王小二先生把存摺圖章，都用小手帕包好，塞到自己懷內，當時昏昏沉沉，也沒把牠在意，從旅館跑到家，又出去到月宮，又到旅館，又跑到車站，跑了許多路，若干地方，知道這存摺落在何處，有什麼法兒尋覓，再說當時既未看清存款銀行之名，連圖章上是何字樣，也不知

道，更無法向銀行掛失，眼見這筆養命的錢，就算丟得切切實實，乾乾淨淨，更無尋獲之望，不由急得兩淚直流，暗叫老天真會害人，把我撮弄到這般田地，還不甘心，最後又給這致命傷，簡直不教我活下去。我前生今世造的什麼大孽，何致遭到這般慘報，又痛恨自己過於疎忽，何以當時不把存摺收好，但是那時，一心都在情人身上，並沒以銀錢爲重，直到這時情人已去，才想到錢的重要，可是已經失了，璞玉又急又恨，直把頭髮抓亂，想要痛哭一陣，洩洩胸中鬱氣，無奈又怕鬧醒孩子，驚動街坊，只得強忍悲哀，定了定心，再作最後一步的打算，養命之資既已遺失，自己任是精神痛苦，意志頹喪，也得挨忍着仍出去作事，以爲餬口之計，這問題十分簡單，用不着怎樣籌畫，至於孩子，勢不能每日帶到餐館，只得拚着一筆津貼，託同院老太太代爲照顧，孩子的飢飽寒暖，當然不會舒齊，但也顧不得了，誰教他們父親走了，母親還得出去掙錢呢，只是想到他們父親出走的原因，又覺心碎腸斷，因爲自己作錯了事，竟帶累孩子失去父親，去受依賴外人之苦，真是對不住孩子，璞玉哭了又想，想了又哭，這一夜就在眼淚洗面中度過，到天明也沒合眼，次日早晨，她方打點兒女起床，預備去向同院老太太辦理交涉，那知忽覺一陣頭暈眼花，竟跌倒在床上，通身冷汗直淋，心中難過萬分，緩了半晌，才覺稍好，但再一立起，仍是照樣，這就因爲她向來思慮太過，昨日又受了多次精神打擊，心氣既虧，體力更傷，故而有此現象，璞玉知道自己已不能出門，雖然焦急，也已無法，只可安心將養，幸而身上尚有些許另錢，只好仍請來同院老

太太托她代備一日飯食，給了一塊錢；那老太太見他所付的錢，連自己的一日澆裹也有了，自然欣然答應。璞玉在床上將息了三天，已是囊空如洗，不得不掙扎起來，幸而身體已然稍好，就在第四日，把家事都托了那老太太去月宮上班，同事姐妹見她去了，全都迎着問候，因為這次小雛雞居然頗有道德，竟沒張揚璞玉的隱事，只提她在家害病，雪蓉更不會漏言，所以璞玉並沒受到譏笑，但是她自經這番風波以後，神經業已有病，無時無刻，總想着丈夫和情人，又掛念家中兩個孩子，常常精神恍惚，弄得乖謬百出，在這一天上工，就鬧了很多笑話，闖了幾件禍事，三號客人要的牛排，他給送到八號，八號客人要的蝦餅，她給送到九號，而客人對菜單上的菜，若有更改，必然弄得七亂八糟，這位客人不吃豬肉，換個板魚，她偏把豬排送上去，那位客人要個玉黍餅，吩咐煎得老些，她反而告訴廚房煎得要嫩，這位客人要葡萄酒，她給斟上白蘭地，那位客人要牛乳，她給送去咖啡，這樣鬧得客人紛紛責問，又給廚房添了許多麻煩，璞玉因屢出岔子，心裏越慌，腦筋越亂，一次打發走了一撥客人，她將許多件食具，疊在一起，要送到後面，那知走到樓梯口，忽聽窗外有小兒哭聲，她猛想起家中孩子，一走神兒，不知怎的，手腕撞到樓欄上，把食具全落在地，摔得粉碎，又一次給客人上茶，正把一盤湯端在手中，忽聞隔壁有人談話，說的是某處有汽車撞死一個瞎子，她悚然一驚，把湯直潑到客人身上，所幸那客人是個熟座兒，沒有惹起糾紛，事後才聽明那撞死的瞎子，是個算命先生，並非她那失蹤的丈夫，但是過失已不可挽。

回了，璞玉慚憤交加，自怨自艾，但精神終是迷亂，不由自主，如此兩日，鬧得錯誤百出，雪蓉等人替他着急，但也無法，只有竭力照顧，爭着替她作事，無奈各人自有職責，又如何照顧得來，何況璞玉又是個首領，負有一切指揮之責，旁人更苦幫助不得，至於櫃上，還看着她素日面情，沒有說什麼話，但璞玉心中却自覺下不去，想着拿人工錢，不能圓滿作事，反而闖禍，未免太已可愧，掌櫃雖暫時不加責斥，但絕不能長久忍耐，將來終要辭退自己，還不如早些識趣善退，省得多受一回恥辱，璞玉也知失了職業，生活立成問題，實在無可奈何，只得向月宮告了長假，算得了一月工資，還是掌櫃從寬恩賞，否則若要他賠償毀傷的器具，恐怕不但一錢不得，反要倒賠幾個呢，璞玉辭事回家以後，雖然得了修養，但長日寂寞，更苦牢愁，過了沒有半月，把工錢又花光了，只得售賣零星傢俱，給那打鼓的人，無奈她並沒有值錢東西，把房中賣的四壁俱空，也不過只得經旬溫飽，又加她住着三間房屋，房租欠了兩月，房東見她已經失業，又賣得一無所有，料着付不了欠租，就逼她立時交房，另尋居處，璞玉無可奈何，只得又賣去所餘幾件破爛木器，僅只帶着兩幅被子和兩個孩子，出離故居，移到貧民窟中，在雜院裏尋了一間土房住下，這種房子，好似是最下級的公衆性質，房租按日計算，每天十個銅板，付一天住一天，若有一日不付，那個收租的就住戶驅逐，另租他人，因為那收租人神氣兇橫，臉上又縱橫有三五處刀癢，顯示是人慣於動刀，以命為戲的惡棍，故而住戶雖然窮苦，却對他無不懾服，那收租人姓過，外號就叫過鐵，這過

鐵就是挨刀的代名詞，當然是住戶們恨極所起，璞玉自第一天搬入，看着過鐵的奇怪臉譜，就覺害怕，但過鐵對璞玉，却特別和氣，時常藉題搭訕說話，過了十多天，這一日璞玉早起，摸摸身上，僅存十個銅板，看看房中，絕對沒有換錢之物，兩個孩子從醒了就哭喊肚餓，璞玉因為房租要緊，不敢把錢去買餅，給他們充飢，只可強狠心腸，哄着孩子等待，其實她也明白食物不會從天而落，等到天明也無希望，璞玉自己，更從昨晚就是忍飢睡的，此際並不覺餓，只看着孩子，暗自抽咽，那孩子哭得淅淅沒了氣力，忽然過鐵來了，璞玉一見，急忙取出銅板，遞了給他，那大的孩子，一見又哭起來，拉住璞玉叫娘，你別給他，留着給我們買餅，璞玉急忙抱起孩子，哄着不令纏擾，那過鐵見了，似乎明白這十個銅板，必是僅有的錢，她母女尚在忍飢未食，就看看璞玉，掏出兩角錢遞給她，璞玉見這出名狠毒的人，突發善心，不由甚為疑駭，那敢收受，那過鐵却道：大嫂子，你收下吧，我知道孩子還餓着呢，誰家不是生兒養女，誰沒個馬高鐙短，你收下，等有錢再還我，說着就把錢遞到大兒手內，那大兒論起年紀，若生在富家之中，還未必能知飢飽，但他食貧居賤，磨練出聰明，已經和硃砂痣戲中年半百的員外，具有同樣知識，知道銀錢是好寶貝，好物件，能救人飢寒，只於還不明白能成就婚姻罷了，當時接到手中，緊緊握住，再不鬆放，璞玉雖知受過鐵這樣人的恩惠，實在有些可怕，但看着孩子，又覺不忍從他手中把錢重挖出來，真是人到餓極，甘食毒藥，人到渴極，甘飲鹽泉，璞玉只得謝了一聲，過鐵一笑，臉上刀癍都加深加長，却露出一嘴

的雪白牙齒，越顯得兇貓可怖，說了句這算什麼，就自去了，璞玉將就着喂飽孩子，又過了兩日，把過鐵給的錢，也都花完，連房租也付不出了，直愁得一夜未眠，到早晨，過鐵來時，只得向他哀懇緩期，過鐵聽璞玉一說，就點頭答道，大嫂你放心吧，這不算回事，房子雖然不是我的，可是這塊兒的房租，全歸我收，一共一百三十間，我只交一百二十間的錢給房東，餘下十間，就算我的工錢，你從此不用給了，這點小意思，我還幫補得起，璞玉沒話可說，只可道謝，過鐵又說了幾句閒話，便自走了，到了旁邊一家，恰值那家住着一祖一孫，也是付不出來，過鐵却毫無面情，睜着眼睛，罵了一頓，任那老人如何央求，終於驅出門外，還扣留下一件小褂，作一日房租的賠償，璞玉看他窮兇惡極的情形，心裏十分害怕，料着他對他人如此狠毒，偏對自己特別寬厚，這其中必有所爲，反正不會安着好心，只是自己窮到這般田地，若不肯受他的好處，惟有帶孩子到露天地去住，那又如何忍得，何況莫說以後，就算起已往欠他的些微情分，也沒力量償還呢，璞玉雖然自知危險，然而無法擺脫，只得爲着兩個孩子，暫顧目前，這真是俗語說的，武大郎服毒，吃也死，不吃也死了，幸而過了幾日，竟而平安無事，過鐵每天來時，總不向璞玉索要房租，只在門外閒談幾句，或者抱起孩子，哄逗一陣，若問知孩子還未吃飯，必把幾角錢塞入手中，不言而去，璞玉每由孩子手中接到過鐵的錢，就覺心跳體戰，但又沒法不用一恍又過了半個多月，璞玉生計更微，直要完全賴着過鐵生活，他若給幾角錢，就能對付兩餐半飽，他若不給，就得忍受飢餓，幸而

房租已然無形豁免，省却多少張羅，那知一日黃昏，下了小雨，璞玉哄着兩兒早早睡下，自己淒淒慘慘，在黑暗中坐着，可憐她這房中，雖然有隻破舊洋燈，但是多日沒經着油的滋潤，每夜都是黑影裏度過，這樣倒養成早睡覺的習慣，她也在黑暗中忍受慣了，這時她正在思前想後，似醉似痴，忽然房門一啓，由外面撞進了一個人，踉蹌的舉手亂摸，摸着璞玉，就哈哈大笑，坐在她的身旁，璞玉大吃一驚，聽着笑聲，知道是過鐵，又聞得滿鼻酒臭，顯見他是吃醉了，更加害怕，就叫道：「過先生麼？你怎這時候來了？」過鐵哈哈笑道：「這個下雨天，我怕你冷清，就來瞧瞧，璞玉明知他沒安好心，急得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謝謝你，我今兒很好，你請回去吧。」過鐵笑道：「我的大嫂，你就這麼狠，我是頂着大雨來的，你好意思教我走，說着嚶啾一聲，就向璞玉身旁挨擠，璞玉急忙躲開，蹣跚到地下，料着過鐵不會就走，因為房門還在開着，冷風直灌，怕凍着孩子，只得先把房門關上，過鐵一見，更錯會了意，就直向她身邊撲過，叫聲大嫂，你來咱們說說話兒，我打早就愛上大嫂這個人兒，只想同你親近，好大嫂，你只要跟我有心，往後什麼事都好辦，說着已拉住璞玉的手，璞玉掙扎不脫，又氣又急，通身亂戰，過鐵已拉她同坐在坑上，接着說道：「憑大嫂這樣人品，受這樣窮，我真可憐你，我這幾年也存下點錢了，別的不能，養你大小三口兒還總辦得到，大嫂你可明白我的心吧，怎麼樣，大嫂只要一點頭，我今兒就不走了，明天早晨咱們就搬家，離開這窮地方，我早給你安排下好房子，那裏有新置的桌椅板凳，還有隻木床，滿帶刻花的，我花十幾大塊買的，床上四

五幅三新棉被，還有一幅是麻葛面兒，你聽好不好，你只要去了，咱們馬上到市場量衣服，你點樣兒挑，我還許你，一年四季永遠吃精米白麵，不動一點雜糧，璞玉這時已急得頭脹欲裂，身上只管抖戰，却一點氣力都沒有，耳中根本沒聽清他說的話，只於心中却明白他來自處心積慮，圖謀自己，今日竟發動了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那過鐵又猛地抱住他的玉頸，用臉兒向她頰上挨磨，隨又接了兩個吻，璞玉已似半死一樣，昏昏沉沉，癱癱軟軟，任其所爲，過鐵更得了意，一手攬着璞玉，一手脫去脚下的泥鞋，全身躺到坑上，他也沒問好主人，就算自己把自己留下了，口中喃喃說道：我準教你享福兒，我的親寶貝，你就就轉運了，璞玉在昏沉中，被過鐵這一溫存，臉兒觸着他那凸凹不平的肌肉，猛想起他那怕人的刀癩，再加上酒氣薰蒸，口中噴出的惡味，真比六月中的糞坑還要難聞，又驚又惡，才悚然醒悟，想起過鐵這是來欺侮我，我怎能受他的污染，恰在這時，過鐵的手更不老實起來，璞玉就如一個胆小的人，遇見蛇蝎，由於厭惡過度，倒發生逃避的勇氣，猛然嗷的高叫一聲，兩臂亂舞，掙扎出了他的懷抱，過鐵想不到她竟有如此力氣，叫了聲親人，你是怎了，要又向她撲來，璞玉早已跳到門口，更不顧外面冷雨澆淋，直奔了出去，就向院中逃避，過鐵趕到院中，璞玉已無蹤影，這個院內住戶，本來都是無燈階級，又加陰雨天黑，沒有一點光亮，璞玉光着襪底，藏到院隅一個小茅棚裏，屏息不出，過鐵滿院亂摸了一陣，又低聲喊叫大嫂，你出來，咱們有話好說，璞玉那敢應聲，過鐵叫了半天，立在露天，身上被雨濕透，冷得難受。

大約酒也醒了，忽然頓足叫了聲好，又望空說道：大嫂，你好狠！我才知道你跟我沒心，完了完了，我走我走，說完就回到房中，穿上那脫在地下的泥鞋，重走出來，竟很體貼的把房門關閉，又立在院子中心，叫道：大嫂，我可走了，你快回房裏睡吧，我明白，憑我這份德行，也巴結不上大嫂，方才我是醉了，你招待我個酒後無德，別真生氣，快回房裏去，凍着不是玩兒的，說着就向外走了，璞玉把他的話全聽進耳裏，但還怕他是故意裝作走去，却藏在街門外，暗窺自己回房，再來施行強暴，就仍躲在原處，不敢移動，等了半天，街門外毫無聲息，却聽自己房內小兒似在夢囈中哭了起來，璞玉焦急無計，只得溜出茅棚，由黑影中一直跑到門口，猛然把門關上，插上橫拴，覺着過鐵再不能進來了，才回到自己房中，把小兒哄得睡着，想起過鐵方才見逼情形，不禁淚如泉湧，心想自己早知他非是好人，沒安好心，只爲着不忍兩兒飢餓，才勉強受他的恩惠，明知這恩惠，明是毒藥，吃下肚裏，終久要發作的，今日果然發作了，過鐵因爲我欠着多日房租，受了許多資助，所以有恃無恐，前來逼我，滿以爲馬到成功，可是我怎甘心受他污辱，天啊，我雖然曾經背負丈夫，成爲失節之婦，說不起什麼貞操，但我便再結情人，也得落稱心如意，若是相與過鐵這樣的惡魔醜鬼，還不如死了好哩，只過鐵受了我的拒絕，如何能夠甘心，今夜雖然走了，明日還不知如何對我報復，不必說有什麼惡行爲，就只向我討要欠租欠債，就沒法兒打點，這可怎樣是好，璞玉尋思無計，焦灼欲絕，想起自己落到此間的因果，不由痛自悔艾，自語道：我這是自作自受，遭

到報應，可是老天爺報應我也太狠了，以前和丈夫度日，何等快樂，偏我討厭丈夫替目，無端在外交結情人，以致落到這步田地，受着過鐵的欺凌，他的滿面刀瘢，比丈夫的一雙瞎眼，豈不更是可厭可怕，我甯死也不能從他，但有什麼法兒，能逃出手呢？璞玉直想了半夜，也沒辦法，結果只得把千災萬難，都付於明日，暫且求個一枕黑甜，百慮俱屏，到了次日，璞玉早晨被兩兒吵醒，見大兒手內拿着兩張鈔票玩耍，璞玉已好久不見此物，大驚取視，原來竟是真實不假的兩張一元鈔票，忙問是那裏得來的，大兒說他早晨初醒，便見這兩張票子在坑頭放着，璞玉心想，這東西不會從天而落，必是過鐵昨夜留下，只爲在黑暗中不能看見，故而今早方知，過鐵現在還用銀錢勾結自己，這自是意中之事，但是昨夜他吃了沒趣，失望回去，如何還肯留錢，由此一想，這錢未必是他有意留贈，或者無心遺落在此，也未可知，自己萬不可動用，等他來時退還爲妙，否則自己昨夜得罪了他，今日已難免凌辱，若再用他的錢，更要不了，而且也太無恥了，想着就塞在坑席之下，兩兒見了鈔票，都覺今日必得飽餐，不禁欣然鼓舞，說出各種食物的名子，要母親去買，璞玉看着孩子高興的樣兒，淒然淚下，只可強狠着心，空言哄慰，只不可動用那錢，過了一會，忽聽院中發現過鐵的聲音，在罵詈隔門住的縫窮婦高二嫂，好似因爲她給的十個銅板兒，有一個光面無字，過鐵認爲僞幣，逼她退換，但那高二嫂沒有餘錢，以致惹得過鐵大罵，璞玉聽着，知道自己的劫數也將臨頭，就像犯人將上法場似的，戰慄以待，須臾過鐵走到門口，叫聲大嫂，早

起來了，璞玉戰戰兢兢迎到門外，見過鐵滿面笑容，渾是忘却昨夜的事，點了點頭，就要走去，璞玉急忙叫了聲過先生，向坑席下抓出了那兩張鈔票，向他說道：這錢是你落下的，請拿回去。過鐵搖着頭兒，唧咕着眼兒，故作不知的道：什麼錢，我幾時……：……在那兒落下的，璞玉方欲說昨天夜裏的話，忽瞧見院中有人，不由紅了臉，低聲道：是吃醉酒忘下的，過鐵把頭搖得像播浪鼓似的道：沒有的話，我腰裏永遠不帶整塊錢，你弄錯了。說完就一笑而去，璞玉因過鐵不特不記昨夜的仇，使自己出醜，反而特別寬厚，不肯認他遺落的錢，藉相周濟，何況他留這兩元錢時，正在被自己拒絕以後，由此一想，就覺得過鐵這人真是不錯，自己倒有些對不住他，這就是婦人見識，禁不住一點小恩小惠，小忠小信，就要感情用事，把理智消失了，璞玉只爲過鐵未加凌逼，就忘却昨夜對自己的禽獸行爲，因着他不認遺失鈔票，就感到他的善心宏量，難得這樣細意慰貼的變着法兒相助，竟忘了他對旁人的兇橫情形。過鐵去後，璞玉沉吟了半晌，還是孩子鬧着要吃東西，璞玉只得把鈔票換了去購食物，莫說這幾幾兩元，若放在富翁手裏，還不夠一支雪茄的代價，但落到這破屋之中，使它生出許多功用，璞玉不但給兩兒各作了一套衣服，贖出了一幅棉被，還吃了幾頓豐盛的飯，使兩兒面色漸腴，精神漸長，璞玉看着孩子，就更感激過鐵。過鐵以後，一直保持向來態度，每來只說一兩句閒話便走，贈給兩兒的錢，也照舊例施行，並無間斷，夜間也不再來纏擾，璞玉因爲心中感激了他，漸漸消去憎恨之意，他面上的刀癢，因常見也不覺可

怕了，而且每日早晨過鐵若偶來遲，璞玉倒像有些惦记似的，縫着衣服，不時目望門外，似乎每日和過鐵見面的一句寒暄，已成了璞玉生活習慣中的一種刺激了，所以每逢他來時，聽着那漸熟的聲音，心中就慌忽忽的，不自覺的迎出門外，過鐵也似看出璞玉的心理，已不像以前那樣憎惡，就更自裝出老實規矩，但在無形中增加幾分親切對孩子給錢的次數，也漸漸加多了，又過了幾日一天有同院住的那個縫紉婦高二嫂，爲着給她的三歲孩子，在門口買了一盃米粥，吃過之後，應該付錢，才發現袋中的全部財產，都已被人偷去急得直哭，偏偏賣米粥的非常心狠，非立逼償還粥價不可，本來在這貧民窟中作生意，也沒法不狠，若稍具慈心，莫說賒出的賬，永世不能歸還，而且到處都有挨餓的人，花言巧語的騙吃東西，若是稍有不忍施捨給一個人，立刻就可以招惹來無數餓人，把販賣的當作賑濟品完全搶個乾淨，所以在這地方作生意，必得有殺人的狠心，即使看着一個人已經餓了七天，僅餘一絲呼吸這時只要給以一滴漿水，便可起死回生，也絕不肯爲救命破費這一滴漿水，這賣米粥的就是此中磨練出的人物，逼住了高二嫂不肯放鬆，那高二嫂說了無數好話，幾乎磕了頭，依然沒用，璞玉在旁看着未免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生出同情之感，恰值手中還有餘錢，就替她償還了三個銅板，這件事本來很小，住在這種地方，常爲一根柴禾打得頭破血出，不久還有人因爲爭奪一隻紙烟屁股，打架得出了人命，如今璞玉竟肯以三個銅板的巨資，幫助毫無關係的人，怎會不使同院的人奔走相告，驚爲異事，那

轟動的情形，直如社會上富人捐助十萬家資，興辦義舉，使衆人聽着又是驚駭，又是羨慕，而且氣憤他將偌大數目脫手給人，怎不分給我一點兒呢？當時高二嫂更是感激涕零，向璞玉謝了又謝，還覺無以爲報，隨到璞玉房中問她有什麼要縫連補綴的衣服，想要代勞，璞玉看看房中，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以外，連一條布絲兒也未必尋得出來，就苦笑着謝了她，高二嫂知道無可盡力，只得坐着說了會閒話，因爲高二嫂感激璞玉，不覺十分關切，就問起他的家世，璞玉只得答以丈夫出門數年，渺無音信，所以落到這般光景，高二嫂又問她帶着兩個孩子，如何過法，璞玉聽着猛然心中一動，想到今日全家生活，都仗着過鐵，沒有他的資助，恐怕早已死了，不過自己向來沒想到這層，今日經高二嫂一問，才猛悟過鐵的恩深義重，但這話不好告人，只可假說依仗親戚稍有周恤，藉得存活，又談了一會，高二嫂走了，璞玉心血潮湧，想到自己受過鐵恩惠，一直好像分所應得的，也不想怎樣報答人家，倘沒有他我和孩子怎麼活到現在，以前我把他當作壞人，只管憎惡，可是一面憎惡，一面還受他的好處，這是什麼理兒，而且自從那夜我得罪他，以爲必要大遭凌辱，那知人家竟不記仇兒，反倒待我更好，怎能還說他是壞人，璞玉想來想去，只覺鐵可感，自己虧心，回憶起雨夜相調的事，雖不致後悔沒有從他，却以爲自己未免太已寡情，當時便是婉言相拒，也算比較近情，怎該憤然避他，把他拋在房裏，豈不太教人下不去麼？璞玉自從有了這樣心理，就更對過鐵抱歉，越是抱歉，越覺過鐵盛情可感，和藹可親，對他那刀癢臉

兒也看着日漸減却醜惡，增加美好，原來她不知不覺的，已對過鐵由感生愛了，每日一聽過鐵語聲，就心跳臉紅常常想着要讓他進房小坐，但到見了面兒，又心慌得說不出話，而過鐵每來，却是不多開口，不多流連，只照例叫聲大嫂，再抱起孩子調逗一下，就轉身走去，他走後，孩子手中必握着幾角錢，交給璞玉，因此璞玉越把他看得高不可攀，連帶使愛情熱不可遏，漸漸一心一意的只想對過鐵訴說自己心情，求他相諒，並且重提舊事，作終身相倚之計，無奈過鐵每來總是一瞥即逝，璞玉心中的話，又羞澀不易出口，略一遲疑，他已沒了影兒，每天均是照樣，屢次失却機會，璞玉倒覺焦急難忍，忽然想起個主意，就利用孩子，教給他一句話，令其對過鐵說，次日過鐵來時，又抱起大兒，把錢給他，孩子說道，我娘問你怎麼晚上不來，過鐵聽了怔了一怔，並沒答言，而上也沒有表情，看看房中的璞玉放下孩子，便自走了，璞玉羞得滿面通紅，但心中料着過鐵當面雖沒什麼表示，夜間必來赴約，不覺驚喜交縈，好像少女初次和情人約會一樣滋味，只可惜她心坎上的情人，太不值得這樣動心罷了，可是璞玉心上的過鐵，絕不似旁人眼中那樣醜惡，直已把他當作美貌郎君，過鐵去後，她從早晨就盼着日落，無奈日頭分外走得遲緩，好不容易熬到午後，門外來了貨郎担子，璞玉尋了塊破碎鏡片，照照臉兒，見多日未經膏沫，皮膚失去潤澤，頭髮失去光采，覺得這樣不足供情人撫摩愛惜，就出去花兩分錢買了一包土粉造的雪花膏，用三分錢買了半錘草子油製的美髮油，還有五分錢一瓶的真正法國老牌百花香水，只一角錢

就置齊了妝台全部用品，她又想到過鐵來時，不該再教他像上次那樣暗中摸索，而且也應該預備些茶水點心，以供長夜之談，就又要買了一壺煤油，和一包茶葉幾個蒸餅，到了黃昏，吃過晚飯，璞玉點上了燈，一面哄着孩子睡覺，一面梳妝，那知孩子因為多日未見燈火，今日一見滿屋光明，就好像富家兒童，遇到過年度節慶，喜賀壽，看見懸燈結綵分外增長精神，感覺趣味，只留戀着不肯就睡，璞玉恐誤了自己梳妝，不能為悅己者容，又怕過鐵來時，被孩子攪得不高興，忙又吹了燈，哄得他們睡着，才又重新點上，對着鏡片施朱敷粉，這種做作，是璞玉向來沒有過的，莫說未修飾容顏，以媚丈夫，就在和王小二先生交往時節，也未會替他特施膏沫，可見璞玉此際已大改常態，但就另一方面看，也許她對過鐵的愛情，竟深於丈夫和王小二先生呢，當時收拾完畢，又去泡了一壺熱茶，用破被蒙上，就靜坐房中，等候過鐵到來，那知直等了半夜，也未見過鐵到來，璞玉一陣焦灼，一陣猶疑，弄得神魂不定，坐立不安，暗想過鐵何以不來，莫非他沒聽到那句話，但孩子說得清清楚楚，我在房中都聽明白，他何致對面尚不入耳，莫非他為上次的事生了芥蒂，明知我需要他，不肯來了，璞玉想到這裏，可真有些後悔，上次不該絕他太甚，否則此事早已順理成章，何致有今日的魂牽夢擾，挨受悽慘，他癡思好久，直想出一種蕩婦離奇念頭，只恐過鐵因不得志於自己，已在外面另有所眷，正打得火熱，自不願重拾墜歡，即使他尚有情於我，他的新歡在這好天良夜，也會把住他不放出來，這樣我還有什麼指望呢，不由全身都似沒在

醋裏，把每根骨節，每條筋脈，都給酸化，了，論理這種念頭，絕非普通婦女所有，只有妓女，因為生活在風月場中，接觸的又多是蕩子，她們的腦筋，好似認為世界上沒有正事，所有人類，都是為性慾活着，全部歷史，就是一部性史，譬如妓女和客人約會，客人到期不來，她絕不想客人本身有病，家人生災，或是失火被盜，驚馬翻車，只想他必是另和別的情人幽會，即使那客人死了父親，過些日披麻帶孝而來，她也許不肯相信，因她的腦中只知人類中有男女而不知有父母呢，璞玉本不致有此猥鄙之思，只是她已被過鐵蠶惑，思極入魔，把本性會變了，竟和自己腦中虛構的情敵，吃起醋來，當時她胡思亂想，直到後半夜，過鐵仍然渺無蹤影，不由心中也有些氣惱，暗恨過鐵你只顧狠心不來，也不管我這一夜受着什麼罪過，當初原是你先來對我求愛的，固然我得罪過你，可是我今天下了降書，你怎又不理了，莫非有心報復我，男女中間，若這樣拿過節兒，你這人可太不好交了，璞玉這樣一想，直如在蒙蔽之中，微微張開了眼，瞧出了過鐵是不可交的人，果能從此覺悟，力斷情絲，豈非如天之幸，但她一個女人，那有偌大智慧，隨即念頭一轉，想到自己對不住他在先，今日即使過鐵有意爽約，也是自己惹出來的，但一個男兒怎能沒有氣性，既已一度被拒，若還儘自俯就，豈不失了男子的尊貴，再說今早我只教小孩子對他說話，他也許沒聽清楚，也許認為是小兒順口亂說，非出我的本意，恐怕來了，再吃沒趣，自然不肯冒昧，由此一想，我怎能深怪他呢，璞玉這一原諒，就算把兩隻明察的眼目，又完全閉上，變成盲人瞎馬，夜半

在深池旁馳驟了，當時由過鐵對不住自己，想到自己對不過鐵，又因時近更殘，料着過鐵不會再來，就定明日自己當面和他約會無論如何，也要他來作一次清宵長談，以傾積愆，否則這顆心將長久懸懸，不能平貼，實在困倦難支，才自睡下，次日她因失眠起遲，恰巧兩個孩子也都睡過了頭，過鐵來得又早，璞玉起時見陽光滿窗，知道晚了，過鐵或已來過，正待出去詢問高二嫂，但還未得開門，無意中看到地下，便已明白過鐵不特已來，而且曾在外面流連，因為地下放着一塊雪白的現洋，若說由天而降，上面還隔着屋頂，不能落入房中，當然是過鐵由門縫中寒進來的，璞玉看着養生救命的洋錢，並不歡喜，只悼惜誤了時機，這一放過他去，就要多過一天淒冷光陰，多受一天惱恨苦楚，但是機會已失，不可復挽，過鐵已經走去，無處找尋，只有等待明日了，璞玉無精打彩，怔了半晌，及至孩子醒來，看見娘已完全變了樣兒，都瞪着眼睛，因為璞玉買的化妝品，品質太劣，在燈下尚不覺察，這時被陽光一照，立顯着胭脂赤如紅土，香粉白似石灰，而且二者在面上不相融洽，互分界限，弄得紅白非常分明，直似戲台上丑婆似的，色上雖然難看，意態上竟顯露出十分淫猥，璞玉見孩子眼光奇怪，急忙取鏡自照，不勝愧怍，立時用水洗淨，話休絮煩，璞玉在失神落魄，失望無聊中，過了一日，晚上特別早睡，以預備明朝早起，免得再失時誤事，那知越是要睡，越睡不着，直焦灼了半夜，才入夢鄉，好在她的精神作用，雖使大腦休息，却仍嚴令小腦代司聽雞戒旦之責，次晨天方黎明，便自霍然而醒，再不敢睡，就稍稍修飾一下，因為脂

精神，又照着前天預備的東西，重購買了一份，又親自上街，買了些較爲高價的脂粉，到了晚上，仍先哄孩子睡下，然後凝粧以待，因爲這院中住戶，都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所以夜來特早，好像一黑就是深夜了。璞玉約會過鐵晚上前來，晚上的講解，就是尙未入夜的意思，以爲他來得必早，那知仍然等到定更以後，街上更夫，本來久已淘汰，但在這貧民窟中，仍留着遺跡，因爲此處警察既認爲無須保護的地方，而居民也實無須警察保護，但有一種人却認爲非要保護不可，這人就是當地的地保，貧民窟中的地保，自不能似富戶區域的易於圖活，但他也要生活，就不得不從貧民身上設法剝削，藉口保護居民生命財產，補助警察力所不及，就恢復了巡更舊制，每夜向油坊借隻木梆，在定更時敲上一陣，就算完事，也深知定更以後，這一帶不會再有人醒着了，這樣過個十天半個月，就向住戶斂一次錢，只因這個原故，璞玉才在這警察制度下的今日，還聽得古老的報更之聲，她知道時候不早，過鐵竟還未來，只恐他又像前夜一樣，正在十分焦急，忽聽房門吱的一響，立見過鐵的臉兒從外面探了進來，璞玉如獲至寶，欣然起迎，過鐵却立在外面，不肯走入，璞玉不由詫異起來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花終墜溷北里別幽明 絮已沾泥東風還上下

話說璞玉等了半天，好容易見過鐵來了，忙迎了出去，那知過鐵只深進個頭兒，身體却寄放在外。

面，不肯進來，璞玉看着，忙說你可進來呀，過鐵說了句我是等你吩咐，不敢再冒失了，才走入房中，把門關上，璞玉雖聽出他是記着前碴兒說話，但因他的惠然肯來，已經心花怒放，好似酬了一半願望似的，想生氣也生不起來，就向他似噴似笑的道，你真是……：……一點也不知道我這些日是怎樣……：……你快坐下吧，過鐵道我不敢，璞玉道爲什麼，過鐵道我一坐下，你又躲出去了，璞玉着急道，你還有完沒完，可真教難說話，過鐵道，一年經蛇咬，十年怕井繩，我是吃過你的沒味兒的，璞玉聽着，真覺可氣，鼓着嘴兒坐在炕上，過鐵也沉着臉兒不開口，對怔了半天，還是璞玉忍不住，向他叫道，今天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意思，怎總提起前碴兒，只說硬槪槪的話，過鐵接口道，我還不大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告訴我吧，璞玉頓足道，你何必裝明白糊塗，我……：……我現在明白那天的事太對不住你了，今天給你賠罪，成不成，過鐵哈哈大笑道，我不敢當過去的事，就算過去了，何必再提，璞玉以爲自己的心意已經說明，以下只有等過鐵來向自己進攻，自己却不好再作什麼表示，那知過鐵說完了話，又怔起來不再言語，璞玉心中既然焦急，又怕冷淡了他，只得轉着彎兒說道，過先生，你待我太好了，我們娘兒三個，若沒有你，早就餓死了，你這些日破費的太多了，我真不知怎樣報答你是好，過鐵搖頭道，不算什麼，你無須介意，璞玉聽他仍不捨碴兒，只可仍遙遙逗入正題道，上次我得罪了你，覺着你一定不肯再管我了，那知你仍舊待我這樣好，真教我又感激又虧心，過鐵淡淡答道，我既幫助你，定然幫到底，怎能半道不管，你放心。

不論到什麼時候，我姓過的總不改樣兒，璞玉聽他說話，仍不着邊際，只得又逼近一句道：「你這樣費心的幫我，是爲着什麼呢？」過鐵道：「只看着大嫂和孩子怪可憐的，我又有這點小力量，樂得作作好事，難道還有什麼貪圖？」璞玉無奈，只得忍羞問道：「你只爲行好事啊，那麼前者你夜裏來對我說的話，又是什麼意思？」過鐵本來故意把口風閉得極嚴，只逼璞玉自投羅網，自帶枷鎖，聞言仍淡淡答道：「我是因爲大嫂太苦，想教大嫂過好一點的日月，那知你把我的好心當了惡意，我也沒了法兒。」過鐵說完，又來了一個乾墩，再不言語，璞玉把話已逼到分際，不能不直抒本意，就忍着萬分羞愧說道：「現在我已明白你是好意，覺得十分對不過你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說着羞得別轉臉兒，才又接下去道：「我想就依着你那天說的……璞玉說到這裏，再說不下去，而且也無可再說了，只可等待過鐵答話，但等了半天，過鐵仍無聲息，不由羞窘欲泣，淒然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已經恨上我，我的話却白說了。」這時過鐵才徐徐立起，撫着她的肩頭，笑道：「你弄錯了我怎會恨，我倒只怕你討厭我呢。」璞玉聽他語氣已變溫存，便低聲道：「你真是冤枉人，我把心都掏出來，還賴我討厭你，這可叫我說什麼？」過鐵忽諾諾的道：「是我知道，你不討厭我好了，你別生氣，這就算說開了。」大嫂今兒把我叫來，就爲分證這件事麼？若還有別事要我効勞，請告訴我，我能辦必辦。」璞玉聽他絕不捨那同居的碴兒，而且語氣中間，好似說自己今天約了他來，是爲着另有所求，所以先解釋前碴，以便開口，不由越發冤窘難言，氣得推着過鐵道：「你去吧，有

多大的仇，儘自挖苦我，人家說了……說着又嘆息住口，過鐵見已把她磨折夠了，自己又已全佔上風，立在操縱的地位，就坐着璞玉身旁，柔聲說道，你倒是直說，教我怎麼樣呢，璞玉嘆氣道，我說也沒用，不說了，你請吧，過鐵笑道，你何必生氣，我明白了，你是願意我那天說的話，想來個舊事重提，對不對，璞玉遇着這樣凡事都要說破的人，也沒法含蓄，只得點點頭，等待他的下文，那知過鐵沉了半晌，忽搖頭說道，你既然回過味兒來，我還有不願意的……璞玉聽他這句話，明明是同意了，不料他底下又接着道，可是現在我真有點兒不敢，璞玉聽他又出波折，不由恨恨說道，什麼不敢，你簡直是不願意，算我錯了，你快請吧，過鐵這才發出巨篇大論道，你這話可冤枉我，我這些日盼的是什麼，還會不願意，不過我近來仔細尋思，明白了大嫂的心思，你實在是個有心的人，我給你這一點小小幫助，本來不值一談，可是大嫂心裏好像受不住似的，所以有今天的約會，對我舊事重提要，把兩家合成一家，若在旁人，一定樂糊塗了，認定大嫂你是愛上我，可是我絕不這樣想，我知道大嫂這一舉只有爲報恩，你覺着受了我的好處，不敢不報答，又因爲上回那碴兒，明白我的想頭，擠到頭兒，才無可奈何的答應我，這只因爲你太窮了，早沒有一點可以補還我的東西，只得拚着把人填恨，其實你若現在忽然發了大財，情願加百倍還我的債，也不肯屈心嫁我……說着停了一停，璞玉越聽越覺他孤負自己的心，忍不住分辯道，你說得我真把你討厭死了，可是躡進我心裏看過，人說話可不許這樣屈心，過鐵好似沒聽

見她的話，仍接下去道：我這人向來作事穩重，好講實理，大嫂你本心並不愛我，若是只爲眼前一點好處，勉強湊合到一處，大嫂你既然委屈，我也沒有真樂兒，再說也長不了，過個個月期程，三天五日，鬧成你東我西，那又何必白染一水，說句不怕大嫂過意的話，你是個婦道家，沒有什麼怕的，我姓過的雖然，是個光蛋，可是人物字號，並非容易創出來，若是娶個老婆，弄不長久，鬧出笑話，可怎麼見外場朋友，我日後怎麼見人，這一世就算完了，說着見璞玉低下頭落淚，就又說道：大嫂，我敢罰誓，自從咱們頭次見面，我的魂兒就沒離開你的身子，你想我若不是愛糊塗了，怎會有上回那一舉呢，現在只爲替咱倆細想，才說出這話，你可不必生氣，世上的事，不能勉強，一勉強就長不了，何苦鬧得沒好結果呢，璞玉突然抬起頭道：好好，完完，我別勉強，可是你把罪過都歸到我一人身上，我請問，你怎知我不愛你，又怎知不能長久，你倒是說啊，過鐵道，我知道大嫂是從好處過來的，再看兩個孩子，又明白你原先的丈夫，必是漂亮人兒，大嫂又怎能看得上我這麻疤臭爛的人，既看不上，又要勉強湊合，却可怎能長久，璞玉本來懷着一腔熱望，被他撮弄得啼笑皆非，嘆氣說道：對了，你把我看成了十幾歲的姐兒，只愛臉子，不懂情義，說到我的丈夫，倒是漂亮，只少了兩隻眼，是個殘廢人，我這話也是多說，你既看明白了，還不走等什麼，過鐵聽了，似乎怔了一怔，忽轉到璞玉面前，彎着腰兒說道：大嫂也許我想錯了，我本來真愛你真捨不得你，若是大嫂對我實是真心，那豈不是我小子頭號福氣，歡喜還歡喜不過來，怎捨得推辭呀，璞

玉低下頭道，我真心不真心，你自己尋思去，我說沒用，過鐵道，我信大嫂是真心了，不過還要問一句，你能跟我一世，永不變心麼？璞玉發恨道，什麼話，你把我看成什麼人？過鐵道，我很信服你，可是這事關着我的聲名臉面，大嫂得給我個放心的把握，璞玉愕然道，我給你什麼，有什麼給你，過鐵道，我向大嫂要什麼，只是想你給我個放心憑據，璞玉想了想道，你是要我立個字據麼？過鐵道，這不過是要你明明心，你若真的願意跟我，就給我立個借錢字據，璞玉一怔道，什麼，我打算你要我立婚書，怎麼倒要寫借字兒？過鐵道，我說過只爲明你的心，是真願意跟我天長地久，立這借字兒，本是空話一句，你永遠跟我安心度日，世上還有男人跟老婆討債的，可是有朝一日，你變了心，我就可以拿着借字向你索錢，其實這也是空話，你現在若肯立這借據，將來總不會變心，即使有個反臉伴嘴，你想着有借字在我手裏，就可消了不好念頭，你想這借字兒，不就像月下老人的紅絲一樣，把咱們夫妻永久拴在一處，不致先合後散，鬧出去人現眼的事，我也就放心了，璞玉聽了，沉吟良久，心中也知不妥，但因已爲過鐵所感，覺得他不會包藏禍心，而且自己本來嫁他出於真心，便寫個借字以堅信約，又有何碍？我一心相從，並無二意，他要這把握，本來防備我離異的，我和他白頭到老，這借字兒就算等於白立，他說的不錯，世上那有男人向老婆討債的呢？璞玉正在想着，過鐵又逼問道，大嫂，怎樣，你若有一點猶疑，就不必再說，璞玉聞言，便點頭道，你也太不信服我了，這有什麼猶疑，我既打算嫁你，就是死活一條道兒，難道還怕你試驗過

鐵道，你答應立字兒了，璞玉點點頭，以爲既已一言說定，便可無事急急，且和他趁此良宵，談心說愛，立據的事，緩到明日也不爲遲，那知過鐵一見璞玉點頭，便立起出門，璞玉問他出去作什麼，過鐵回答我去煩人寫字據，一會兒就回來，璞玉見他走去，只得等着，其實過鐵早把一切都預備好了，這時只出去溜個圈子，便走回來，手中拿着寫好的借字，還有筆和墨盒，對璞玉說，出去尋個朋友寫借字兒，外帶請他作中保，恰巧他還沒睡，很快就寫成了，你就就把那借字展開，放在桌上，璞玉雖然識字不多，但眼前用的也認得幾個，當時草草一看，只見抬頭處寫着過銀橋款數是兩千，利錢是二分，中保人是胡雲起，底下已畫了押，只借款人的名兒還空着未寫，過鐵道，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兒怎樣寫，你能自己寫更好，若不能就告訴我替你寫，你在底下打個手模好了，璞玉點點頭，指着借字沉吟道，怎麼寫這些錢，不是兩千麼，過鐵哈哈笑道，豈止兩千，我還想寫兩萬，兩百萬呢，越多不越顯着熱鬧，現在請問，你身上有兩角錢沒有，沒有啊，那麼寫兩萬洋錢和寫兩個銅板，豈不都是空話，不過應個景兒罷了，你倒得盼着我有一天拿這借字跟你討債，因爲必得你了，我才能要，像現在你窮得只剩一條炕蓆，我跟你要二千元的債，就打到大理院去，也沒人信哪，所以我拿這借字要兩千塊錢的時候，必是你已經發了財，可是你是誰，我是誰，你發財我不跟着享福，倒跟你要債，那才是新鮮事兒呢，璞玉這時業已無有主宰，聽着他的話，並不覺其奸險，反而以爲坦白，就教他代寫了自己的名字，又用拇指沾着黑蹟，在名字下面

印了手模，過鐵猛然抱着她道：「你這可是我的人了，璞玉哼了一聲道：「可能了，我一個活人嫁給你，比賣給你還難，過鐵道：「我的親人，我不過圖個長久罷了，其實璞玉說的不錯，果然把個活人依着變相的法律手續，賣給了他，再也不易反悔，不能脫逃了，當是雙方既然立好合同，自然開始實行交易，一會工夫，房中的燈就熄滅了，直到天明之後，房中再見了光，便已沒了過鐵的影兒，剩下璞玉獨擁敝衾而坐，昏昏懨懨，迷縫着兩隻黑眼圈兒，冥想夜中情趣，覺得過鐵人雖粗豪，但是別有男子特長，爲自己向未嘗受過的，此後再飽食暖衣以外，還有令人沉戀的幸福樂趣，想着不由欣然，但同時想起舊夫也有些惶愧不安，但璞玉自丈夫一去之後，渺無消息，料着必已死亡，這時看着兩個睡覺的孩子，在惶愧中却有所安慰，以爲自己與過鐵給合，雖是爲着本身，但是兩兒也因之得以存活，不致流離受苦，丈夫九泉之下，也該原諒我的苦衷，想着便安慰許多，她只顧思忖，直到茅簷上了日影，方才倦極而睡，睡了沒一點鐘，便被兩兒和早起的院鄰吵醒，雖然疲倦萬分，但因與過鐵有約，恐怕遲誤，急忙起床，兩個孩子見璞玉面上仍有脂粉，那個大兒名叫石頭，小兒名叫鐵頭，鐵頭只有三歲，尙不甚曉事，石頭却已五歲，較爲聰明，這時望着璞玉笑道：「娘，你夜裏幹什麼，怎麼變得這樣好看了，璞玉聽了，臉上一紅，就拾起鏡片兒照照，只見面上何嘗好看，眼圈青如黑染，頰上胭脂，都似留着過鐵的吻印，一塊淡紅，一塊微黃，唇上朱紅，更消蝕得不留痕跡，再連帶瞧見頸下的吮唾之痕，被雪白的皮膚襯着，更覺鮮明，不由想起過鐵的

狂縱情形，立刻心慌體軟，若非孩子只有五歲，真疑他是有意諷刺自己了，但這時璞玉一心都撲在過鐵身上，便真有人諷刺，也顧不得許多，輕輕呸了一聲，使用濕巾拭去面上殘痕，才出去弄來了水，重新梳妝起來，兩個孩子一面吃着買來的糕餅，一面望着變態的母親，好似發生很大興趣，璞玉被他們看得不好意思，心中又有要緊的話，想對他們叮囑，但是梗在喉中，說不出來，囁嚅半晌，才向石頭道：「你們一會兒也洗洗臉，跟我出門，咱們不在這兒住了，要搬到好的地方去，鐵頭還小，聽了滿不理會，石頭却問道：「往那裏搬，是咱們老家麼？」璞玉知道他所謂老家，便是數月前和故夫雙棲之地，不由心中一跳，搖頭說道：「不是，這地方比咱家還老好，你們去了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還有好些玩藝兒。」鐵頭聽了，便喊着我要小皮人兒，小花狗兒，石頭却怔了半天，才低聲道：「我只想回老家，老家好。」璞玉心中，又似刺了一針，直看着石頭，好似良心上的審判官，不敢再和他說話，恐怕又勾出刺心之語，但是話又非說不可，費盡氣力，才開口叫道：「石頭，鐵頭，你們的爸爸一會兒就來了，咱們就跟他上新房子去，到那裏你們可要乖乖叫他聽他的話，石頭吃了一驚，發着孩童的大舌音，瞪着眼兒說道：「我爸爸，你不是說爸爸死了，永遠不回來，璞玉被孩子問得臉紅筋漲，勉強答道：「不是，那個爸爸是新來的爸爸……：：：這話方才出口，自覺好生不是味兒，臉上燒得好似挨了嘴巴，幾乎羞極而泣。這時石頭又問新來的爸爸是誰，跟我爸爸一樣不一樣，璞玉低下頭，避開孩子的眼光，強忍着答道：「就是天天給你們錢的人，石頭聞言，已叫起來。」

道，就是滿臉疤痕爛的過鐵呀，璞玉聽兒子對於自己愛人，大有鄙薄之意，言外已露出不滿不屑的批評，心中甚不受用，忙震喝着道：「不許這樣說，再說我就不疼你了，他平常就喜歡你們，現在變成你們的爸，更要加倍疼愛，你們對他，得和對我一樣，記住了，見面就叫爸爸，那樣他就帶你們玩耍去，多麼樂啊，石頭鼓着嘴道：「我不願意玩耍，也不願意叫他，璞玉聽了，不由又添了一份心思，想到石頭人小心大，又加小孩兒口沒遮攔，倘然說出得罪過鐵的話，鬧得父子不和，那可如何是好，但轉想過鐵既愛自己，豈能和小孩一般見識，再說小孩又有什麼主見，只要哄着他些，不難變為融洽，過上十天半月，就會承認了，過鐵這新爹，忘却他的故父，想着心中稍寬，但口中仍斥他道：「你再這樣說我就氣了，你不想想，咱們怎樣活着，若沒有你這爸爸，咱們娘兒三個早餓死了，我這全是爲着你們兩個業障，你倒惹我生氣……」

……後半段的話，本不該對孩子說的，她也並非有心對孩子說，不過她好似心中慚愧，不自己發出此語，藉以自慰，其實在說出之後，他又想到自己之嫁過鐵，真是完全爲着孩子沒有爲自己的意思麼，恐怕良心上不能這樣決定，若說也爲孩子，也爲自己，那還近似，可是若再深思，是爲孩子的成分多還是爲自己的成分多呢，璞玉就不敢再想，只覺內愧，自己作了背負孩子的事，又說出欺騙孩子的話，真不配作他們的母親，想着十分難過，眼淚汪在眶中，又怕孩子看見，只得背過臉，偷用衣袖拭乾，那石頭真是聰明可愛，瞧見娘哭了，知道是自己惹的，嚇得走過握住她的手，叫道：「娘你別哭，我聽你的話，我叫爸

爹，璞玉一見孩子居然謝罪，更覺心疼，急忙裝笑道：我何曾哭來，你聽話才是好孩子，說着抱起親了他一下，再不敢提這刺心的話，就打着岔替兩兒洗臉，正在忙着，忽聽門外有人咳嗽，回頭看時，只見過鐵鬼影似的出現在門前，手中提着個大包，裹拋到房中炕上，一言不發，就走開，自向住戶索租去了，璞玉這裏好似按着預定計劃行事，急忙關上房門，將包裹打開，露出了一套女衣，兩套小孩衣服，和鞋襪等物，居然却是綢緞所製，雖非貴品，但已不是這蓬門戶所能輕見的了，璞玉忙替孩子換上，又自己穿戴好了，瞧了瞧，竟而全都可體，不由更感激過鐵的細心體貼，居然能在數小時中，給預備得這樣齊全妥當，更難得他能替我尋這樣可身的衣服，古語說：妾身郎慣抱，尺寸細思量，因為抱慣了，才可以代為斟酌尺寸，如今過鐵只抱過我一次，竟能把我的腰肢粗細，身材長短，記得如此清楚，真是心細，這人雖然外觀不揚，難得倒是內秀，我嫁他總算不會失眼，想着不勝欣喜，又有些心慌，這時兩個孩子換上新衣，只想出去玩耍，璞玉攔住他們，自關緊房門，從門隙向外看着，見過鐵在院中挨家討錢，已經轉過大半圈子，遲了一會，他全都收齊，提了裝錢的藍布口袋，就出門而去，璞玉急忙領着兩兒，開門疾驅而出，院中有三兩個貧婦，正蹲在陽光下洗衣，猛見璞玉變得油頭粉面，通身衣服灼灼放光，直成了官太太模樣，兩個孩子也變得清潔齊整，小少爺似的，却大吃一驚，好像在街上遇見過皇會的一樣驚奇，便高喊：張大嫂，李二娘，小臭兒他媽，狗勝他奶奶，快出來看，那知璞玉此際真是出如脫兔，向前直奔，沒等院

鄰出來圍觀，便已出了大門，轉過巷口，過鐵正在那兒等着，見她母子來了，便抱起鐵頭，一同前行，走了不遠，但見道旁停着一輛舊式馬車，車前一個賊眉鼠眼的人，正在掉繮，鞭而坐，過鐵向他叫了聲老兄弟，那人也叫了聲二哥，便望着璞玉，縮着脖子作了個醜臉兒，過鐵向他使個眼色，隨即張羅璞玉母子，上車，他自己也坐上去，車便起行，璞玉這時見過鐵居然以馬車相迎，足見他的尊重之意，而且連想他爲自己預備的房室，也必十分齊整，自己倒不在乎享受，只要他這片誠心，由此看來，以後的幸福，可以預卜了，這時車已穿過幾條大街，漸漸又轉入荒落區域，到一條很窄狹的小巷口外，車便停住，過鐵下車，和那趕車的咬了一會耳朵，才扶璞玉母子走下，進了巷口，又曲折縈回的轉了幾個彎兒，才在一家門前停住，過鐵舉手叩門，半天才有個人在裏面高聲問誰，璞玉聽那聲音，好似沒有喉嚨，只由鼻孔出氣，又好似害着重傷風的大花臉，用鼻音道：「及至過鐵答應聲：『是我，那門立刻開了。』璞玉猛然一看，直疑是立在什麼廟裏的供案之前，看見龕中的大肚彌勒佛像，門內立的是個女子，身體太已的高大肥碩了，由門外看，簡直不知她是否能由這大門出入，她的身量，即在男子，也足算得大塊頭，一張大臉，其圓如球，但是皮膚甚白，眉髮甚黑，又擦了許多胭脂，三色臉譜，色彩分明，倒也不甚難看，只是她還依着三十年前的修飾方法，額髮弄得非常整齊，兩鬢都剃成直角，又染了黑色，再加兩道眉，打得有半寸寬，作圓棍形，看着便有些可怕，但是額上擠了一套二龍戲珠的紅點，口裏鑲着兩個對我生財的

金牙，添了無限妖淫之氣，把凶氣給抵銷了，身上穿着紫緞小襖，青緞褲子，脚下跋着大紅緞繡石榴兒子的花鞋，因為襖太小了，只齊到腰部，把個大肚子都露在外面，却用藕荷色大腰巾點綴在肚子中間，璞玉一見就嚇了一跳，心想這是什麼人呢，在這時候，還有這樣打扮的人，而且塊頭也太大得怕人了，那婦人一見璞玉，却立刻滿面生春，叫道：這就是我的小兄弟媳婦呀，快進來，我等你們一早晌了，說着就隔門伸出一隻肉球似的大手，把璞玉拉入門內，過鐵也帶着兩個孩子進去，把門關上，璞玉走入院內，才看出這是個極為淺隘的小院，長不過丈許，寬只四五尺，是一條龍的形式，東西房各有一間，北面却是小草棚，東西房的房簷，幾乎互相接連，中間只露出一線天光，故而院中好似搭着天棚一樣，非常陰暗，又加遍地都是埋伏，東放着一隻木盆，西橫着一張破椅，這邊有個行竈，那邊擺着雞籠，璞玉幸而被那胖婦人領着，未致落入埋伏陣中，但到房門之前，終被行竈的烟筒撞了額角一下，正在忍疼撫摩，不料後面石頭又哭起來，原來跌倒在雞籠上了，璞玉方要回身抱他，已聽過鐵喝道：你敢哭，再哭我打爛了你，璞玉心中替孩子難過，又詫異過鐵何以突然改了平日慈和態度，竟對孩子發出暴厲之聲，便要止步去哄石頭，那知胖婦已先她開口叫道：好孩子好心尖寶貝兒，你別哭，今兒是你娘的好日子，那許哭啊，璞玉一聽，忽悟到自己今天來到這裏是作新婦，作新婦帶着孩子，已經不合體例，又怎能再和孩子多話，這樣一想，就不敢言語了，石頭被過鐵震嚇得也止住哭聲，那胖婦人向過鐵道：弟媳婦就進

新房去吧，過鐵道，不得先上姐姐房裏，給您行禮，胖婦道：在新房給我行禮，也是一樣，何必來回跑呀，說着就拉璞玉進了西房，璞玉聽了，心想還有這許多禮數，這胖婦難道真是過鐵的姐姐麼，及至隨入房中，見裏面是一長條的房子，黑瞎得僅能辨物，陰陰森森，好似在地窖中一樣，房中只放着兩張破椅和一張方桌，別無他物，其實也不能多放東西，因為房內大部分地方，都被炕佔據了，炕上只舖一張小小的氈毯，四邊都露着破炕蓆，靠牆處亮着兩幅破爛不堪的舊被，璞玉一看，心裏先有些失望，她雖不以物質享受爲重，但因過鐵以先說得過分華麗了，此際發現與他所言相反，怎能不爽然若失，但事已至此，還有什麼可說，只得低頭忍耐，這時那胖婦扶着璞玉進到房中，便催促他夫婦先拜天地，璞玉見房中並無香燭陳設，覺得這婚禮也太因陋就簡了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聽從命令，在胖婦指揮之下，和過鐵并肩而立，對着那漏痕斑駁的牆壁，行了交拜大禮，然後過鐵又教璞玉拜見姐姐，璞玉才明白那胖婦確是過鐵的姐姐，也就是自己的大姑了，自然應該拜見，只是照禮該夫婦一同行禮，過鐵却不參加，只催璞玉快給姐姐磕頭，璞玉只可隨人湊弄，行禮完畢，胖婦又令兩個孩子拜見父親，那兩個孩子却不似璞玉那樣應命唯謹，石頭是負固不服，鐵頭却是不會磕頭，兩個孩子只向璞玉身後藏躲，璞玉想要慢慢哄好他們，但已來不及了，那胖婦已趕過一手揪住一個像拿小雞似的，給按在過鐵脚下，斷喝道：快磕頭，記住要孝順他，要不價可要天打雷劈，那知石頭仍是負固不服，直着脖頸，不肯磕，胖婦用力

向下一按，石頭立刻來了個狗吃屎，頭顱撞在地下，疼得哇的聲哭了，鐵頭早已爬倒，見哥哥一哭，也隨着哭起來。胖婦張開大手，每人一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媽的天生無爺種，該死的東西再哭，我就掐死你們。」兩個孩子嚇得立刻住聲，只管抽咽。過鐵又教他們給姑媽磕頭，石頭好似長了心眼兒，再也不敢違抗，就向胖婦跪下。璞玉在旁看着孩子挨打，已是心如刀絞。這時見鐵頭還不奉命，怕他再挨打，急忙拉他到胖婦跟前，按着頭兒，教他跪下，低聲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快給姑媽磕頭，姑媽疼你。」璞玉這話原出於迫急無奈，哄着孩子，使其聽話。那知胖婦聽了，忽哈哈笑道：「我的弟媳婦，你也太小心眼兒了，難道我會吃了他們，用你這樣橫攔豎遮，什麼叫姑媽疼，自己生的自己疼就夠了。」璞玉嚇得低頭不敢仰視，胖婦已拉起兩個孩子，每人給了兩角錢，作爲見面禮兒，又冷笑着，向過鐵道：「弟媳婦全好，就是太寵孩子，往後這樣可不成，我也沒個兒女，難道見了孩子不愛，可是別忘了俗語那句：『棒打出孝子，嬌養無好兒。』」既是咱家的孩子，就得守咱家規矩，你可得放明白些兒。」璞玉聽了，知道她是指桑罵槐，特意說給自己聽，不由腦中轟的一聲，明白兩個孩子從此墜入地獄中了，連自己的美夢也多半打破，守着這樣兇悍的婦人，以後那會有好日子過。現在只望着過鐵，本着原來愛情，給我作主，只是看這家庭貧薄情形，他已算騙了我，恐怕好希望太少了。璞玉這時已有些明白上了賊船，但已無可奈何。這時大禮告成，那胖婦和過鐵都坐下了，璞玉仍立着，胖婦道：「咱們這兒也沒有外人，我也用不着你裝烟倒茶，立那規矩板眼的，你就

坐下歇會兒，天也不早了，咱們今兒是打滿撈麵，好吃喝兒，我還得你幫着作呢，璞玉這時已懷有戒心，知道在這胖婦手下，不能不討仔細，她既說明要自己這新娘子出去工作，自己怎還敢裝新娘，就請命道，姐姐有什麼話兒，告訴我，我就去作，胖婦笑道，忙什麼，你是才進門的新媳婦，那有下轎就幹活兒的，也得上炕坐坐，應個景兒，說着就推她上炕，照新婦的姿式盤腿坐下，但坐了沒十分鐘，胖婦就取出一件舊藍布褂，教璞玉換上，發出命令道，得了，跟我作飯去吧，璞玉跟她走到院中，胖婦擺好用具，取出材料，就坐在一隻小凳上，當了指揮官，袖着兩隻手，用嘴調動，教璞玉切菜和麵，點火加湯，可憐璞玉心中慘苦，又犯了原來精神恍惚的毛病，被她支使得手忙腳亂，撲東落西，胖婦看着嘖嘖的發出譏諷之聲，說了許多閒話，什麼我就夠笨的了，世上還有比我笨的，又是什麼，你當是進門就使奴喚婢呀，弄這紫手紫腳的樣兒給誰看，趁早練着點兒，我可不能總這樣伺候，鬧了一大車的閒話，才幫着璞玉把飯弄好，在弄飯的時候，兩個孩子都要出來守着母親，過鐵却嚴加斥責，罵聲哭聲，相間而作，璞玉更自難過，及至大家圍坐吃飯，鐵頭因為搶菜，挨了過鐵兩筷子，石頭又因多日未見這樣可口的飯，吃得多些，胖婦就罵聲討飯孩子，往後有的你吃，別一頓撐死，倒摸不着吃了，璞玉聽着，心裏已被氣惱脹滿，就停箸不食，胖婦看着，又從鼻孔哼氣，好似認爲璞玉和他賭氣，只於未曾發作，大約還是看璞玉初作新婦，才這樣隱忍，但是飯過後，璞玉沒敢等她下令，便自行出去洗刷傢俱，胖婦銜着枝紙煙，回到東廂房歇息。

過了沒半分鐘，她忽然打起咯兒來，聲音直可以震動鄰家，好似老母雞吃了什麼不能消化的東西，想嘔又嘔不出，所發的奇怪叫聲，這無異表示被璞玉給氣着了，璞玉她聽略一聲，心裏便跳一下，這時過鐵從房中走出，到胖婦屋內，使開私語聲和打咯聲，相間而作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過一會，過鐵出來，就吩咐璞玉快煮水泡茶，給姐姐送去，璞玉明知這等於教自己給胖婦賠禮，心中更爲冤苦，但也只得奉命，急忙泡茶，過鐵言說要到別處索租，匆匆出門，璞玉把茶送到胖婦房中，叫聲姐姐喝茶，胖婦寒着臉兒，才說了句勞你駕，忽聽大門一響，璞玉隔窗看見由門外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的壯碩男子，身着青色短衣，却戴了一頂瓜皮小帽，一直向裏走，方在驚愕，胖婦也瞧見了，就向璞玉揮手道：你回房裏看孩子去吧，璞玉明白她的意思，忙轉身向外走，不料那男子已走進房門，兩人幾乎撞個滿懷，璞玉嚇得低着頭，直入自己房中，心中又驚又怕，自思這男子莫非胖婦的丈夫，只是她怎不給我引見，反倒遮遮掩掩，攔我出來呢，璞玉這時身體也覺倦乏，就上炕歇息，一面抱着孩子撫慰，以求稍解方才的心頭隱痛，但眼睛還望着窗外，要考察那男子與胖婦是何關係，那知不大工夫，便聞東廂房中調笑之聲，隨見關上房門，窗簾也掛上了，璞玉才明白這不是好事，胖婦也不是好人，自己落到這樣人家如何是好，及至過了約一點多鐘，忽然大門又走進兩個女子，都穿着華麗衣服，一個年約十八九，一個年約二十四五，那年少的愁眉淚眼，緊隨在年長的身後，那年長的却是橫眉豎目，外帶撇嘴，現着很得意的兇樣兒，進門

便高叫過大嫂，璞玉聽着，心想自己現在嫁給過鐵，應該稱爲過大嫂，這女子莫非叫我，可是我並不認識她啊，想着忽聽東廂房內的胖婦已答應道，誰呀，是掌班的麼，你等等，璞玉方詫異這掌班名稱，隨見東廂房門兒一開，那一壯碩男子忽然溜出，直走出大門而去，那個掌班的瞧着只笑，須臾胖婦在房內高叫掌班請屋裏坐，掌班笑道，我倒不忙，你可拾掇好了，別着急，看受了風不是玩的，胖婦在房中笑罵缺德，掌班就領那年少的女子走入房中，那少女似乎十分畏怯，趑趄不敢上前，但終被拉了進去，隨聞胖婦讓掌班的坐，又似詫異的叫道，小紅兒怎麼也回來了，璞玉聽着才明白那少女叫小紅，接着便聽那掌班哈哈笑道，你今兒也被我堵上了，敢情你們都是一個味兒，家傳的偷人貼漢，我倒不知該怎麼辦了，胖婦道，別這麼沒老沒小的胡說，你今天必然有事，快告訴我，那掌班的道，也沒別的就是你們小紅，給你露臉，居然學會了倒貼，前幾天班子裏來了一撥年青的學生客，招呼小紅，去了兩趟，忽然內裏一個姓趙的朋友單挑兒來了，再不帶別人，我記得那姓趙的不是本客，就疑惑小紅是愛上姓趙的臉子，熱了朋友，暗地冷眼瞧着，那知道姓趙的只打了一個茶圍，就住下了，第二天我就瞧小紅失神落魄的，變了樣兒，還有她手上的金戒指，也沒了影兒，我一問，她倒說前天回家，留在家裏了，胖婦插口叫道，扯她娘的淡，我何嘗看見那個戒指，那掌班的笑道，不用你說，我早知道是瞎話，她準是把戒指當了，給那姓趙的墊了住局錢……話未說完，就聽那胖婦狂吼一聲，同時小紅發生慘厲呼號，只叫好娘，

那掌班似在中間攔住說道，你先別忙，這不算完，還有新鮮事兒呢，聽完了再一總算帳，前天晚上，那姓趙的又去了，從十點直磨到兩點，小紅簡直跟他鏢上了，一直沒出屋子，到底還留那姓趙的住下，我就琢磨小紅必然還得給他墊錢，姓趙的實是個窮小子，口袋比腦袋還乾淨呢，那知到了昨天午後，我起來，就聽夥計說那姓趙的走了，忙進小紅屋裏，見桌上沒放着錢，小紅還在被窩裏歇乏呢，我推醒她問局錢在那裏，小紅真有胆子，對我說姓趙的回家取錢去了，一會兒就回來，我說好，就等着吧，從昨兒白天等到晚上，又等到今天這時候兒，我可不能再等了，才把她送回來，你看怎麼辦吧，說着就聽胖婦放出鼻鳥似的笑聲，拍手打掌的道，好孩子，真給我露臉，你這麼仗義疎財的，不是爲着找樂子麼，今兒教你樂個大的，掌班的幫我把這小浪貨衣服剝了，隨聞小紅哀聲央告親娘好娘，饒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胖婦只哈哈冷笑，一陣嘍啾啾聲音過去，似乎兩人已把小紅衣服剝去，接着就聽乒乒乒，和籐鞭帶風着肉的聲音，小紅宛轉啼號，呻楚欲絕，但並不高聲喊叫，這當然是訓練出來的小紅知道喊叫就更受苦打，所以任是如何痛楚，也得啞聲隱忍，璞玉聽得心驚動魄，直如打在自己身上，心中既可憐小紅的悲慘命運，而且自知也算落在同樣境地了，那小紅直被打了有半點鐘，胖婦方才住手，那掌班也發言道，得了，你儘打也沒用，胖婦道，依我就打死她，小浪貨沒給我掙來幾個錢，倒學會往外倒貼掌班的，你自己若有個這樣兒的孩子，該怎麼辦，那掌班的笑道，我有這樣孩子，就給他治病，胖婦道，怎麼叫治

病呢，掌班道：她好熟客，必是覺着男人有樂兒，生了離不開男人的病，就爽性多多弄些男人，教她樂個夠，胖婦作恍然大悟聲道：哦，我明白了，對對，把她送到六等地方去，和拉車挑糞的打打交道，一天到晚都不用穿衣裳，混上三兩個月再說，回頭我就教她爹送她上落馬湖黑心疔李三那院裏去，小紅這時似乎已聽明白了，顫顫微微的道：娘呀，我全改了，你可別把我送到那地方，胖婦哈哈大笑，呸了一聲，又喝令她再把衣服穿上，以後又唧唧喳喳說了半晌，似乎和那掌班的有所計議，過一會那掌班便獨自走了，璞玉這裏展轉尋思，不勝悔懊，眼見過鐵家中事事可疑，這小紅若不是胖婦的親女，便是養女，當然早已送入娼窰去作生意，今日因犯了重罪，才被掌班送回來處刑，她家既是這樣門風，自己不知將落到如何結果，而且現在連家人關係還未分明，過鐵雖說胖婦是他姐姐，但方才那掌班的進來，何以稱她作過大嫂，她的丈夫又是誰呢，這裏面必有秘密，我守着這樣邪僻淫兇的婦人，以後如何能安生度日，何況過鐵自回到家中，也處處形跡可疑，我這回只怕已落進火坑裏了，我曾經背負丈夫，若遭報應，本是應該，只是這兩個孩子，不知要隨我落到什麼光景，倘若從此失足，我對死的活的全都對不過了，璞玉正在心中慘切，又見過鐵由外面回來，方入院中，就被胖婦叫入房去，低語半晌，又聽小紅哀哀央告，却被胖婦喝住，過鐵也便走出門去，須臾雇來一輛洋車，胖婦由房中把小紅架到門外上了車子，又怒目切齒的叮囑了一些話，過鐵便跟着小紅的車走了，璞玉心知這小紅被送到下級娼窰，算落了

十八層地獄，一面替她傷感，一面又悚然自驚，過了不大工夫，夕照已斜，院中只剩了一線微光，胖婦又出至院中，喊璞玉一同作飯，璞玉忙去下孩子，跑到院中，爭先作飯，這時胖婦倒和氣了些，雖不相幫動手，却坐在旁邊，不斷說着閒話，但所語都關淫慾，不是問璞玉和故夫枕席之私，就問她與過鐵燕好之味，把璞玉鬧得滿面通紅，覺得她以老姊身分，却向弟婦說起這等風話，未免太過，但仍得含羞陪笑的和她敷衍，幸而不久，過鐵也回來了，胖婦才住口不談，過鐵含混報告，說小紅已送到舅母家去了，胖婦點點頭，沒有說話，及至飯熟，大家又一同吃，璞玉已暗地叮囑二兒，不要搶菜，以免受責，故而席上居然沒起風波，璞玉方在竊喜，以爲孩子須臾便可安眠，今日總不致再受磨折了，那知飯後過了一會，胖婦便張羅一對新人，展開破被，還給念了一套喜歌兒，便道：你們今兒大好日子，早些入洞房安歇吧，孩子跟我睡去，說着便要領着兩兒走出，兩兒一聽要離開娘，已捨不得，又要去與母夜叉同睡，更加害怕，都拉住璞玉不放，璞玉也真捨不得孩子離開，但又怕得罪胖婦，只得宛轉說道：孩子太頑皮，沒的攪姑媽不得安睡，還是跟着我吧，胖婦冷笑道：弟媳婦，你別只看重孩子，把男人不當回事，也得想想今兒什麼日子，洞房那能有安置閑人的璞玉聽着，不禁面紅耳赤，又看過鐵也沉着臉兒，似亦不自己爲然，就不敢再說，眼看着胖婦把兩個孩子拉出去，鐵頭早哭了起來，石頭雖不敢哭，但也眼淚汪汪，走到門外還不住回頭看娘，終被胖婦連聲呵斥，像趕豬似的趕走了，璞玉心如刀割，腦中轟然似乎魂靈已跟孩

內媚，璞玉也因久曠，頗能旗鼓相當，但他在萬靜之中，似乎聽着窗外有微微喘息之聲，璞玉心裏就疑惑有人竊聽，然而這院中除了胖婦並無他人，她以老姐身分，怎能來聽弟婦窗根，但想到她白天的情形，可也難保不然，正在疑惑那喘息聲已不聞了，只又聽東廂房的門吱咄一響，隨即萬籟寂然，璞玉也就不再理會，不料過了沒一分鐘工夫，猛聽得東廂房內噉的聲，有人喊叫起來，璞玉一聽便是鐵頭聲音，以爲是夜中忽而夢覺，驚得推開過鐵，霍然坐起，才要和他說話，又聽胖婦喊叫過鐵道：「你可來呀，瞧你們的孩子怎麼了？」璞玉關心自己孩子，就要着衣下地，那知過鐵已攔住她，自己着衣而出，璞玉只得在房中傾耳聽着，不料鐵頭並未再哭，過鐵到了東廂房，也沒聽見問話，只一陣唧唧噥噥過去之後，就沒了聲息，璞玉心中納悶，又不敢叫他，直等了約半點鐘，過鐵才回到房中，璞玉就問孩子怎樣，過鐵只說在那邊房裏守着孩子，半天見他已睡熟了，才放心回來，璞玉心知有異，也不好多問，及至繼續歡好，款接之間，更感覺可疑，不由猛然有所覺悟，但也只在心裏打轉兒，不敢開口詢問，但這時窗外喘息聲，又隱隱可聞了，璞玉料着必是胖婦又來竊聽，就屏息不作聲，過了一會天已五更，忽聽那邊房中鐵頭又哭叫起來，這時却沒聽胖婦呼喚，過鐵也不等璞玉開口，先已跳下炕來，披件衣服就跑，但鐵頭這回却似乎醒了，哭個不住，隨聞胖婦高聲罵道：「該死的孩子，只管號喪，吵得我一夜沒睡好，快滾你娘的蛋吧！」璞玉正聽得心驚肉跳，隨見石頭領着鐵頭，一同踉踉跄跄的走來，一個還在睡意朦朧，一個已是哭

流滿面，又都凍得戰戰兢兢，璞玉視着心痛如剜，急忙抱到炕上，擁入衾中，先替鐵頭拭淚，又問他爲什麼哭，鐵頭太小，說不出個所以然，只說她打我，石頭却說得明白，告訴璞玉，我正睡着，姑媽打我嘴巴，我睜眼看見是她，也沒敢哭，她又打鐵頭，鐵頭就哭起來，等到這個爸爸過去，她就趕我們出來，璞玉聽了，更自恍然大悟，只覺身體似從高山之上，落入黑暗無底的深淵，心裏明白過鐵和那胖婦必然有說不出的關係，過鐵娶自己進家，必非胖婦所願，而且她必十分淫妬，連一夜也不肯退讓，昨宵她把兩個孩子弄去同睡，就是預備攪擾，夜中她來聽窗根，情不自禁，便回去打得孩子哭叫，好叫過鐵進房，居然連鬧了兩次，這婦人也太不要臉了，她和過鐵既是姐弟，怎竟作出這亂倫的事，但也許假作此稱對我欺騙，實際另有別的關係，反正無論如何，自己是已落火坑，不易自拔了，但又愁着過鐵回來，見兩兒在旁，必不高興，心中十分忐忑，不料過鐵竟而不再回房，璞玉等到天明，困倦欲睡，無奈孩子已醒，又怕睡過了頭，惹胖婦說話，只得強打精神，起身梳洗完畢，就出去打掃院子，可憐她一夜未眠，早晨還搶着工作，以求迎合胖婦，免受斥責，但胖婦却高枕而眠，直到九點多鐘，才見過鐵由東廂房出來，一語未發，擦了擦臉，便提着布袋出門討房租去了，璞玉因孩子鬧餓，聽門外有喚買燒餅兒聲，正要出去購買，不料胖婦在屋中聲喚起來，璞玉忙走進去，見胖婦還尙在衾中，面上脂粉已斑駁如小花臉一樣，最可怕的是鬢上塗的青色，都因汗漬而越了界，染得滿腦門全是雲雨屋漏之痕，她一見璞玉，就發出一連串的命

令，要茶，要烟，又要她自己特備的點心，璞玉奔走伺候，手忙脚亂，胖婦在炕頭吃喝完了，才着衣下地，又教璞玉替她洗臉，替她梳頭，最後又教拿過木盆，要璞玉替她作一種天下婦女萬不肯假手他人的事，璞玉一聽，不由皺了眉頭，覺得她自己輕賤得太甚，支使得太苦，直氣得要哭，胖婦見她變色不應，就大怒道，怎樣，你時候不着麼，趁早想明白些，自個兒是什麼身分，怎麼來的，別發糊塗，還把自己當個人兒似的，璞玉聽她這樣說語，似乎把自己的地位完全抹煞，不由氣得要命，想要向她質問，又覺頂撞結果，可是自己吃虧，只得忍着氣伺候她，但心中總是憎嫌，又覺作惡，就學着小孩子掩耳放爆竹的辦法，立得遠遠的，伸過手去，那知胖婦太已沉重，璞玉又離得太遠，手沒準兒，不知怎的竟推了一下，胖婦蹲的姿式，本已失了重心，只輕輕一觸，便立不穩，腳搖了幾搖，便撲的一聲，把整個的後座兒，完全陷入盆裏，濺得水流滿地，不待說衣服完全濕了，璞玉扶掖不及，只見她在盆中，肥軀蠕蠕，四肢亂動，好像個大臭蟲，跌翻了起不來的光景，要笑也不敢笑，急忙架她起來，胖婦回手就打了她一個嘴巴，璞玉可再忍不住了，猛一轉身，就跑出回到自己房中，伏在炕上悲泣，耳中聽得胖婦高聲喊罵，幾乎把世上最醜惡的字眼，都罵了出來，若是有人從旁執筆記錄，足可以集成一部詞典，這時石頭鐵頭見璞玉哭泣，也都抱着她哭起來了，璞玉哭着聽胖婦愈罵愈兇，只恐她跑過來打，急忙下地關了房門，回頭瞧着孩子，猛想自己一念之差，落到這等苦境，孩子也跟着受了大罪，自己若是安心守節，不想男子何致受辱至此。

現在還有什麼臉兒對孩子哭泣，想着不由左右開弓，亂打自己嘴巴；孩子看見，更嚇得哭叫，璞玉忙住了手。但這時胖婦已出院中，隔窗叫罵，竟直揭出自己是過鐵老婆，罵璞玉是窮叫化子，你被過鐵買來，小命就在我手心裏攥着，要你死你就不能活，璞玉聽着，只有通身抖戰，不敢哼氣兒。兩個孩子也像避貓鼠似的，都扎到璞玉懷裏，胖婦直罵到天將正午，過鐵回來，她更添了威風，定要逼着過鐵進房毆打璞玉，過鐵却沒有依她，只附耳低語，說了半天，胖婦似乎氣稍平了，就和過鐵同入東廂房，璞玉瞧着以爲過鐵對自己尚有袒護之心，稍爲安慰，但過了一會，過鐵又獨自出門買來饅首熟菜，在東廂房與胖婦同吃，都不理睬璞玉，她母子直餓到夕陽西下，兩個孩子指口訴飢，不知有多少次，璞玉勉強哄着，心如刀絞，忽見過鐵在外面敲着玻璃窗，要她出去作飯，璞玉雖仍怕胖婦凌辱，但不忍看孩子啼飢，只得大着胆子出去，幸而胖婦沒有繼續開釁，但也不幫她，璞玉獨自作熟了飯，胖婦教過鐵都取到東廂房去，孩子們見到口的飯，又被拿開，忍不住哭鬧，胖婦在房中又罵起來，璞玉忙拉孩子回房，忍飢而坐，幸而過一會胖婦吃完，過鐵把殘羹剩飯送過來，兩個孩子接過，就似見了珍饈，爭先吞噉，璞玉看着心中慘然，不能下咽，只想把疑惑的事，對過鐵問個明白，見過鐵要向外走，就叫道：你回來，我問他句話，過鐵方才立住回來，璞玉已湊到近前道：你娶我倒是什麼意思，我現在你家是什麼身分，請你快說實話吧。過鐵道：你問這個又是什麼意思，璞玉道：你原本說要我爲妻，可是你那姐姐，自己喊着是你老婆，那把

跟我，我絕待不錯你，如其不然，鬧場官司，審判廳裏都是我的盟兄把弟，你受盡了罪，臨了兒還得把你斷給我，再說打官司的時候你這兩個孩子，便不餓死也……說着哼了兩聲，又說句你自己估量，便拉着胖婦走出，璞玉先聽着還不甚怕，但聽到最後，不由就被震嚇住了，她本打算拚命大鬧一場，以求逃出苦海，却苦於不知法律，認爲世上沒有帶着孩子打官司的，自己若真入獄，孩子無處可歸，勢必落到胖婦手裏，絕難活命，只此一念，就使璞玉不得不屈服了，自思既落此間，又已與過鐵發生關係，只得甘心認命，固然自己和孩子都難免受苦受氣，但尙能母子廝守，瞧在孩子分上，除了忍耐下去，還有何法？璞玉想到這裏，立刻勇氣盡消，重歸懦弱，只抱着孩子落淚，再不敢作聲，但胖婦也沒再鬧，到了夜間，過鐵居然過來睡覺，胖婦也沒來聽窗根，璞玉在枕席之間，自然有許多話問他，過鐵改變態度，只對她極盡熱烈，又施展許多床第手段，敢情生理能夠影響心理，璞玉被他擺佈欲死欲仙，神智也就半明半昧，口裏因而說不出什麼來了，既而枕邊私語，璞玉想起小紅的事，向他詢問，過鐵滿不在乎的道：「我養着兩個孩子，一個小紅，一個小翠，都在班子裏混事，一月進不少錢，隨又誇說班子姑娘衣飾的富麗，享受的豪華，璞玉聽着，心想怪不得胖婦那樣淫兇，原來是由娼妓退爲老鴇的，過鐵當然是個烏龜，自己竟投進這賣笑門第來了，想着又聽過鐵把娼寮誇了半天，忽然說道：「你在家裏呆長了，也怪悶的，可以出去玩玩票，賺幾文零花也好，璞玉聽了，才明白他是這樣意思，並不是愛自己的人，而是想要自己

給他掙錢，不由心中更是難過，慘默無言。過鐵見她不答碴兒，就不再向下說，打個呵欠，翻身閉目而睡。璞玉自思，他娶自己當然沒安好心，但若要我爲娼，也得我自己願意，我又不是十幾歲小孩，他也必知道強逼沒用，即使把我勉強送到娼寮，我只嘔氣掉歪，於他也沒好處。由此一想，他必不會動強，只於百計千方的勸誘我，我若抱定主意，永不應從，日子久了，他見從我身上得不着出息，而且要白養着大小三口，也許自覺不合算，倒開恩把我放了。璞玉想着，以爲得計，過一會也就入睡。到了次日早起，過鐵起身，先到胖婦房中，啣一會，就又提着布袋走了。璞玉只得率由舊章，伺候胖婦，胖婦倒比昨夜緩和了些，只不大同她說話。璞玉但求得免斥罵，於願已足。這一日竟而平安過去，不過晚上過鐵沒到璞玉房中，璞玉又豈敢爭夕，但從這一起，直有十多天，胖婦白天沒有事吵，過鐵夜間也不來陪伴，而且每日過鐵早晨離家，日暮方歸，在這時間內，常有男子來訪，胖婦迎入室內，便閉門下帘，良久她才鬢亂釵橫的送男子出去，有時竟毫不避忌，在院內就動手動腳。璞玉看到眼中，難免面紅耳熱，她就好比一個餓漢，空腹多日，忽然有人與以一兩頓美餐，給引起了旺盛的食慾，突然又斷絕供給，再餓上一些時候，同時却教別人在他眼前大肆饕餮，這身受的人，縱然善於自制，但意志多少也要有些搖動。璞玉漸漸覺着不得勁兒，就在小窗上糊些舊紙，隔絕視線，那知又過了兩日，一天午後，璞玉方吃過飯，在院中洗盥，忽見大門敞開，由外面走進兩個人，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大麻子，穿着青花緞的袍子，意態粗豪，一個却

在二三十歲，品貌俊美，衣服也十分講究，二人進門，便問這裏可姓過，璞玉還未答言，只見胖婦已走出來，讓那二人到東房去，璞玉才明白這二人也是天台訪勝的劉阮，急忙避入室中，但心中甚覺詫異，這二人尤其是那年紀較青的，很像是上等人，即使尋花問柳，也儘有好去處，何以竟來和這蠢豬打交道，正在納悶，就聽外面有脚步声響，隨見胖婦領着那較年青的男子，進入房中，璞玉大吃一驚，胖婦已拉住她附耳說道，這個人在房裏坐一坐就走，又向那男子道，二爺跟我妹妹說話兒吧，那男子笑着坐在椅上，胖婦便出去了，璞心羞得低下頭兒，心想這胖婦也要拉我下水，幫她掙錢，所以弄了這男子來，但過了一會，只見那男子坐着不言不動，甚為規矩，就又轉想胖婦的購主，想是那個麻子二人有所交涉，自不能留這男子在房，所以暫把他借地安置，也許有的，想着就一直不抬頭，只拿起活計，低頭儘做，過了半晌，聽那男子毫無聲息，心想這個人真是規矩，到了這種地方，誰還能見着女子不加囉唆，也許胖婦曾預先告訴，他知道我不是同道的人，故而不敢妄為，但這樣也就算難得了，這時鐵頭在地下玩耍，觸摸那男子衣服，璞玉忙喝他過來，那男子很客氣的連說不要緊，又問鐵頭幾歲，鐵頭不答，璞玉也不作聲，那男子自覺沒趣，就立起到門口站着，這時那麻子也從東廂房出來了，二人便在胖婦應酬聲中走去，胖婦也沒對璞玉說什麼，從此日起，胖婦好似把那麻子迷戀住了，幾乎每日午後必來，每日必拉男子作伴，胖婦也照例要把他安置在璞玉房中，璞玉起初尚疑胖婦有什圈套，深自警惕，雖擺着胖婦

不敢躲出房外，却抱定宗旨，不開口，不抬頭，如木雕泥塑似的陪着。但過了幾日，那男子仍是一貫的老實規矩，而且常有傷促不交的神情，似以攪擾璞玉爲歎。璞玉雖不看他，也感覺得出來，心想這人必和那麻子是近友，時常一同遊逛，那麻子戀上胖婦，才每日拉他同來，但他每來只有枯坐，毫無樂趣，看他神情，顯着多麼無聊，却怎又天天來呢？想必是被麻子強拉作伴，不能推却，他一恍兒來了四五次，對我直沒有一句挑逗的言語，一點輕薄的意思，可真算難得。璞玉這樣想着，不由對他漸漸生出器重的心，偶然不自主的，在穿針引線，或在欠身轉面之時，偷瞧一眼，那男子的俊秀容顏，大方態度，入到目中，更使她忍不住第二次的偷看，女子心理真是難測，男子對她追求愈甚，她就把自己看得愈高，把男子看得愈低，但男子若不理她，她倒會對這不理她的人發生興趣，而感覺高不可攀，自己也就失去矜持的力量。璞玉這時已對那男子發生興趣，心中雖自覺毫無他意，只是奇怪他這樣的人，怎會常來這污穢之地，甘受寂寞，恨不得明白是何心理，但實際已把這男子掛在心裏了。在那男子來的第五天，璞玉又在炕上作活，那男子坐了許久，忽取出紙烟要吸，却左尋右顧，不見火柴，璞玉知道自己身旁放着一匣，就忍不住伸手拿過，拋在炕邊，那男子瞧見，很客氣的說聲謝謝，才取過劃着點烟，又讓璞玉吸一支，璞玉不能不答，說聲我不會，謝謝吧，那男子又笑道：你真忙啊，每天總是作活，璞玉微笑不答。過一會，偷眼瞧他，見他瞪着眼兒，呆望自己，面色甚是奇怪，方在暗自驚異，忽聽他怔怔的說道：大嫂，憑您這樣人，怎

會住在這裏，璞玉聽着，只覺他一語之中，含着無限敬重，無限愛慕，無限憐恤，一點也不覺唐突，倒頗生知己之感，也就低聲復問他道：「憑您這樣的人，怎麼來到這裏，那男子笑道：『我頭一次來，是被那朋友拉來開眼的。』」璞玉道：「這裏有什麼開眼，來一次還不夠，怎麼天天來呢？」那男子聽了，笑而不答。璞玉却已明白他話中含着微意，不由心中一跳，低頭半晌，才又問那男子姓名，那男子說道：「我姓張，名叫張月坡，因為自己開着皮貨莊，照例得應酬外客，那個麻子名叫褚德晉，是京東來的老客，專喜歡鑽狗洞子，我不得不應酬他，說着又笑道：『我都說了，大嫂還沒告訴我呢。』」璞玉嘆口氣道：「我的事不能告訴人。」張月坡道：「怎麼呢？」璞玉道：「你也不必打聽，咱們只是陌路相逢，你今天來了，明天就許永遠不見面兒，告訴你有什麼用處？」張月坡道：「我從第一天就看出您絕不是這裏人，直是一個大家小姐，却怎會到了這壞地方，這裏面一定很有說處，不瞞您說，我若不爲着您，還不天天來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心中一動，不由沖口說道：「爲我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張月坡道：「我既看出您不是……說着向窗外一看，又道：『那娘們一流的，人却怎會落到這裏，就恨不得問個明白，所以天天陪着朋友回來，及至來長了，更看出您的人品清高，心中更加敬重，更覺奇怪，才想明白您的細情，我說話過於冒失，說錯了您也不要介意，我料您必是受人籠統，才落到這裏的。』」璞玉聽他說得十分關切，已自暗生感激，聽到最後，更觸動心裏，不由紅了眼圈，張月坡看着，立起湊近一步道：「大概我料得不錯了，您把委屈對我說說，我可以想法兒。」璞玉方欲說話，

忽聽胖婦在院聲喚，原來那麻子已然工作完畢，等待張月坡同行，張月坡急忙而出，璞玉只得把含淚的眼望着他，目中射出希望和感激之光，張月坡到了門口，還回頭瞧她一眼，似乎預定明日之約，璞玉在他走後，感傷一會，思量一會，直把這張月坡當作患難的救星，既感他的多情，敬他的豪俠，又加上愛慕他的風采，不由把一顆芳心，全撲到他的身上，只癡想張月坡所言是真，看他的氣度舉止，確是上等富商，外面朋友當然不少，必可把自己拯救出去，自己這敗柳殘花，還敢有什麼奢望，只求他收作一名女僕，終身服侍，以報恩情，但又想張月坡言語之中，似把自己看得極重，在我固不敢妄想，在他却難保沒有相愛之意，要不然憑他的身分品格，怎肯長到這臟臭地方來呢，想着不覺心跳起來，自此以後，璞玉腦中映定了張月坡的影子，直思量了一夜，次日午後，張月坡又陪着那褚麻子來了，璞玉一見他的影兒，便恨不得立刻來到房中，及至胖婦把張月坡陪過來，璞玉還假裝不理，但胖婦方一走開，璞玉就再忍不住了，因為張月坡雖只和她接談數語，不爲深交，但璞玉却已把他的影子在心中溫存了一夜，這時直看他是親人了，張月坡方坐到對面椅上，璞玉望着他，似有萬語千言，却苦無從說起，只得嫣然一說，張月坡也笑道，大嫂，吃過飯麼，璞玉道，才吃過，今兒你來得好像早些，張月坡道，可不是，我在櫃上吃過午飯，就催着老褚出來，往常都是他催我，璞玉聽着，已悟其意，却仍故意問道，怎麼今天你倒忘了呢，張月坡道，昨天回去，我想着你的事，直納悶了一夜，恨不得立時飛來，和你接着昨天的碴兒談談，璞

玉心想，原來他也爲我失眠一夜，真是太多情了，可是昨夜我打算的不錯，就溜了他一眼，又低聲道，你先鬧着上這兒來，你那朋友不疑惑麼，張月坡笑道，他早就知道我們的事了，初來一兩趟，還是他戀着那胖娘們，強拉我來的，現在她對胖娘們早玩膩了，只爲我央他給我當眼罩兒，他才照樣前來，璞玉聽了，便明白張月坡相戀之深，自己只當他是被那麻子牽率而來，那知麻子倒是給他作障蔽物，把胖婦絆在房中，好容月坡和我接近，真是好法子，由此可見張月坡爲我費盡苦心，而且還不知怎樣懇求那褚麻子才得他窩子受屈的幫這種忙呢，張月坡又笑道，褚麻子雖然肯幫忙，可能不能長久，他說像那胖娘們，就好比天津館子裏的四扒，偶然吃一兩回，還可以將就，若是一足吃，可沒那樣好胃口，還怕吃出病來，喪了小命兒，所以他只許着再來三四趟，以後就不管了，而且他的貨已經賣完，也該回老家，我不能強留人家啊，璞玉一聽，心中甚爲失望，怔怔的道，這麼說，你只能再來三四回了，張月坡點頭道，可不是，他是本客，本客不來，我這朋友怎麼還能來呢，我就因爲這個，很是着急，只想快知道你的細情，好趕着想法兒，璞玉聽了，知道錯過這個機會，更難有第二次，就把時間看得貴重萬分，忙招手叫張月坡到身邊坐下，低聲把自己的經過說了，但刪却最初作女招待一節，並且造了個謊話，只說丈夫死後，孤苦無依，落到貧民窟，遇見過鐵，被淫至此，以下倒說得十分詳細，毫無隱諱，這也是治病不瞞醫的意思，張月坡聽着，嗟嘆不已，又抱怨璞玉不該寫那兩千元的字據，以致把握落到他們手中，隨而轉口說好

不是大數目，至多認吃虧還他兩千塊錢，他還能霸住你不放，你不用發愁，在我自有法想，璞玉聽他把自己的事概然担保起來，不由感極欲泣，拉着他說道：你是真想救我麼？張月坡道：我不想救你，又何必說這話？璞玉流淚道：你花許多錢贖我，我這敗柳殘花的人，可怎麼配……：報答你啊？張月坡猛然握住她的手道：這是什麼話？你那知道我的……：先告訴你吧，我的女人在去年已去世了，璞玉聽着，腦中轟的一聲，似乎身體升入半空，明白他這話是暗示着將來自己的位置，想不到自己會受他如此重視，待要謙辭，但又說不出什麼，只望着他怔了半晌，不自知的流下兩行珠淚，張月坡居然使出溫存手段，用手帕替她拭淚，璞玉這時和他越湊越近，身體直將假入懷中，但轉眼看見石頭立在炕前，正瞧着自己，不由臉上一紅，推開張月坡的手，低聲道：你的心我明白了，可是我絕不敢那樣指望，你若把我救出去，我情願當個丫環僕婦，永遠伺候你，張月坡道：你不要說這話，咱們往後瞧吧，現在我空口許出大天，你也未必信，還是等救你出去以後，你就知道我的心了，璞玉忙道：我不是不信你的好心，是不敢當你的好心，憑你這樣的人，怎能要我……：張月坡冷笑道：你還高抬我，我自己真要臊死，現在我心裏正覺着對不住你呢，璞玉一怔道：怎麼……：對不住我，張月坡道：依我本心，恨不得立時救你出去，可是方才一聽你說有二千元借字兒在他們手裏，我就撓了頭，璞玉聽他忽然談出這話，以為是捨不得錢，有知難而退之意，方在大驚失色，張月坡已接着說：二千塊錢本是小事，若在前幾天，我立

刻能拿出來，只爲我們櫃上新近在西口收貨，把底款全匯出去了，至快也得等十天半月，櫃上周轉過來，才能往外提款，這不是教人着急麼？璞玉聽明他說明原因，心中知道不是變卦，心中方一塊石頭落地，便望着他道：「你又何必着急，晚些日就晚些日，莫說十天半月，就是一年二載，我也靜等。」張月坡道：「可是我不能等啊，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着急，再說褚麻子三四天就走，他走了我自己怎麼好來，璞玉沉吟道：「就是你有幾天不來，也沒關係，等到錢湊齊時，再來把我贖出去。」張月坡苦着臉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真說得輕鬆，到這時候，我若有一天不看見你，就可以瘋了。」璞玉聽了更爲感動，不自主的握住他的手，淒然欲淚的道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張月坡頓足道：「我一定要在褚麻子回家以前，把這件事辦成，我有個朋友，在下等社會裏頗有勢力，我去求他出來壓服過鐵，教過鐵答應把你搬手，給個三頭五百的，將借字兒收回，我還張羅得出來，對了，就是這個注意。」璞玉方欲開口，猛聽東廂房門響，急忙推開張月坡，又低聲教他留神，張月坡方坐回椅上，外面褚麻子高叫月坡走呀，張月坡急忙向外走着，却向璞玉伸過手去，恰觸在她的頰上，璞玉還抓住他的手指，握了一握，看看他走出街門，猛覺胸中空虛，好像五臟被他帶走三臟似的，但所定的地位，隨即爲希望充滿，自思這次真是命不該絕，五行有救，要不然怎會落到這樣地方，還能遇到這樣的人，張月坡實是太愛我了，必然能救我出去，倘能嫁他，那可是由大禍得了大福，對這有情有義的人，我得盡心報答，便把身上的肉，一片片割給他吃了，也自願意，只

不能教他愛我太過了份，傷損身體，璞玉從張月坡走後，直把以後的事全想到了，不知虛構了多少空中樓閣，夜間更作了沒數兒的好夢，好容易熬過了一夜，第二天張月坡和褚麻子準時而來，璞玉心裏似存着許多話要說，但張月坡行到房中，竟而愁眉不展，低首無言，璞玉十分詫異，就問道，你怎麼了，這麼不高興啊？張月坡抬頭望着她道，這真教人着急，事情太不巧，我昨天去找那位朋友，偏偏他出了遠門，也得個月期程的，璞玉道，你何須着急，咱們往遠處看，現在多等幾天也罷，張月坡嘆道，咳，我這幾天沒一夜能睡好覺，說着又頓足道，偏偏褚麻子又來了家信，明後天一定要走，這不急死人麼？璞玉見他爲自己急得搔耳抓腮，焦灼欲死，心裏既感激而又憐惜，自覺應該款款深深的解勸一番，溫溫存存的安慰一下，否則若把他急壞，自己又倚靠何人？這時璞玉腦中，因印着張月坡喪妻未續的話，幾乎把他當作未來丈夫了，當是瞧瞧房中，石頭鐵頭都在院中玩耍，就招手叫張月坡坐在炕邊，握住他的手，說了許多譬解的話，張月坡道，我也明白這個理兒，咱們是一世的事，何必着急在一時，無奈我的心已經撲在你身上，簡直說不出是怎麼個味兒，每天從你這裏回去，就像掉了魂兒似的，夜裏永不能睡覺，明兒褚麻子一走，我就不能再見你，就是過十天半月，我的錢下來，能夠把你贖出去，只怕這些日已經把我想病了，璞玉聽着甚是難過，就道，你何必這樣滯，到這時候只得寬想，張月坡道，我倒願意寬想，只是不能夠啊，咳，現在我寧願跟你親熱一天就死，省得受那十天不見你的苦，璞玉聽着，直被他的熱烈愛

情，把身體都烘融了，不由抱住他流淚道：你真太愛我了，我也是一樣，恨不得立刻死在你的懷裏。璞玉說着，突覺嘴唇上受了壓力，不能活動，原來張月坡已情不自禁的吻着她了，她立刻感到心靈陶醉，不由閉了眼兒，一隻手抱住張月坡的脖頸，只顧享受眼前的甜蜜，把心中所愁的問題，暫且拋開不顧了。但是她雖拋開不顧，旁邊却另有人代為安排，因為這一吻中，還聯帶着其他愛情應有動作，所以時間耽擱很久，正在兩情如醉中間，忽然聽得不遠處發出奇怪聲息，好像忍俊不禁，接着就大笑起來，璞玉驚得把張月坡用力推開，回頭見門口立着胖婦和那褚麻子，正在瞧着自己大笑，不由羞得面赤如燒，無地自容，只有掩面低頭，心中却詫異胖婦和褚麻子，今日時間特別縮短，莫非有心來考察自己，這事被她看見，若告訴過鐵，可怎麼好呢？璞玉正在羞愧難堪，只聽胖婦笑對麻子說道：你看怎樣，我說這位張二爺準是愛上了我妹子，我妹子也必看中了張二爺，兩人一定要有點說處，你還不信，我這姐姐還不知道妹妹的脾氣，她才拐古呢，若瞧着張二爺不對心思，從頭一天她就未必教他進屋，更莫說陪着咧，麻子也笑道：好，你的眼力好，現在他們既是鴿子抓家雀，都扣了環了，你還不作好事，拿起蒲扇來給，我們張二弟作個媒，胖婦道：呦，要說我這妹妹，可不跟我一樣，人家清清白白的，只爲死了丈夫，沒處可歸才投到這裏，我若勸她也歸這條路兒，賺零錢花，她早就惱了，好在這回是她自己情願的，我這媒人料想落不了包涵，就算我替妹妹佈個客，張二爺多照應吧，璞玉聽着情知胖婦是藉題拉自己下

水，本欲反抗，但一想到張月坡對自己迷戀太深，因不能立時救我出去，急得要命，而且褚麻子明後日便要離津，他不能獨自前來，豈不要想壞了，何況我也想她，如今既被胖婦看破，出頭作媒，我雖明知她不是好心，却正好將計就計，好在賣身只賣給張月坡，不爲羞辱，這樣既可日日見面，省得將他想壞，等他湊齊了錢，贖我一走，更是順當，璞玉想着，就低首默認，毫不作聲，胖婦和麻子又取笑了一陣，才同回東廂房去了，張月坡擁住璞玉笑道：「這胖娘們真鬼精靈，居然早看出我們的意思，方才冷孤丁的把我嚇了一跳，不過這也不錯，教我們走了明路，以後我倒可以一個人來了，璞玉嘆道：「胖娘們和過鐵，早就想拉我下水，我又不肯答應，今天可是爲你，你別錯會了意，疑心我幹過這種沒臉的事，再說你也別覺着得意，還是趕快把我救出去，在這裏就是天天見面，又算什麼意思呢？」張月坡點頭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你放心，我只於恐怕受不了眼前這幾日的相思，才願意聽胖娘們的話，至於後來的事，自然按着咱們約定的辦，早一天安心一天，說着二人又纏綿一會，褚麻子又從東廂房出來，把張月坡叫走了，璞玉情思昏昏的，直到晚上過鐵回來，璞玉還恐胖婦把白天的事告訴他，將對自己所交涉，那知過鐵仍和往日一樣，窩在胖婦房中，不與璞玉見面，到了次日下午，張月坡竟而獨自來了，胖婦接着，似乎對褚麻子回鄉的事已有所知，只問聲褚二爺真走了麼，張月坡回答早車走的，胖婦也沒再說什麼，就把張月坡讓進璞玉房裏，又給送進茶水，才向璞玉道：「你和二爺說話兒吧，我替你看孩子，說完便走出去，把石頭

鐵頭領進東房，只剩下璞玉和張月坡，璞玉本極希望和他清清靜靜的談心，但這時胖婦給造成這樣洽意的環境，倒覺不好意思起來，不過忸怩只於一霎，俗語說，男貪女戀，這貪戀兩字，用得十分恰當，情人之愛，本不比君子之交，能夠淡淡如水，却是醞釀如蜜的，蜜有黏性，所以不大工夫就擁抱到一處，喁喁小語，二人心裏都知道胖婦造成這個清靜境地，是爲着什麼，但全矜持着假不理會，可是矜持的權力，是有限度的，漸漸到了不能矜持的時候，張月坡一有表示，璞玉根本就失了抗拒的意志，仍是那個譬喻，一個餓人，久飢之後，忽然有一兩餐飽飫珍饈，隨又絕其飲食，當然更加增她貪饒，這還是生理上的原因，何況心理上她又已把張月坡當作仰望終身的人呢，不過她雖然芳心默許，却只覺在這種場合之中，胖婦撮合之下，和張月坡發生關係，似乎把終身大事的根基，作得太輕褻了，恐怕將來爲張月坡所輕，而且自己想起來也可慚愧，想着就向張月坡說道，這算什麼，我不成了胖婦一樣的人了，你還是等着娶我回去，那時由着你的性兒……張月坡只是涎着臉兒央告，璞玉知道男子到這時候，要懸崖勒馬是不易了，又不忍過拂其意，只得嘆聲隨你吧，你只別爲這個看不起我，嘆罷嫣然一笑，以下的事就不可究結了，從此日後，張月坡每日必來，一晃兒過了十天，張月坡每來只與璞玉追歡取樂，更不提娶她的事，璞玉先還不好意思催問，這時爲日已久，見他好像忘了當初約言，一天忍不住問他道，咱們的事，可有點頭目麼，錢款下來沒有，張月坡聽了，一怔神兒，想了想才道，快了，大約再有三兩天

就湊齊了錢，再託個人給過鐵一說，你就可以跟我走了，璞玉大喜道，我居然快熬出來了，可是我一出這裏，就一直進你家麼，張月坡道，怎麼全成，我想最好先到旅館住兩天，作些衣服，再家去，也好看些，璞玉聽着，更大欣喜，就道，這是你的面子，其實我自己倒不在乎衣服，還有這兩個孩子也得收拾收拾，張月坡聽了，似乎面色一變，嘆了一聲道，這……這兩個孩子，你不早把他們寄放個地方，還教他們見人麼，璞玉聽了大愕道，什麼，我把他們寄放……上那兒寄放，我沒有一個親戚朋友，張月坡也似大驚道，這麼說，你還要帶着孩子呀，璞玉面色灰死，怔了半晌，才道，那麼你是不願意我帶着孩子，張月坡道，我是沒想到你要帶着孩子，覺着你必有個打算，把他們寄放什麼地方，誰想……璞玉心裏知道眼前已發生絕大難題，自己前途或將因此橫出波折，不由又驚又懼，吃吃的道，你討厭……你不愛……不願意要這兩個孩子啊，張月坡道，我不是不要，也不是不愛，假如我是個孤身人兒，還有什麼說的，只爲我家裏還有許多人，我本身也在街面開着生意，大小有點名聲，若娶太太帶着孩子，你想想要落什麼話柄，再說家裏人也瞧不起你啊，璞玉聽着，覺得他確有苦衷，只悔恨自己過於疎忽，偌大問題，怎不早些和他商議停妥，直到這大功行將告成之際，才感覺困難，弄得措手不及，但轉想自己既不忍離開孩子，而且也沒有安頓地方，即使早和他商量，也是難得解決，反倒失去這十餘日的樂境，想着又聽張月坡說道，你想這可怎麼辦呢，璞玉望着他，淒然說道，我有什麼法兒，你老想想，張

月坡低下頭，默默不語。璞玉也低下頭，眼淚簌簌而落。心想張月坡所言也是實情，一個有身分的人，娶個再嫁之婦，已是不大好，何況帶着孩子，像趕豬似的娶進一羣，更要傷盡他的臉面，我怎能不原諒他？可是原諒他又將如何？無論這兩個孩子無處安頓，即使有親友代為養育，難道我就忍心拋下他們，自去享福，使他們變成無父無母的苦兒？這是我寧死也不忍作的，但是不捨他們，便得捨了張月坡，有什麼法兒可以兩全？真真難死人了。璞玉想着，柔腸欲斷，百轉千迴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仍是不可能。再思其次，直這樣想到山窮水盡，才得了個法兒，還未說話，先已淚如泉湧，悲聲說道：月坡，我知道自己天生苦命，你就想抬舉我，怎奈我沒這福氣，實告訴你，我實在捨不了這倆孩子，一向受苦受難，那一時都有死的心，可是一直忍辱受屈，活到今天，就是爲着他們，現在我快熬出來了，却把他們丟下，不管，我真作不出這樣狠事，可是我也不能只爲他們，捨了你啊，所以我想……你也不必抬舉我了，別管我是什麼根底，反正已落到這種地方，就算是娼婦一樣，那配作你的太太，更不配進你的家，你既愛我，就在外面賃兩間房子，安置下我們母子三個，就算你的外宅兒也成，你願意另娶太太，我也不管，我只要嫁你，還不離開我的孩子，你能答應我這樣辦麼？張月坡聽了，略一尋思，忽拍手說了句這主意不錯，隨又搖頭道：可是這樣太委屈你了，我怎能忍心……璞玉嘆道：你不用介意這些，我年來受盡磨難，把什麼都看開了，便是我沒有孩子，能進你家去作太太，還得要那有那種命，要不然倒許給折受壞了，現在

我不要光彩，也不要享福，只盼有個知心的人守着，有兩頓飽飯吃着，清清靜靜的過鬆心日子，我就滿足了，你若疼我，就依着我吧，張月坡似乎仍覺這樣虧負璞玉，於心不忍，沉吟未答，璞玉又解釋了許多話，張月坡才無可奈何，點頭答應，但仍似非常自歉，璞玉瞧着他的神情，覺着他並非憎惡孩子，只是怕傷臉面，現在此事得着兩全的辦法，他反覺着對不住我，可見他絲毫沒有他意，我方有幸而沒錯怪他，張月坡也似完全同意於璞玉的主張，就商量在外邊賃什麼樣的房子，置什麼樣的傢俱，璞玉却囑他概從儉省，只要快辦，張月坡說，回去就着手辦理，最多三四天，住處也弄妥了，錢也湊齊了，和過鐵一辦交涉，便算大功成就，由這裏出去，便回新房同居，璞玉覺得只能如此也，可知足了，於是又纏綿一會，張月坡在這日好像因為圓滿解決，心中特別高興，留連時間分外長久，對璞玉也加倍貪戀，直到天夕，方才走了，璞玉因為他每日必來，已成慣例，也沒多所叮嚀，那知到了次日下午，張月坡並沒有來，璞玉又是想念，又是詫異，雖還以張月坡忙於佈置新房，無暇前來自解，但這一日夜的相思滋味，也就夠他嘗受的了，幸而尚有希望，認為他明日再無不來之理，才不致過苦，豈知明日仍是照常，璞玉料着張月坡不致相負，就胡亂揣摩他不來的原因，起初只由對方身上着想，恐怕他本身遇何意外，他家庭有何變故，到了第三天，張月坡還是不來，璞玉直變成熱鍋螞蟻，坐立不安，寢食俱廢，心裏疑慮更深，漸漸把問題放回自己身上，猜疑張月坡莫非因款子無法籌措，自覺沒臉，故而不來，但距離他的約期還遠，何以

先期避面，看他的熱烈情形，又豈能忍得三天的分別，何況他開着大皮貨莊，何致被這點錢窘住呢，又想他末次來的那天，曾爲孩子費了很多口舌，莫非他憎惡孩子，因而也拋棄了我，可是那日却已說開了，我情願作個外室，永不出頭露面，他還似爲我抱屈，又怎能不願意，即使他意在娶妻，我也早說明任他的便，這裏而還有什麼礙難，真是教人不能明白，但再轉想，憑張月坡的人才相貌，家業聲名，全是一等一的，他喪偶經年，雖然還沒續娶，但是提親的定不會少，也許這兩天又恰有了可意的姻緣，他見那對方女子門第又高，相貌又好，又沒累贅，就變心把我拋了，也自難保，可是月坡不像那種薄倖人，我豈可胡亂揣度，尙若他真是遇着意外糾纏的事，不能前來，也正急得要命，我冤枉他多麼虧心，璞玉這樣反覆思想，如癡如迷，那胖婦還有時向她詢問，張二爺怎麼不來，璞玉聽着格外刺心，又不能把苦衷對她申訴，只有忍淚苦笑，胖婦還絮絮叨叨的說，我們賣賤了，我先因爲張二爺是個闊買賣地兒，所以把你佈給他，滿指望落筆大錢，那知這小子嘗夠了甜頭，一個猛子就不見面，細算算他來一回開四塊錢，總共連五十塊錢還不到，早知這樣，我就不教你染這一水，嶄新的人兒，還留着賣大價呢，璞玉聽得心酸腸斷，跑進房裏伏身抱頭而哭，把炕上的蓆都發恨撕破，但心裏却不知恨的是誰，對於張月坡，因爲怕恨錯了，不敢恨，對於胖婦，因爲她還是自己和張月坡的撮合人，也不能恨，至於過鐵因爲近日接觸甚少，久未理會到他，而且心中只想着張月坡，既知張月坡的不來，和他並無關係，所以也恨不上來，

結果只有恨自己的命運，直恨不得立時尋個死路，但看着兩個孩子，又覺尋死並非易事，必得毫無牽累的人才配走這條路，自己真連尋死的資格都沒有，想到這裏，又由孩子身上，念到自己墮落至此，幾乎全受他們所累，即以近事而論，若沒他們也許順理成章的嫁張月坡作太太，不致憑空生出這些波折，致使張月坡避而不見，再進一步，若是沒有他們，我到了這般光景，還可以捨了這條命，求個心頭清靜呢，正在這時，恰巧鐵頭走來，拉住他的衣服要吃的，璞玉忍不住用手指向他額上一戳道，你們都要害死我了，還來……：說到這裏，鐵頭已哇的聲哭起來，璞玉猛然覺悟自己這是因為憶念情人，思想成恨，却拿這沒父親的苦孩子煞氣，真是太無恥了，不由伸手抱起鐵頭，親着他的額兒，直想對他懺悔，把自己痛責，但望着他的臉兒說不出話，只有緊緊抱着又哭起來，過了一會，忽聽外面門響，似有人走入，璞玉忙由窗戶向外一看，只見一個壯偉男子，已到院中，立在窗前咳嗽，却是那個褚麻子，璞玉一見，如同看見異寶，以為他既來了，必與張月坡相伴，急忙放下鐵頭，爬向窗前張望，才見院中只褚麻子一人，並無張月坡的影兒，方在失望，却見胖婦已從房中出來，璞玉不由大吃一驚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